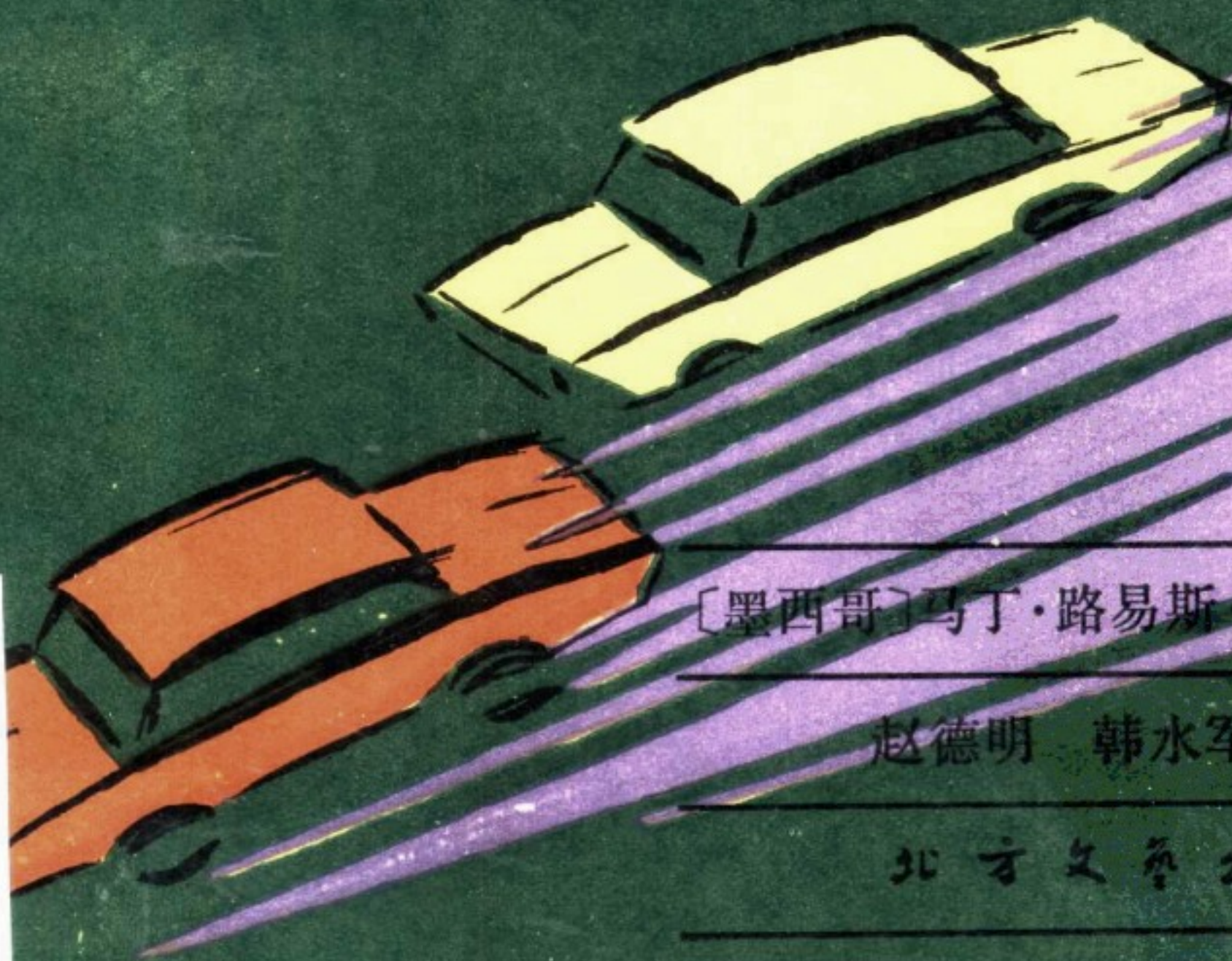


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

无道的阴影



[墨西哥] 马丁·路易斯·古斯曼 著

赵德明 韩水军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元首的阴影

〔墨西哥〕马丁·路易斯·古斯曼 著

赵德明 韩水军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4年·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PDG

责任编辑：袁殿池

封面设计：姜 录

元首的阴影

Yuanshou de Yinying

[墨西哥] 马丁·路易斯·古斯曼著 赵德明 韩水军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6 14/16·插页2·字数 135,000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7,000

统一书号：10360·8

定价：0.80元



人 物 表

伊格纳西奥·阿吉雷 —— 原为国防部长，
辞职后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

罗莎丽奥 —— 阿吉雷的女友。

阿斯卡纳 —— 众议员，阿吉雷的挚友。

奥利维耶尔 —— 激进进步党领袖。

塔拉瓦纳 —— 阿吉雷的心腹。

雷耶斯 —— 普埃布拉军区作战部长，后升
为司令。

伊拉里奥·基梅内斯 —— 内政部长，总统
候选人，阿吉雷的政敌。

莫拉 —— 妓女。

阿古斯丁·多明盖斯 —— 哈利斯科州州
长，奥利维耶尔的亲信。

埃杜阿尔多·科雷亚 —— 墨西哥城市长，
奥利维耶尔的亲信。

卡塔雷诺·伊万涅斯 —— 墨西哥州州长，
大农场主。

莱伊瓦将军 —— 墨西哥城联邦区军事长官
兼城防司令，基梅内斯的支持者。

**曼努埃拉·塞古拉少校——莱伊瓦将军的
侄子和心腹。**

卡尼索——阿吉雷派的众议员。

**胡利安·埃利松多——墨西哥州军区司令
长官，表面上支持阿吉雷。**

内 容 提 要

年轻的国防部长阿吉雷原定为总统的候选人，后失宠，不得不辞职。他与同伙密谋政变，不料政敌们先动了手，阿吉雷携亲信仓惶出逃，妄图得到军队的庇护。在关键时刻，这伙人被出卖了，全都上了断头台。

本书为墨西哥著名小说家古斯曼的代表作，1980年被评为最佳现代小说，情节曲折、扣人心弦，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

目 录

第一章	权力与青春.....	1
一	罗莎丽奥.....	1
二	阿胡斯科山的魔力.....	8
三	三个朋友.....	15
四	林中盛宴.....	22
五	党的引路人.....	29
第二章	阿吉雷与基梅内斯.....	37
一	一次政治声明.....	37
二	一位总统候选人.....	43
三	角逐者.....	51
第三章	卡塔雷诺·伊万涅斯.....	59
一	交易.....	59
二	代表大会.....	66
三	游行.....	76
四	祝酒.....	83
第四章	不法行为.....	93
一	回力球馆门前的不速之客.....	93
二	荒野之路.....	101
三	“May—be”公司的支票.....	108
四	部长的末日.....	115

五	萨尔蒂瓦尔	122
六	辞职的结果	132
第五章	玻罗塔西奥·莱伊瓦	138
一	密谋	138
二	追捕奥利维耶尔众议员	147
三	卡尼索之死	153
四	议会里的战斗	160
第六章	胡利安·埃利松多	168
一	叛乱的先兆	168
二	总统候选人与将军	175
三	托卢卡计划	182
四	《大日报》	189
五	曼努埃尔·塞古拉	197
六	黄昏时升天	203
七	一副耳环	211



第一章 权力与青春

— 罗莎丽奥

伊格纳西奥·阿吉雷将军的凯迪拉克牌轿车穿过查布尔特佩克公园大街的电车道，在离起义者电车站不远的地方一转弯，便缓缓地靠着人行道停了下来。

司机的助手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迅速打开车门。这时，车窗的玻璃上映照出了这座城市午后的一角风光：房屋的轮廓，街道两旁的树丛，湛蓝的天空中时时飞过大团的白云……

车门打开了，轿车内国防部长伊格纳西奥·阿吉雷将军和他的密友阿斯卡纳众议员继续在慷慨激昂地——墨西哥少壮派政治家的特点——交谈着。阿吉雷说话时总要带上一丝冷漠的腔调，这在墨西哥便是地位显赫的标志。平时，如果不是发号施令，他那不容忽视的权威性便集中表现在说话的口气里。阿斯卡纳众议员则相反，他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引经据典，善于归纳，总要打着强调的手势，既要使对方折服，又要压倒对方，更要剥夺对方的主角地位，以显现自己主见的高明。阿吉雷是军人政治家，阿斯卡纳则是文人政治家。遇到公众闹事的关键时刻，前者总是采取行动，后者则认为

应该加以疏导，或至少做解释工作。

这时，一阵阵飞驰而过的电车轰鸣声传入轿车内。这一对朋友于是不得不提高嗓门，结果更加显露出二人个性上的差异。阿吉雷脸上露出倦意和不耐烦的神情；阿斯卡纳则显示出少见的口才与兴致勃勃的劲头，而且深思熟虑、态度冷静。

最后，二人把谈话归结为这样一些简短的决定。

阿吉雷说：

“那么咱们说定了：你要说服奥利维耶尔，我不能当总统候选人。”

“那当然。”

“还要说服他和其他的人，应该支持基梅内斯做候选人，因为那是元首指定的……”

“好吧。”

阿斯卡纳这时伸出手去，阿吉雷却继续说道：

“你还用刚才给我讲过的那些理由去说服他们？”

“是的。”

这时二人的手才握在一起。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那么晚上见。”

“晚上见。”

接着阿斯卡纳动作灵敏地跳到了车外。

阿斯卡纳修长的身材沐浴在下午金色的阳光里，使他显得格外漂亮。他的身影，一侧在阳光照耀下，另一侧则巧妙地倒映在闪亮的车身上。他那白皙的面庞，在深蓝色衣服的

衬托下，更显得漂亮；他那碧色的眼睛仿佛是阳光漏过树叶的结果。从他那礼帽微倾右眉的神态中，会使人想到早年间他定有过军人生涯，或者出身于行伍世家；不过，从他那手枪斜挎在臀部的架势上，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是个老百姓。

他转身面向轿车，向后倒退一步，让司机助手关上车门。可是，他随后又走上前，重新拉开车门，把脑袋探进车内，说道：

“我再次提醒你记住我今天上午的忠告。”

“今天上午的忠告？”

“得了，别装模作样了。”

“啊，想起来了！罗莎丽奥的事。”

“对，罗莎丽奥的事。这事叫我感到遗憾。”

“感到遗憾？为什么？你好象是个孩子。”

“因为她毫无自卫能力，我担心你别把她领进泥坑里。”

“好家伙，我怎么会把她领进泥坑！”

“按道理说，你不会。可是，难堪的事说不定也会发生。”

沉思片刻后，阿吉雷马上说道：

“好吧，我向你保证。从我这方面说，决不去干你所担心的那种事。假如那种事自己找上门来，我会立刻洗手不干的。”

“那种事不会自己找上门的。”

“好极了。那你相信我的保证就行了。”

“我不相信。”

“你相信好啦，伙计。这种事，我是真心保证的。”

“真心保证，何以见得？”

“用我的人格担保。”

“人格”这个词使这对朋友沉默了片刻，二人十分专注地紧盯着对方。阿吉雷深邃的瞳孔里这时又闪过刚才说话时那种倦意；阿斯卡纳的目光则从犀利很快变成探询。

结果首先打破沉默的还是这位众议员。

“好极了，果真如此，我也就满意了。”他微微一笑说道，“不过，咱们直接了当地说吧，‘人格，在政治家中间可是做保证时的贬词。”

阿吉雷本想反驳，但是没有来得及。因为阿斯卡纳已从微笑发展成哈哈大笑，并且突然把车门一关，便向街对面出租的一排福特牌汽车扬长而去。

凯迪拉克牌汽车这时也启动了，它一直开到维拉克鲁斯大街的交叉路口，然后拐弯，全速向伊波德罗莫大街驶去。

随着车速的逐渐加快，阿吉雷对阿斯卡纳刚才望着他的那种眼神想得越来越多。他想起阿斯卡纳最后那些话以及那副笑容。接着，他不知不觉地由此联想到罗莎丽奥的笑脸。或者确切地说，两件事的联想交叉在一起了，其原因也无法说清楚。阿吉雷觉得脑海里这两件事搅成一团了，便任凭它们翻腾，因此渐渐陷入种种胡思乱想之中。

与此同时，罗莎丽奥正站在起义者大道的高大树荫下，等候着与阿吉雷相会。一个多月来，她已习以为常，总要利用午睡时间做这件事。她在树下来回踱步，阳光一面追着她的身影，一面把她溶进周围的景色之中，一面与她做着时明时暗的光线游戏。比如，当她踏进阳光直射的地面时，全身便抹上了她那小红阳伞折射出来的暗红色；而当她跨进树荫

下时，浑身上下便披上了金黄色，以及阳光从叶缝中漏下的小亮点。金银器般的光片首先投射在她那把火红的阳伞上，随即滑落到她那身淡绿的衣服上，最后这些光片成了火红色，它们颤动着，倾泄在她走过的地面上。与此同时，总有些小光点间或落到她的肩头，然后按照她迈步的节拍依次溜到她那光洁的裸臂上。还有些光点在她抬脚的一瞬间便落在她的踝骨上，于是那突起部分的皮肤上便照射出又一些亮点。此外还有些光点在罗莎丽奥回头时便紧张地纠缠在她那头乌黑的卷发上。

正当罗莎丽奥转身看见正在开来的阿吉雷的轿车时，有个耀眼的光斑照在她的额头上。她那把阳伞上也洒满了同样大小的光斑，这样便为她那美丽的容颜做了衬景，看上去仿佛是壁龛里的圣母像。光辉灿烂的阳光在她身上涂了一层玫瑰色与金黄色，使她那鸭蛋形的脸庞更加姣美了，使她那睫毛下的阴影更显得浓密，使她的眉毛更长更弯，使她的樱唇更加嫣红，使她的皮肤更显得细腻光洁。

阿吉雷从老远的地方就看见了罗莎丽奥。亭亭玉立的姑娘，容颜娇美，光彩照人。随着轿车的驶近，阿吉雷感到浑身充满了活力，一阵难以抑制的冲动使他神魂飘荡。这冲动立刻传到他身下的凯迪拉克牌轿车上，并且很快表现在刹车过程中的激烈晃动上。因为熟悉主人脾气的司机，不到指定地点是不会减速的，为的是让汽车停车时可以象赛马的骑手到达终点那样猛然勒住雄壮、健美的高头大马。只见车身突然一抖，车轴向上一弹，车轮发出刺耳的尖叫声，马路上立刻划出两道深深的、带有胶皮气味的黑辙印。

年轻、热情的阿吉雷满面春风地推开了车门。他那副姿态并非要下车，而是邀请外面的人进来。

“是您上车还是我下车？”他问。

罗莎丽奥扬起头准备回答，她把脸微微贴在伞柄上，那副神态显然带有讽刺意味。这时那前额上的光斑便移到了胸前。

“当然是您下来了。什么时候您才能不再问这句话？”

“等到您同意上车的时候我就不说了。”

阿吉雷于是把腿伸到踏板上。

“哦，是吗？恐怕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

阿吉雷跳到地上，把手伸给罗莎丽奥。她优美地扭动了一下腰身，握住了他的手。这个动作十分娇媚和动人，她一向喜欢这样握手：头部和上半身微微后仰，腕部下垂，右肩耸起；这样一来手臂伸出时便可露出肘上的肉窝。

阿吉雷这时一面略显粗鲁地用力握紧她的手指，一面一字一板地问道：

“您说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

他手上的粗鲁劲溶化在这充满柔情蜜意的嗓音里。阿吉雷凭着经验很知道这粗鲁与柔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果。

“永远不会有！”她同样一字一板地回答道，同时眼皮不眨地抵挡着阿吉雷面对面的逼视。

但是，这场无声的较量很快就结束了，同往常一样，阿吉雷一遇到罗莎丽奥的目光便赶忙避开，免得头晕目眩。这位情场老手知道，男女双方都是为了赢得胜利方才交手；如果不能较量，可在撤退中取胜。至于同罗莎丽奥交手，则无

论哪种后撤，都是通向胜利的坦途。罗莎丽奥今年刚满二十岁，身材优美和谐，腿部修长，面容姣美，加上动作轻盈，更增添了她的妩媚。她那对大眼睛黑中透亮；头发乌黑；樱唇似画，令人心荡意摇；她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活泼灵巧的。无论青年人还是壮年人，只要看见她的美貌，都会象海上掀起风暴（阿吉雷就是这样感觉的）那样突然感到种种冲动和欲望在心中翻腾。当她开口说话时，从她的用词中可以发现，虽则平庸、胆怯，却也头脑机敏，给人以美感；虽则带些野性，却有着一颗质朴的心。这些都为她的身材和服饰增添了光彩。当她启齿微笑时，秀美的笑容完全表现出她那颗美好的心灵。

“那么好吧。”阿吉雷表示同意；“永远不会有，到此为止，咱们只好在林荫道上散散步啦。”

罗莎丽奥这时已将阳伞收起，开始向瓦耶侨民区走去，似乎这已是习以为常的事。

“在林荫道上散步……您还觉得不够吗？”

阿吉雷并没有立即回答。在罗莎丽奥光裸的臂肘下，阳伞的红布紧贴着她那更显白嫩、光洁的皮肤，这情景使年轻的部长十分着迷，很想同伞布分享那接触皮肤带来的快感。因此他尽量接近罗莎丽奥，似乎那是他回答问话的必要行动，接着他开口了。但是，他的话并非心头所想，如同他心头所想的并非真实的感受一样。

他俩就这样边走边谈了很长时间。

走在罗莎丽奥身旁，阿吉雷无论是举止还是风度都毫不

逊色。他并非美男子，却有一副健美和谐的修长身材；有着十足的男子气概；他谈吐从容，从而轻易地弥补了学识上的不足。他那发达的肌肉和矫健的步伐使人想到他那便服里面一定有着令人赞叹的曲线美。当他穿上剪裁得过于紧身的军装时，那曲线美便可显露出来。甚至在他的脸庞上（天生有些缺陷），也有某种威力，使得整个面容不仅变得讨人喜欢，而且很有些魅力。是那从两鬓到下颏的柔和线条产生的威力？是宽阔的前额和笔直的鼻梁加上两道浓眉的巧妙构图吗？是那嘴角下弯显得神气傲慢的多肉嘴唇？马黛茶样的肤色和胡须刮净后的青痕似乎补救了皮肤的缺点；同样他举目远望时的表情则减轻了他初患近视的毛病。

他俩就这样边走边谈着，罗莎丽奥比阿吉雷矮得多，她不仅看不到他的面部，甚至连他的肩膀、胳膊、前胸和腰部也不想看。就是说，她也许是在无意中感受到主要发源于阿吉雷身上的那股潇洒的风度。罗莎丽奥有时在说话时，或者听他说话时联想起她的朋友阿吉雷那双男性的腿是怎样在长裤中调皮地活动着。阿吉雷那双腿一定十分强健有力。

二 阿胡斯科山的魔力

他和她漫不经心地走完了从瓦耶侨民区的最后几幢房屋直至一片通向彼达德河边平地的路程。与此同时，那辆凯迪拉克牌轿车兜了一圈又一圈，最后在附近一条街道上停下来等候他们。

这时阿吉雷已经挽住了罗莎丽奥的手臂。天上的云朵不

时地遮住阳光，使得大地时明时暗。下午的时光象个未老先衰的姑娘，失去了应有的光泽，身披着灰蒙蒙的色彩。

由于同罗莎丽奥的裸臂接触，阿吉雷胸中腾起了一股情欲。这位国防部长装出自然的神情，突然问道：

“您为什么不干脆决定做我的未婚妻呢？”

“您的脸皮可真厚！居然还有脸问我？”

“有脸问您为什么？不要夸大其词，如今是新法律，新风俗嘛。您想想看，我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人提出离婚法是有所指的。”

“那是当然啦！我并不怀疑。不过，这离婚法也并不是让你们这些革命家同时既有妻子又有情妇的呀。”

她这番几乎用愤怒的口气说出的话，险些从目光和表情上流露出来。但是，她的不悦很快就过去了。片刻之后，罗莎丽奥的态度与刚才截然相反，向他表示真理只有一个：把光裸的手臂伸给他，而他与其说是挽住，不如说是在抚摩。

“您说的有理。”阿吉雷终于开口道，他自信下面这番话的双重含义一定会被对方理解：“只要您和我能这样愉快地做朋友，就算是未婚夫妻，又能多点什么呢？”

罗莎丽奥佯装没听见，她谈起别的事情来。

他俩的交谈总是围绕着同一个题目，但是经常离题，为的是过一会儿再从新的角度回到双方感兴趣的焦点上来。在这方面，阿吉雷是个行家，而罗莎丽奥更胜他一筹。她还喜欢出神，或者装出心不在焉的样子，为的是更加自由而傲慢地向阿吉雷展示自己美妙的身段。

这天下午，她为了装得心不在焉便求助于那壮观的群山。

巍峨的阿胡斯科山耸立在他们对面那谷地的尽头，它的山峰高高地超出密密的树林与稀稀落落的房屋之上。阿吉雷说话的时候，罗莎丽奥在眺望着远方……。阿胡斯科山顶上这时笼罩着滚滚的乱云，整个山峰被裹在紫色的黑影里，这阴沉的黑影把罗莎丽奥和阿吉雷所在的地区也给染上了一层并不真实的黑夜颜色。太阳被遮住的时间越来越长，山上的风暴之神主宰着整个画面：蓝天失去了光彩；谷地及其四周显得一片昏暗；刚才还是雪白的云朵，这时正被乌黑的阴影逐渐吞食。

有好长一段时间罗莎丽奥一言不发，眼睛始终注视着远处的阿胡斯科山。阿吉雷也想模仿她的样子，便沉默下来。但是，他无法静下心来，因此很快又说起话来。

“阿胡斯科山有什么好看的？您那样不厌其烦地望着它。”他说。

罗莎丽奥的眼睛仍然没有离开那座山，一面回答说，

“因为喜欢它我才看它。”

“回答得真漂亮！您喜欢山，这我可以猜到。可是为什么喜欢到那样一种程度呢？”

“因为喜欢就是喜欢。”

“真是女人之见。”

“莫非说对了就不是女人了？正因为如此，正因为我是个女人，我才喜欢阿胡斯科山。”

“胜过那两座火山？”

“是的。”

“我不相信。”

“因为您是个男人。”

“这与男人毫不相干。您怎么会偏爱这座黑乎乎的荒山，而不喜欢那两座光彩照人的火山呢？不信，您看看，比较比较。”

罗莎丽奥微微一笑，露出怜悯的神情。她缓缓地说：

“将军先生，您之所以喜欢那两座火山，是因为它们有着女人的心灵和外表。我却不喜欢这个。我之所以喜欢阿胡斯科山，其理由刚好相反，因为在我熟悉的所有事物中，它最有男子气概。”

“您说所有的事物？”

“是的。”

“毫无例外吗？”

“毫无例外。”

“那就是说，您认为阿胡斯科山比我更有男子气概啦。”

阿吉雷这番妄自尊大的话是伴着笑容说出的。罗莎丽奥当即高声反对：

“哎哟哟！您可真自负！居然跟阿胡斯科山媲美！”

接着，她又用挑战的口吻说：

“假若您是阿胡斯科山的话……”

可是她把话说了半截就打住了。阿吉雷猜到了她的意思，便用恳求的口气重复了一遍她的话，希望她讲完心头所想：

“假若我是阿胡斯科山的话……”

罗莎丽奥及时镇定下来，她低声说道：

“不，没有什么。我不知道刚才想说什么。”

阿吉雷于是在她耳旁轻声说了几句什么。罗莎丽奥听着那些可以心领神会、悦耳而热烈的活：现在这些话实实在在地灌进了她的耳中。她感到心脏在奇怪地颤抖着，感到脸蛋儿在发热；她本想推开阿吉雷一边说话一边伸过来抚摩她的另一只手，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她心里那股愿意他抚摩的劲头竟然会大得多。威严而具有男子气概的阿胡斯科山在她眼里所产生的视觉，一瞬间在她的意识里同她男友肩头的衣服与她前额摩擦所产生的粗糙感融合在一起了。

过了两分钟？过了一个小时？他和她站在平原上，完全忘却了客观世界的时间节拍。

一道闪电，接着是一声雷鸣，使得罗莎丽奥突然回想到已是下午、身处露天的现实中来。两滴硬如沙粒的雨点打在她的面颊上。阿胡斯科山那看不见的神灵从山顶上向罗莎丽奥及整个谷地投下滚滚的黑色云团，把万物淹没在暴风雨临近的气氛中。下午开始时的白云这时已堆聚成了一整片厚铁般的黑云，它们呈漩涡状象黑幕似地沉向地面。紧跟着那两滴雨之后，又是两滴、三滴、五滴、以至于无数滴。雨水很快把一切东西都包裹起来，整个谷地也消失在雨幕后面。

阿吉雷和罗莎丽奥机械般地拔腿向汽车跑去。但是，由于轿车距离太远，他们跑到那里时肯定会成落汤鸡的；同时雨水似乎随着他们的奔跑也在不断延长距离。为了稍微挡挡雨水，罗莎丽奥打开了小阳伞，红色的伞布立刻变成了粉色，雨点经过伞布的过滤则化成了团团细雾。

阿吉雷对是否会被淋湿似乎不很在意。他在女友身旁一面跑一面笑；与此同时，他的内心活动在三条渠道上急剧地

展开：一是新奇感（雨水流过他与罗莎丽奥相挽的双臂而产生的），二是强烈的欲望（随着距离汽车越来越近，他希望暴雨再下得更大些），三是肉体上传来的快感（为帮助罗莎丽奥跳过水洼，他不得不搂住她的腰部，甚至将她全身托起）。

他俩终于跑到了凯迪拉克牌轿车旁边，这时整个车身都在飞溅着水珠：瓢泼大雨砸在车顶和两侧立刻变成细小的水珠。司机的助手早已跳到车外开门，尽管天上下着暴雨，他仍然手里拿着帽子，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罗莎丽奥一瞬间看到司机助手的脸颊上有两股细流是怎样流过鼻子两侧的。

“我来合伞。”阿吉雷说，“请上车吧。”

他的语气是命令式的，同时用一只手扶她上车，另一只手拿着阳伞。

罗莎丽奥本想拒绝，虽然是个软弱的表示。在暴雨的冲洗下，她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仿佛挨了一击，以至感到头晕目眩。

她勉强说道：“不，我不上车。”

阿吉雷低头凑近她耳边说：“上车吧。我以自己的名誉担保，不会有任何事的。”

说着他几乎把她抱起来，塞进了车门。

在狭小的轿车内，罗莎丽奥感到阿吉雷的身躯比她一向认为的要魁梧得多。而她觉得自己则矮小得可怜。在他俩前面、玻璃隔扇的那一边，司机和他的助手直挺挺地坐着：脊背和头部都保持笔直的状态。

阿吉雷注意到了罗莎丽奥的眼神，他以为明白了什么，

便探身拉上了玻璃隔扇的窗帘。他做这件事纯粹出于本能的反应，因为他心里在想着别的事情。方才不晓得怎么就冒出来“以名誉担保”的话，这时依然音犹在耳；想到说出了这句话，心里便产生极大的不快。一时间他甚至以为并没有说过这句话，或者即使说过，罗莎丽奥也没有听见。

他沉默了几分钟：这是令人难堪的沉默。接着，他并不望着女友，开口说道：

“这阵暴雨不会下很久。雨一停您就可以下车了。”

罗莎丽奥正在梳理头发，两眼专注地望着车外。大雨越下越密，在昏暗的雨幕下，仿佛黑夜正在降临。

过了片刻，罗莎丽奥也开口道：

“我可不愿意在这个地方等着雨停。”

阿吉雷吩咐开车，并且动手拉上了其它的窗帘，仿佛这两件事是不可分开的。

他们被笼罩在昏暗之中。

这时阿吉雷说：

“您要是觉得这样太暗了，我可以开灯。”

“不，用不着。这样很好。”

她的胳膊同他的手蹭了一下。

他惊叫道：“真糟糕！您身上冰凉冰凉的。”

说罢，他便拿起放在车座上的大衣，披在罗莎丽奥的肩膀上。

“谢谢。”她说。

“这样觉得好些吗？”

“是的，好多了。”

汽车缓缓地行驶着。急雨敲打着车顶和玻璃窗，这样顶着雨水的慢行，对于内心感到慌乱的罗莎丽奥是一种镇静剂。几分钟过去了。由于披上了阿吉雷的大衣，她越发感到镇静了许多。身体接触到窸窣作响的大衣，她觉得温暖，觉得那里面散发出男人的气味。

阿吉雷的右臂还比较干燥，那是得到阳伞保护的缘故。他大大方方地把右手伸到罗莎丽奥的颈后，为她从另一侧将大衣领竖起。但是做过此事之后，他的右臂就停在那里了。随后，他觉得大衣前面没有掩好；为了帮她整理好，他的左臂也围拢过来。这时，一阵似乎并非发自他本人、尽管是他十分熟悉的冲动突然袭来，他一下子捧起罗莎丽奥的面颊，拉到自己眼前，在她嘴唇上印下一吻。她的樱唇上有着雨水和青春的湿润感。

罗莎丽奥以极低弱的声音嗔怪道：

“您是以自己的名誉担保过的。”

对此，阿吉雷用更低的声音回答说：

“现在我仍然用自己的名誉担保。如果您命令我下车，我马上就下去。”

罗莎丽奥已经把头依偎在她朋友健壮的胸膛上……。她下命令吗？不。她甘愿这样依偎在他的怀抱里。

三 三个朋友

同罗莎丽奥幽会的次日，阿吉雷从他的国防部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已决心痛痛快快地消遣一下。有几个原因促使

他这样想，但是其中主要是他同阿斯卡纳·冈萨雷斯关于行为准则的谈话所得出的结论造成的。他是这样论述的：“如果为了将来的心满意足或欢乐而忍受和制造眼下的痛苦是正当的，那么以明天的痛苦为代价而追求今天的快乐也就是正当的了。有人选择前者，有人选择后者，但是也许我们大家在结账的时候竟会是一样的。”

这类哲理比什么道理都更容易使年轻的国防部长冲动起来，仅仅提出这番道理便可使他身上产生极大而崭新的快感。这可以使他回忆起那已忘却了的革命前的欢乐生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几小时后，当他在阿斯卡纳陪伴下，从电梯向汽车的踏板走去时，甚至对一些不揣冒昧敢于同他交谈几句的人，也显得格外宽厚与和蔼。

来到街上以后，中午温暖的阳光，加上后来车内舒适的靠垫，使阿吉雷沉浸在特别愉悦的感觉之中。

凯迪亚克牌轿车绕过索卡罗广场后，驶入马德罗大街，它缓缓地爬行着，其速度之慢使得汽化器中的汽油几乎是与静止的空气相混合。

此刻时钟刚敲过两点。马德罗大街上冷冷清清，显得格外寂静；店铺还在关门，行人绝迹，柏油马路被阳光照得闪亮发光。只有一些出来兜风的妓女乘着租来的福特牌汽车还在不知疲倦、令人讨厌、不慌不忙地转来转去。她们那花花绿绿的衣着，破坏了周围光线的和谐，使人觉得格外刺眼。午后的阳光令人目眩，十分充足，但由于日渐偏西而变得柔和起来。

阿吉雷并不注意周围这些变化，阿斯卡纳则很留心。阿

吉雷对于纯属美学的东西漠然置之，他只欣赏这些妓女的表演：她们一看见国防部长便满面笑容，频频招手；必要时，她们还探身到车外，为的是同他交谈几句。有个妓女的汽车几乎蹭到阿吉雷的车身，她把手上正吃的一块糕点抛到部长手中，接着便顽皮地放声大笑起来。那笑声之响犹如发自最精致的玻璃器皿中，沿着大街上空传播开来，有数秒钟之久，随即消失在各个橱窗的铁栅栏里。

阿斯卡纳问道：

“那是谁？”

“那是阿黛拉。”

“是阿黛拉？”

“是的。”

阿吉雷从汽车后窗向那妓女继续挥手，以便向那渐渐远去的福特牌轿车再送去一些秋波。接着，他更明确地说：

“她叫阿黛拉·因方特，梅德林地方的人。”

“我好象从来没见过她。”阿斯卡纳想结束这个心里并不感兴趣的话题，便回答说。

但是，阿吉雷对某些话题十分热衷，他不让对方回避这个问题。

“不，伙计，你以前就认识她。当然她也认识你啦。她就是从前在财政部当职员那个姑娘，每当洗完澡的时候，她就披散着头发到办公室去。她的头发漂亮极了，除去笑声这是她身上最美的地方。因此，处长和司长很快就被她迷住了，接着是办公室主任和副部长，然后是部长本人。到了最后，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咱们内阁所有的成员都迷上了她。”

又有个女人乘着福特牌汽车开过来了，这打断了阿吉雷的话。停了片刻，他继续说道：

“咱们是在富鲁特斯将军在火药厂为领袖祝寿举办的舞会上认识这个阿黛拉的。当然了，你后来没有再理睬她。可我……有一天夜里却……。”

国防部长的话又一次被打断了。凯迪亚克已经停下来，车门开处，从外面吵吵嚷嚷地跳进一个人来。他是阿吉雷将军另一位挚友，名叫：雷米基奥·塔拉瓦纳。为了避免脑袋碰到车顶，他弯腰站在车中，同时一边挥动手杖一边高声道：

“你们让我足足在这儿站了一个钟头。让我等了一个小时，这太过分了。”

他说的是“你们”，可是实际上对着国防部长一人，他那些为加强语气的动作也是如此。为了更显得有说服力，他毫不客气地插在两个人中间坐下，然后摘下草帽扇风，一直到手臂酸疼方才把帽子挂在西印度群岛出产的手杖上。与此同时，他继续说道：

“你不是约我一点半见吗？当然是你约的啦，可象往常一样，又害得我等着。我边等边想，象我们这样相信你的傻瓜可真不少呢！”

塔拉瓦纳从衣袋里掏出一方雪白的手帕，抖开了擦擦面颊和颈部。这样一来，在他那拿着洁白手帕的棕色手指上，便露出一块闪着银色毫光的蓝宝石来。这种庄重的色调与男子气概的统一，使得塔拉瓦纳具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同他那颇有个性化的相貌相符；同他那洒脱、干练的举止相符；同他

那剪裁得体的灰色服装相符。这套衣服是如此合身，竟然使他那并不匀称的身条显得修长。

阿吉雷并不停止同妓女们的调笑，便找到了回击塔拉瓦纳的方式。他一边对车外打手势，一边说给车里的人听：

“你爱等不等，跟我有什么关系？”

塔拉瓦纳佯装斥责的神情准备回答，这种神情是那种大胆的被保护人往往对他们宽厚的主子所采取的。他那认输的口气在这番话里显而易见：

“伊格纳西奥，你别撒野！说话要讲礼貌。特别是，什么时候你才懂得不要失去身分呢？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布拉德罗区，一位堂堂的部长先生竟然与这些讨厌的虱子打情骂俏，实在丢人现眼。”

阿吉雷反驳时笑中带有威胁：

“哎，伙计，我可告诉你了……”

“伙计”这个词是塔拉瓦纳的朋友们认为应当提醒自己人的常用方式。

“你告诉我什么了？”

“我告诉你，敢骂我的人还没出生呢。”

塔拉瓦纳放声大笑，那笑声是有讽刺意味的。于是，为了自卫，他立刻拿出对付阿吉雷的有效法宝：直截了当地显示他这个人的用处。

“妙极了，妙极了！”他一边喊道一边拿起手杖上的帽子，扣回头上，“随你的便吧，你是完全自由的。总而言之，这事与我无关，但是另外一件却有关系……”

他稍停片刻，尔后又继续说道：

“‘鹰’的交易已经谈妥了。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他们先把一半的钱交给我。啊，对了，那些命令必须管得很宽，必须很有效力，就象从一开始我告诉你的那样……否则的话，会是一场空。”

阿斯卡纳一直没有理睬那两个朋友之间的争论，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往常这种口角会怎样结束，所以当话题刚一转到生意方面时，他立刻插言道：

“你，’他面对塔拉瓦纳说“会成为祸根，早晚有一天把阿吉雷牵连进去……。不管好歹，总之要小心谨慎从事。可是，老天爷，你是既不刹车，又不加小心，更不替担责任的操心；你整天是命令、命令、命令。”

阿斯卡纳的话虽然是告诫式的并且口气很重，但却是和颜悦色的。可是塔拉瓦纳仍然忘记了礼节，跳起来叫道：

“我把阿吉雷牵连进去？我不替担责任的操心？我不晓得大家怎么会说你是个聪明人。你要知道，咱们至今没出过纰漏，另外你还应该知道尊重事实：为了这些生意，不是我去找阿吉雷，而是他来找到我头上。听明白吗？是他来找我！至于他这样做的理由那是很充足的，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某一天又发生了争吵，或者元首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把他给扔了，他就坐失良机、半途而废了，那可就太愚蠢了。可是，我还要再跟你说一遍：你那一整套哲学、还有你念过的所有的书本上的哲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你以为这位先生花的钱是自己可以生出来的吗？那么，你认为阿吉雷为朋友们、包括你和我慷慨解囊的钱又是怎么来的呢？你以为那是人家白送的吗？”

“够了！”阿吉雷打断了他的话，仅凭这两个字就足以显示他的权威性。“阿斯卡纳知道我不是小孩子，用不着别人为我操心。”

阿斯卡纳冷静地保持着沉默，他那用来对付塔拉瓦纳发火时的微笑、那有些神秘并令人难以置信的微笑，这时更加扩展开来。刚才，阿斯卡纳说话时，碧玉色的眼睛闪烁着极富表现力的火花，比语言本身更有力量。这时，他那副神态就足以说明他所说的那些话的重要意义在于话中的劝告性质，而不是那些话引起的争吵。

阿吉雷继续说下去，但口气却友好、温和多了：

“伙计，过错在你。我曾经一再劝你，要想不挨说，就不要当着阿斯卡纳的面谈生意。”

凯迪拉克牌轿车转过瓜尔迪奥拉街心花园，驶入宽阔的胡亚雷斯大街之后，仿佛从梦中突然醒来，开始加速前进。阿斯卡纳朝车外望去，阳光下，绿色的白杨树叶泛出透明的金光。车子越往前开，他越觉得自己好象来自一个阳光普照的宁静世界，而轿车正驶进另一个熙熙攘攘的天地。因为一阵阵扯破喉咙的叫卖声（这时正是晚报出售的时间）迎面扑来，其中既有童音也有成年人的喊声，它们混杂在一起，在卡洛斯四世塑像的四周缭绕萦回；而与此同时，靠近布加雷里的几条街道正向这座街心广场喷吐着喧闹的男女老幼。大多数报贩跑向市中心，也有的去革新大街、巴尔德拉大街或洪堡大街。他们中间的勇敢分子时而跳上汽车和电车，时而跳下车钻进某家门房，然后再出现在大街上。

有个大约八、九岁的小报童，肮脏的小脸上长着一双活

泼灵动的眼睛，拼命张大嘴巴在吼，突然他跳到凯迪拉克的脚踏板上，探头到玻璃窗上喊道：“长官，刚出的画报！刚出的世界报！”他的出现如此之突然，犹如水星一般。阿斯卡纳不知为什么一下子买了六份：每种三份。尽管汽车在飞驶，小报童跳下车，从奔跑的姿势看，他准备跳上从对面开来的公共汽车。他在汽车玻璃上留下了脏手印，而跳下车时，臂下的报纸却象翅膀一样扇动着。

阿吉雷与塔拉瓦纳继续低声谈着他们的生意经。阿斯卡纳心不在焉地浏览着报纸上的大标题，尔后，放下一张张报纸，转脸向车外望去。汽车在革新大街上飞驰，两侧高大的白杨纷纷向后闪过。对面街心花园中耸立着独立纪念碑，上面的金色天使仿佛迎着汽车扑过来。在太阳的照耀下，那天使闪闪发光；蓝天上的云朵把它衬托得异常高大，随着汽车的驶近，它好象在空中展翅飞翔。

阿斯卡纳时而回忆往事，时而浮想连翩；刹那间，他似乎觉得自己也飞腾起来。由于触景生情，他的飞腾是幻想中的蓝色情调，而且有些凄凉，犹如座落在绿色金字塔上的灰色城堡。

四 林中盛宴

一天，一伙政治家邀请伊格纳西奥·阿吉雷在查布尔特佩克饭店吃饭。他们迎接这位贵宾时向阿吉雷问候，喧闹声之高简直同雷鸣一般。

阿吉雷十分善于利用这种场合来提高自己的声望，这次

他故意让他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们等了一个多小时。这些一心想保住自己官位、得到国防部长青睐的众议员、市政官员、参议员、将军、州长、高级官员，看到年轻的部长终于光临时，立刻显出一片欢腾。

花园里一阵忙乱，小桌子间的铁椅子迅速挪动着，许多男人的身影从树林中大凉亭的座椅里匆忙站起，沙地上无数双脚在移动，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与此同时，欢呼声、鼓掌声和笑声混合在一起，长时间地回荡着。

喧闹声终于平息下来，人们重新坐好频频举杯。阿吉雷被安顿在恩卡尔纳西翁·雷耶斯和埃米里奥·奥利维耶尔·费尔南德斯中间，那里被认为是荣誉席。前者是普埃布拉州少将衔作战部长；后者是当时最杰出的政治鼓动家，是激进进步党在众议院的议员团领袖，同时也是该党的创始人和领袖，又是墨西哥城的前市长和前州长。

离他们不远，塔拉瓦纳和阿斯卡纳分别在两旁落坐。塔拉瓦纳和阿斯卡纳身后，侍者殷勤地躬着身子，脸几乎碰到他们的椅背，听候吩咐。

阿吉雷不必费心吃什么，他开始和雷耶斯开起玩笑来，并且用非常慎重的政治语言回答着奥利维耶尔的问话。此时，这些显赫的政治家们所喜欢的侍者何塞，主动去找了一瓶特级赫恩内西酒，马上拿来打开，迅速放在国防部长面前，并且为他满满地斟上了第一杯。

阿吉雷喝酒向来不用酒杯，而是整瓶的拿起来，凡是墨西哥酒店和饮食店有点资历的侍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这一习惯。青年将军的这种海量，更显示出他踌躇满志的大丈

夫气概。他象所有酒量大的人一样，根本无视于放在他眼前的小小酒杯。对伊格纳西奥·阿吉雷来说，只有手握酒瓶大口大口地喝下去，才算真能喝出酒的滋味，才算真能喝得心满意足，否则便感到扫兴。

这一次阿吉雷只是在那里长时间地同雷耶斯开玩笑，同奥利维耶尔谈话，似乎那瓶白兰地根本就不存在，虽说后来总算伸出手，端起酒杯送到嘴边，但那纯属是为了应酬一下他的朋友，并非心甘情愿。假若是一人独处，他早就开怀畅饮，把这瓶酒喝得精光了，因为那时他感到亲切的是物，而不是人。此刻则全然不是如此。

小饮之后，阿吉雷朝普埃布拉军区的作战部长问道：

“雷耶斯，我才想起来，你什么时候到达墨西哥城的？未经我的允许，你就来了，而且竟敢不首先去国防部报到？”

他的嗓门很高，爽朗而欢快，这使所有的人都不由得中断了谈话，扭过脸来注视着他。

雷耶斯知道，这种问话并不是上级对下级的责问，而只不过是战友式的一种嗔怪，其实也说不上是嗔怪，而只是上级——更确切地说是上级朋友——对下级说的一句玩笑话，而这种玩笑话恰好证明雷耶斯不必对阿吉雷毕恭毕敬，而同样是有权利跟他开玩笑的。因此，雷耶斯也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才智，于是他微微一笑。这一笑，使他那张黝黑的、长着一双斜眼、胡须稀疏的脸上闪烁着令人难以捉摸的光芒。

阿斯卡纳坐在雷耶斯侧面，他觉得雷耶斯那恍惚不定的微笑先是显得既愚蠢又下流，而后是显得既狡猾又粗野。在他眼里，雷耶斯的微笑每次都是这样的。阿斯卡纳的挚友、

众议员胡安。曼努埃尔·米哈雷斯也有同感，他在旁边一张桌子上，同那位普埃布拉州的作战部长对面而坐。但是，大多数年轻的政治家沉默不语，从他们的神态上可以看出，他们心中想法各异，此刻在怀着敬佩的心情准备听听普埃布拉州那位将军将作出的巧妙回答。阿吉雷喝了一口酒之后，把酒瓶递给了雷耶斯。雷耶斯这时依然微微笑着，好一阵都在笑着。最后，他意识到大家都会赞成他要说的话，并且因此而感到高兴，于是突然回答说：

“可是我干嘛要到国防部去找你呐？我知道你总是在酒店里的。”

说罢，他往后仰起了身子，抬手想去摸骑士帽的宽大帽沿，可他忘记了今天戴的是一顶窄沿毡帽。

阿吉雷被他的俏皮话逗乐了，开心地笑了起来，周围的人对两位年轻政治家的风趣感到满意，也都跟着哈哈大笑。连塔拉瓦纳和米哈雷斯也禁不住笑起来。阿斯卡纳虽然坐得有点远，似乎并没听见他们说什么，可也为大家的笑声所感染，微微笑了。有谁能怀疑雷耶斯将军的精明能干呢，他的精明能干不正说明或证实了他的才智吗？

谁都知道，雷耶斯没上过学，目不识丁，除去凭着他戎马生涯培育的军人直觉之外，没有任何其它智慧。他的笑是放纵、粗野的。他全身都散发着无教养、不开化和粗暴的气味。可是，在他的面前在场的年轻的政治家都是诚惶诚恐地站在一位伟人身边，站在他们的事业所需要的令人畏敬的首领身边，对这位雷耶斯毕恭毕敬，就会使他们的前程更加光辉灿烂。因此，他们对雷耶斯的俏皮话赞不绝口。同时，一

边笑一边喝开胃酒；一边笑一边喝特基拉酒；一边笑一边喝白兰地酒。对那句俏皮话最好的赞扬，便是大家从一个桌跑到另一个桌，一边敬酒一边开着低级、庸俗、尖刻的玩笑。这是他们获得的第一批欢乐成果。

侍者告知，宴席已经就绪，于是大家都干了杯，纷纷站起来吵吵嚷嚷地向大饭厅走去。这时，自然地形成了仪式行列：阿吉雷、雷耶斯和奥利维耶尔走在最前面；随后是本城市长埃杜阿尔多·科雷亚、哈利斯科州州长阿古斯丁·希多明盖斯，以及哈利斯科州的几位众议员；再后面是以阿斯卡纳和米哈雷斯为主的激进进步党在众议院的主要成员一伙人；其他人毫无次序地跟在最后面。

埃米里奥·奥利维耶尔·费尔南德斯，这位自有主见的大政治家，希望这次宴会能对他的计划产生最佳效果。

因此，让雷耶斯坐在阿吉雷的右首，阿吉雷坐在首席，而自己靠在阿吉雷左首和雷耶斯一样坐在了荣誉席。他把哈利斯科州州长——他整个政治生涯中的忠实合作者——安置在雷耶斯右侧，而把埃杜阿尔多·科雷亚、胡安·曼努埃尔·米哈雷斯，以及其他一些心腹领导人，恰当地分散开来，以便保持宴会的热烈融洽气氛。

奥利维耶尔想马上使伊格纳西奥·阿吉雷信服，激进进步党人和他志同道合的人是满腔热情地拥护他来做共和国总统候选人，而反对另一位候选人——伊拉里奥·基梅内斯将军。他想叫这位候选人意识到，这种人心所向表明在阿吉雷与他的政治支持者们之间，已经自然地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奥里维尔已经有六年革命家、鼓动家和高级官员的经历

了，而且这六年他干得很好。别看他年龄刚过三十岁，可对墨西哥政界的风云变幻和人情世故却了如指掌。

阿吉雷对面，在塔拉瓦纳和阿斯卡纳之间，坐着雷耶斯的智囊和参谋长哈辛托·罗佩斯·德拉加尔萨将军。

罗佩斯·德拉加尔萨属于那种搞政治的革命军人，几年前，为了美好的革命事业，他丢下了法律书籍投笔从戎。他干的事业更多的是掌管那些文盲将军和无知的社会改革家们的头脑，而不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如今他在左右着普埃布拉州作战部部长的头脑，为自己所属的激进进步党一伙谋利。他对雷耶斯驾驭的是那么好，以至于在他的影响下，这位作战部长竟成了奥利维耶尔的武力支柱，准备用子弹来支持激进进步党人士用言语建筑的一切。表明这最后一点是这次宴会的另一个目的。奥利维耶尔企图暗示，必要时，雷耶斯可率领他的全部军队为激进进步党人和伊格纳西奥·阿吉雷将军战斗。

这些经过巧妙掩饰的暗示，随着一道道菜汤上来，一巡巡酒喝过，相继不断地表现出来。罗佩斯·德拉加尔萨堪称是善于暗示的大师，他的话有时是用微笑来代替的；他所用的问号和惊叹号，尽管不直接触及问题也不表露其倾向，但却包含着 he 内心的想法。他先是低声同塔拉瓦纳或者阿斯卡纳交谈，然后便不时地利用机会提高嗓音说点什么，以使人们知道他在谈论“那件事”，即马上到来的权力之争。他不断地对雷耶斯说上几句令人费解的话，而雷耶斯只是驯服地对这位洗耳恭听，并且以唯有他能懂的话回答他。

罗佩斯·德拉加尔萨突然问他：

“将军,我们正在准备,对吗?”

对此雷耶斯回答说,

“那是当然!”

罗佩斯立即举起酒杯,嘴里喊道:

“将军,为了下一届还是我们的,干杯!”

恩卡尔纳西翁·雷耶斯诡秘地微笑着,也举杯饮酒,同时仰起身子回答道:

“这些硕士先生们,这一切都要宣扬一番。”

在这种一向充满神秘色彩的热烈气氛中,大家互相碰着杯,互相用目光传达着思想,互相鼓舞着要增强信心。奥利耶维尔很会利用这样的时刻,将他视为自己工作的组成部份。他向阿吉霜俯过身去,几乎是贴在他的耳边轻声阐述他的见解,他对雷耶斯讲话时表情神秘,而对坐在远处吃饭的人们,则是提高嗓门大叫大嚷地讲话。

于是,这些人的身影晃动在玻璃的闪光中,映照在色酒之中,反射在五光十色的桌布上,仿佛他们在提前同未来的敌手们作战。那战斗是不可避免的、血腥的、残酷的、殊死的、有如斗牛士和公牛的争斗,有如猎人同野兽的争斗。虽说如此,这非但没有减少那欢乐的气氛,反而在那种时刻使它愈发热烈,为它增添光彩,将它推向高潮。

坐在餐桌两侧的人,怀着对生活的渴望,对敌人的仇恨,尽管表露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所表现的却是同一个心声,就好象在心灵深处无声的命令激励着他们去进行战斗,去争取胜利。

阿吉雷的话语还令人猜不透,也许他在思想上同其他人

格格不入，可有时还是看得出，在感情上，他和朋友们是息息相通的；他并没有被一大批追随者的推崇和恭维的气氛所左右，但却被一种难以捉摸的激情所感染。这是一种陌生的霉菌，这种霉菌是党派狂热产生和壮大的根源。奥利维耶尔感到他为这一事业所采取的手段已见成效，他虔诚地把这一事业做为己任。雷耶斯此刻百感交集，芳香的美酒使他重忆起昔日山区刀光剑影的日日夜夜。他怀念那种横枪跃马、冲锋陷阵、驰骋沙场的生活。

其他人也怀着同样的心情：所有的人包括阿斯卡纳也在内全都振奋起来。阿斯卡纳既是参与者又是旁观者，他极力想理解这种激情的实质，因为这种激情也使他振奋。看到这些人火一般的热情，他也有这种热情，真想把他们的热情协调起来，象阅读着书面文字一样去寻觅蕴藏在它里面的真谛。

五 党的引路人

宴会后，阿斯卡纳去向埃米里奥·奥利维耶尔·费尔南德斯解释阿吉雷拒绝参加角逐下一届总统的原因。

这是一次很生动的谈话，每句话都恰如其分。谈话是在来往汽车的嗡嗡声中进行的，他们无心欣赏林中的风光。这片树林总是那么美丽，此时在柔和的晚霞映照下，更加显得妖娆。阿斯卡纳和奥利维耶尔已步入饭店对面广场另一侧的林荫小街。他们边走边谈。奥利维耶尔，这位激进进步党的领袖已经有点性急了，他用老练而洪亮的嗓门说道：

“阿斯卡纳，我们当面说清楚，是阿吉雷答应过不参加竞选的吗？”

“没有答应任何东西。”

“噢！那么我再说一遍：他想显示自己的重要性；如果他这样做仅仅是给人看的，而不是做给我看的，我觉得很好。”

“也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另一种意思 他在欺骗我们大家。”

当说到“大家”时，这位年轻的激进进步党领袖用手杖狠狠地敲了一下身旁的树干，以表示他的愤怒。这是一种发泄怒火的方式，一股怒火涌上心头，理所当然地涌上心头。奥利维耶尔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虽然短暂，可非常紧张），第一次遇到这样一个人：他本来最有希望成为总统候选人，可数月来他拒不接受候选人的资格，这种纯粹荒唐的态度，简直不可思议。

阿斯卡纳象往常那样心平气和地，向这位领袖陈述他的见解。

“我向你保证，”阿斯卡纳对他说；“至少在这个问题上，阿吉雷是真诚的。当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可以成为候选人；他确信只要他坚持下去，就能稳操胜券。他本人说过，伊拉里奥·基梅内斯不孚众望，连作那些专门强奸民意的人的候选人也不配。但是他也十分清楚，如果他接受做候选人，将会直接跟元首发生决裂，而跟元首发生冲突，就势必会引起一场公开的反对他的后台和上司的战争。为了友情和报恩，他当然讨厌这种前景。咱们还是尊重他这样考虑吧。”

“报恩！在政治上没有报恩可言，因为它毫无作用。人们

往往认为对自己有利时才肯帮你的忙，或为你效劳。政治家从来不干违背自己利益的行动。既然如此，有什么可报恩的呢？”

他的话铿锵有力，阿斯卡纳截住了他的话：

“随你怎么说；问题是阿吉雷可不是这样理解的，而我们现在是在谈阿吉雷。”

奥利维耶尔不理睬他的话，用总结的口气说：

“特别是，为什么阿吉雷不对我说这些？为什么对我不开诚布公？我两次去向他坦率地提出这个问题，向他指出我们所控制的组织都支持他。两次，你听着，两次他都避而不谈。人们，不错，会感到厌烦，会散伙。有些人由于担心以后晚了，而投入伊拉里奥派的怀抱。我无法阻拦他们，因为我缺少可以说服他们的理由。”

沉默了片刻，阿斯卡纳默默地望着远方。奥利维耶尔又继续说：

“你应相信，阿吉雷最后作出接受候选人的决定为时还不晚。”

“他已经拒绝了。”

“这不是真的。”

“这怎么不是真的呢？”

“据我所知：政治斗争上，除了靠本能以外，没有别的引路人；而我的本能告诉我，阿吉雷在拒绝作候选人时，并非诚心诚意。我还知道，他很快会决定接受作为候选人的，但是这一决定不会象他拒绝那样来得快。可是他的拒绝削弱了我们的力量，这是最使我恼火的事。”

阿斯卡纳不相信什么本能，而只相信理性；然而他还是领悟到奥利维耶尔的预言是正确的。阿吉雷终归会接受的。但是他看到事情的本质，更多地是由于他的理智，而不是出于本能。他知道阿吉雷将来会接受，但他现在的拒绝是真心诚意的。

“不管怎么说，’阿斯卡纳最后说；‘你不要以为里面有圈套，我可以向你保证。”

小广场上，几乎所有的汽车满载着将军和政治家们先后都离去了。只剩下奥利维耶尔和阿吉雷的两辆车，孤零零地停在那里。这位年轻的国防部长同恩卡尔纳西翁一起，互相搀扶着，在小花园的栅栏和台阶之间来回踱步，谈笑风生。在汽车附近，塔拉瓦纳，阿古斯丁·多明盖斯将军，罗佩斯·德拉卡萨将军和埃杜阿尔多·科雷亚也在大声地高谈阔论，不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

等阿斯卡纳和奥利维耶尔走近他们时，阿吉雷让雷耶斯坐上他的凯迪拉克牌轿车，又将其他人分成两组，一组上他的车，另一组上了奥利维耶尔的车，开走了。

当天夜里，阿吉雷同他的七位同僚来到位于玛格诺丽亚街的奥利维耶尔的一所住宅，这儿住着他的几个情妇。

年轻的激进进步党领袖奥利维耶尔，精力过分旺盛。他想尽办法在夜间消耗自己，否则，如果无处发泄，他那好斗易怒的性格，在白天会象火焰一样，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搅乱他的正常工作。在奥利维耶尔的生活习惯中，需要放纵，如同别人需要休息一样。但是这一次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在驱

使着他。他对阿吉雷了如指掌，只有酒色才能打动他的心，暴露出他的灵魂。所以这天夜里，他想用这种办法来迫使他露出实情。

几个女人故做惊喜地出来迎接他们；站在前面的名叫莫拉，她就是每天戴着花头巾沿圣弗朗西斯科大街兜风的女人。红绿黄蓝四色相间的头巾，衬托着她那张黑黝黝的脸庞和一对乌黑发亮的眼睛，显得格外出众。莫拉身材娇小，走路时步履轻盈，纤腰袅娜，她那和谐的动作给人以美感。莫拉在这些姑娘中是出类拔萃的。然而，如果没有她的话，她们当中任何一个都可以戴上这顶丽人的皇冠。

姑娘们把他们引进餐厅，众人围着圆桌纷纷落座。在一片肃静的气氛中消磨时光，这正是奥利维耶尔求之不得的。蒙着台布的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啤酒。她们在阿吉雷面前却放上一瓶白兰地。高脚杯，大玻璃杯和烟灰缸，这些用具本来是司空见惯的，只因为有漂亮的莫拉在场，它们才显得格外增辉。因为有莫拉的奔忙，仿佛也就随之把她那身段的和谐性和她少有的威信传给了众人与器物。这情景莫非是幻觉？随着她一面摆放杯盏，由垂得很低的灯罩聚集的光束追逐着她的手臂。她那一双宛若黑宝石的眼睛熠熠发亮，随着她的走动，身后便留下一阵阵香气。最后她在阿吉雷和雷耶斯之间坐下来。在阿斯卡纳眼里，莫拉和这周围的一切已混为一体。

酒席开始不久，奥利维耶尔开始谈论起政治来，其他人随声附和，姑娘们兴致勃勃地听着，尽管她们并不怎么懂得他们所争论的事情。有时在一阵激烈的争论中，她们不由地

想窥视一下那些振奋这些朋友思想和激情，这些思想和激情甚至能驱使一些人扑向另一些人，使之成为齑粉。她们象佩服飞行员和斗牛士一样，十分钦佩这些政界人物。在她们眼里，这些人象传说中的大盗一样，非常富有，他们挥金如土。实际上吸引她们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他们那些计划的蓝图。此刻她们似乎同样地正在追求着英雄业绩。这些人富于冒险精神，让人望而生畏，就象她们一样容易冲动，为了一个幻想，一种信念，而毫不犹豫地献出一切。

恩卡尔纳西翁·雷耶斯被酒香，莫拉身上的肉香和耳边的窃窃私语，弄得神魂颠倒，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政治代表大会，或者一次国会会议的热烈气氛中。男的是议员，女的是公众。奥利维耶尔一向不出三句话就会摆出演说家的腔调和架势。他一生从事政治活动，全部精力都放在议院。此刻他极力在回忆往事。那是四年前发生在坦皮科州的事，他跟阿吉雷和罗佩斯·德拉加尔萨一起，跟随元首进行竞选旅行。要是别人定会回顾事件的细微末节，可奥利维耶尔不是这样，他感到不能自己，要站起来，走上幻觉中的主席台。此时此刻，他好象在议院里一样，滔滔不绝地演讲着，只不过这里对面是狭窄的圆桌，上面堆着酒瓶和酒杯；旁边在暗淡的灯光下是一双双半明半暗的眼睛。灯光只照到他的上半身，但是这部分身体沐浴在柔和的光线下。他挥动着胳膊，脸部富于表情。就是不见其人，也会被他那雄辩的演说所感动。无论在什么地方，奥利维耶尔都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莫拉和她的女友们全都为他精彩的演说所倾倒。他的演说可以使你盲从于他的思想，可以征服你的灵魂。

淌着液体的台布上逐渐堆满了空酒瓶。雷耶斯和阿吉雷面前的白兰地酒已经下去多半瓶。这位国防部长一时想起，如果自己愿意，也不愧为一名杰出的演说家。他觉得应当站起来，用另一篇演说来回敬奥利维耶尔。阿吉雷的演说水平虽然比这位激进进步党领袖逊色，但却也精彩，反映出他的肌体所具有的那种蓬勃朝气；与他宽阔的胸膛，健壮的双肩和他那优雅庄重的风度一样，令人十分信服。但是莫拉和她的女友们，听阿吉雷演说可不象听奥利维耶尔的那么感兴趣。她们觉得阿吉雷的话没有吸引力，只不过是他那体态的一种装饰。

罗佩斯·德拉加尔萨，州长多明盖斯，塔拉瓦纳，首都的市长科雷亚先后都讲了话。雷耶斯也三番五次地试图象他这些政界和军界的同事们一样，发表一通讲话。就这样，一直到东方露出白色的曙光，这种狂热在其他人身上的已在减弱，可在奥利维耶尔身上仍在高涨。

桌子上黑乎乎地堆满了空酒瓶。雷耶斯已经喝得半醉，只能坐在一旁听着，同时伸出一只青铜色的手，抚摩着莫拉乌黑的卷发，头发的温度象电流一样，流遍他的全身。

尽管如此，阿吉雷头脑十分清醒。虽然酒精使他热血沸腾，可他还是没说出奥利维耶尔所期待的肺腑之言。奥利维耶尔并没有善罢甘休，仍不断地说着悦耳动听的话，此刻他几乎是在自己说给自己听了。

阿斯卡纳还是象最初一样，理智正常，冷静清醒，态度温和，精神饱满。他一刻也没有放松他的观察，也没有离开座位，只是另一种情感似乎在支配着大脑，这就是：当他周

围的一切都在减弱时，他却越发倾心于莫拉。她坐在桌子的另一侧，微笑着望着他，眼睛里流露出几丝爱怜的光芒，这含情脉脉的秋波久久地停留在阿斯卡纳碧蓝的眸子里。这时阿斯卡纳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理解了他这些朋友的心思；他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当上部长，将军或州长，掌握着整个民族的命运，却还不满足，反而整天勾心斗角；他们虽然过着王子般的奢侈生活，养着情妇，或者花钱买来最漂亮的女人，但是还感到不满足。他们还缺少另一种东西：陶醉在粗野肮脏的快乐之中的刺激。

阿斯卡纳不由自主地向莫拉报以微笑，从他那碧眼中迸出几缕迷人的目光，这目光在莫拉乌黑的眸子里燃烧起来。

第二章 阿吉雷与基梅内斯

— 一次政治声明

几个星期，几个月过去了。对于将军和州长们，以及其他一些与拥护（或者假装拥护）未来的总统一事有关的达官贵人来说，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频繁的旅行，接二连三的会见，彼此间的密使往来，传递着密约和各种支持的保证。

并不是所有的那些大人物（或者说并不是大多数）对于某一既定的目标都抱有十分明确而坚定的信念。实际上抛开个人利益去考虑元首继承人应该谁而不应该谁的人为数并不多。但是由于两名候选人已经推出（谁也弄不清为什么两个候选人竟然象两个势不两立的对立一样到处被人们议论着），各派成员被迫作出抉择：是选伊格纳西奥·阿吉雷呢，还是选伊拉里奥·基梅内斯？两年前这就是人们议论的话题（当然不是全民族的声音，只不过是街谈巷议罢了。然而人们这些带有恶意的议论，却更加煽动起想尽早知道个究竟的欲望和狂热）。就这样，用隐名埋姓的手法，玩弄着这场民主的鬼把戏，在基梅内斯将军和阿吉雷将军的麾下，各自聚集了一批忠诚的朋友和一批虚伪的追随者。

这些人的作法并不雷同。文人政治家，除了个别人以外，都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支持自己的候选人，公开抨击对方，并且希望自己将来能当上州长，众议员，市议员。因此他们竭力宣传自己这一派的德政，指责对方的劣迹和丑闻，而不惜冒着被报复的危险。军人政治家则不然，他们控制着军队。由于军队是他们最后摊牌的唯一筹码，除特殊情况外，他们总是保持审慎的态度，以便在关键时刻诉诸武力。这就是说，这些军人政治家的本性决定了他们要玩弄两面手法，决定了他们不到最后一刻，决不作出抉择。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实际上或者表面上在欺骗着竞选的双方：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若隐若现，装出惶惑、犹豫和猜疑的神情。

他们的作法很简单，就是去拜访伊格纳西奥·阿吉雷（会见通常是在这位年轻的国防部长的办公室里进行），一旦身旁无人，就俯首在他的耳边，低声私语。这些人（有旅长，团长等各级军官）的话总是千篇一律。

“您知道，朋友，”他们对阿吉雷说，或者说：“您知道，将军阁下，您就吩咐吧，我一切都听您的。我是诚心诚意地支持您的，不象那些口是心非的家伙和叛徒。如果有人在您面前搬弄是非，说我是跟基梅内斯将军走的，您可不要相信，就当做是个玩笑。我即便那样作，也不过是为掩人耳目捧场做戏罢了。您可不要瞎猜疑，免得让别人钻空子。应该怎样处理，您是知道的。”

然后他们又去拜访伊拉里奥·基梅内斯。在内政部的办公室里，他们在这位将军面前把对阿吉雷说的那番话再重复一遍。

尽管基梅内斯和阿吉雷对此都富有经验，可还是感到有些飘飘然，各自都觉得自己是全军的统帅。基梅内斯对他的心腹说：“全军上下一致，全都属于我们的了。”而阿吉雷也很自信地认为：“如果我想登上总统宝座，易如反掌。”

一天早晨，阿吉雷想利用跟元首见面的机会，好好谈一次。他认为这已是势在必行。审阅了一大批文件之后，他和元首一起步出查布尔特佩克宫的花园。

年轻的国防部长头戴毡帽，手里拿着手杖，腋下挟着公文包。元首也戴着毡帽（他的习惯是除了在屋子里外，帽子总是戴在头上）。他看着阿吉雷，表情半严肃半微笑，又略带点嘲讽的味道，使人揣摸不透。两个人在花园里走了三四个来回，脚下皮鞋有节奏的响声，同阳光一道消失在那些豪华的房屋阴影之中。现在两个人靠在低矮的围墙上攀谈起来。

他们仿佛站在高高的海角鸟瞰辽阔的大海，脚下是茂密的树林，绿叶起伏，好象一片绿色的海浪，翻滚不息。居高望去，巨大的树冠给人一种新颖、庄重的感觉。山脚下是城乡交吻的田野，纵横交错的街道向耸立着钟楼和圆尖屋顶的城区延伸过去。清晨的太阳冉冉升起，在朝阳的照射下，眼前这壮观的景色，显得更加广袤，更加开阔。

阿吉雷顿时感觉到大自然的美丽壮观和历史的伟大（他每次置身于这宏伟的观望台时，都有这种感觉）。触景生情，眼前的树林、山峰、云彩，唤起他对往事的回忆。波菲里奥·迪亚斯，1847年。但是同往常一样，这不过是一闪即逝的回忆。因为阿吉雷早年投身于激烈的革命，性格上原有的一点耐性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养成青年革命家的暴躁性格。

他考虑的只是那些政治问题，便对元首说道：

“我想跟您谈谈竞选的事。”

元首睁着一对虎眼，闪着金光的眼珠同长短不齐的胡须互相映衬着，显得有些激动。当他的目光落到阿吉雷身上的时候，便立刻变得柔和起来（就是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也是这样）。阿吉雷对元首这种目光习以为常，每到这时，他都感动得身不由己。他对元首的虔诚由此而产生，这种虔诚把他与元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可这一次他发现，他刚刚提到竞选二字，元首便一反常态，柔和的目光顿时消失了。

“你说吧。”元首答话时，眼睛里闪露出一丝狡猾的光芒，令人揣摸不透。

这简短的三个字，仿佛不是从元首的嘴里说出来的，而是紧张的神经带出来的，表明他不仅准备要听听下文，而且还要进行自卫和反击。

“我只不过想申明一下，”阿吉雷说，“便于您我对那些造谣者的阴谋加以警惕。”

“很好，很好，说下去。”

阿吉雷从说话的口气中，十年来第一次感到他和元首之间有一层看不见的帷幕。元首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严肃，越来越疏远，越来越令人费解。

阿吉雷无法摆脱这窘迫的气氛，只好硬着头皮说下去：

“这几天，几乎所有部队的指挥官都先后来见我。”

“这个他们都告诉了我……”

“……不好说是全体，但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表示

支持我，劝我作候选人……”

“唔。”

“我……”

“对，不错，你是怎么想的？”

“……我的想法您早就清楚，我没有多少功劳，也没有这个奢望……”

“很好……你真是这样想的吗？这一点很重要。”

元首的话里含有明显的讥讽意味，阿吉雷在元首对别人讲话中曾多次听到过这种口吻，但是对他还从未有过。这样的语气、目光和神情，使阿吉雷感到心慌意乱，自尊心受到伤害。从他的反驳中可以看出他在感情上有了创伤。

“将军阁下，如果我不是这样想的，我就不会这样说了。”

“是吗？……我以为……”

但是元首没有说完他的想法。他转过身去，望着山下微风吹拂，海浪般翻滚的绿树。他凝视了几分钟，然后似乎想退让一下，说道：

“算了吧！我看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以往的慈祥面孔和温和语气还会重新出现吗？阿吉雷等待着，期望着。他恍惚之中还抱着一线希望。但是顷刻间，这微弱的希望便被元首不断增长的疑团所吞没。

“阿吉雷，我要问你的，”元首继续说道，“不是你是否象你对我说的那样想法，而是你是否对你的追随者也是这样说的。这是迥然有别的两码事。我解释清楚了吗？”

说到“追随者”三个字时，他说得非常慢。而说到“我解释清楚了吗？”时，口气却非常肯定。元首常用这种口气使对

方想到他曾是久经沙场的常胜将军。他的口气生硬而又犀利，使阿吉雷一生中第一次体验到蒙受上司耻辱的滋味。此刻，他只想振作起刚刚消失的勇气，可又不知道如何做才好。阿吉雷勉强抑制住心中升起的怒火，用他那天生坦率和雄辩的口才说道：

“是的，将军阁下，现在我懂了。不过我坦率地向您提出抗议。我这种坦率的性格，您是了解的。您所说的两码事，其实是一码事。我对我的追随者讲的也就是我今天对您说：我没有资格继承您的位置，也没有那种奢望。我对所有的将军都是这样说的，您应当相信我。我劝他们改变态度，去支持基梅内斯将军。”

部长和元首四目相对，一个眉宇间毫无倦意，另一个眼光咄咄逼人，二者相遇，形成奇特的对垒。

过了一会，元首说道：

“如果基梅内斯将军一点不参与此事的话，我或许会理解你所说的资格不足的解释。可我非常清楚，你自认为（也许你有理由这样权衡）在很多方面超过你的对手，而你又说他比你更有资格当候选人，这又怎么解释呢？”

“将军阁下，首先，原因是他本人很想当总统，这是众所周知的。”

“其次呢？”

“其次，因为……，也许您的支持助长了他的欲望。”

元首马上反驳说：

“不是我，是人民……不过我们还是来谈你吧。你说自己没有一点想当候选人的欲望，这不是在自欺欺人吗？”

元首说到这里，表情显得异常冰冷。阿吉雷在答话时，觉得自己的声音不象是发自内心的，而是从非常遥远的地方，从枝叶繁茂的密林深处，从远方蓝色群山的半山腰上飘过来的。

“不，将军 我不是自欺欺人。”

阿吉雷明白了他的努力已无济于事。

几分钟后，阿吉雷的轿车向山下飞驰，宛如林海中的一艘潜艇，隐没在青翠的树丛中。阿吉雷坐在汽车里，还在为这次会见的意外结果感到苦恼。他百思不得其解：元首——他共事十多载的老上司和朋友，怎么对他的话一点都不相信。

二 一位总统候选人

轿车以四十匹马力的动力，全速朝城里驶去。

阿吉雷还在蹙眉静思。路旁那些景物几乎没有映进他那懒散视野，只是象陨石一样，从玻璃窗前划过去了。树林入口处的石狮子不知不觉地一闪而过；接着又经过圆柱状的路标；跑过了那片小棕榈树林。他那游移不定的目光，只在林边那个塞尔维亚喷水池和瓜乌特莫克街心公园的景物上停留了一会儿。

开到这里，司机减慢了车速，回过身来，等候主人的吩咐。阿吉雷示意向左开。这个示意动作很轻微，但既快而又明确，象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司机早已心领神会，这个意

思是：“开往罗萨斯莫雷诺街，”或者明确点说：“就是去罗莎丽奥的家。”轿车朝那里驶去。

如果阿吉雷不是示意向左，而是向右，那么他的无声命令就意味着：“去杜兰哥街，”或者是：“去尼萨街。”因为这个时期阿吉雷总共有三处住所：在杜兰哥街，有他的妻子；在罗萨斯·莫雷诺街，有罗莎丽奥；而在尼萨街，有阿雷瓦罗，马德里的女演员，年轻美貌，她也象墨西哥那些女演员一样，为了荣华富贵，出人头地，放弃了舞台艺术生涯，投入了部长们的怀抱。

阿吉雷在三处住所中，很自然就选中罗莎丽奥的。习惯和冲动诱惑着他，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到那里去，是机械地屈从于习惯的成分多于一种有意识的行动。

阿吉雷几乎不去他妻子的住所，这是人所共知的事。这倒不是因为他对妻子没有感情，或者心狠，而是出于非常隐蔽而又复杂的心理变态。由于自己内疚的心理，出于对生活方式的尊重，这种生活方式征服了他的意志，但还未征服他的意识。至于阿雷瓦罗的住所，阿吉雷习惯在清晨时间去。在这个时间里，他身体的疲劳和精神上的萎靡，都迫切地需要在肉欲上来一些强烈的刺激。这只能靠女人的娇态作为刺激的药剂，在这种女人的身上缺少女人最美好的东西——纯洁的心灵。而这位西班牙艺术家就是这种女人，她美似一轮明月，而愚昧得却象一头蠢猪。在她身边，阿吉雷感到抚爱慰藉，昏然欲睡。罗莎丽奥的住所就象一条分界于他的家庭生活和放纵生活之间的小溪，给他一种恬静感。每当他去寻花问柳时，都要受到内心这纯洁之神的阻拦。罗莎丽奥的住

所好象是他安祥、温柔的避难所，同时又象一座小巧玲珑而又富有魔力的天堂，从那里产生了无穷的欢乐。

几小时之后，在这座优雅别致的小避难所里，阿吉雷差人去找来阿斯卡纳。他要把元首的谈话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听取他的忠告。

阿斯卡纳见到他时，他正斜靠在床上，滔滔不绝地抨击他前些时候的重大决定，看样子他已经说了好长一会儿了。从床边坐过的痕迹，可以断定他方才谈话的对象，确切地说，是一个女人，刚才还坐在那里，刚刚离开。因为床边留下的痕迹，和在阿斯卡纳进来时里屋门不小心发出的声响，表明有人刚刚走开。一定是罗莎丽奥。阿斯卡纳似乎察觉到一缕绕梁未绝的余音，他企图凭着想象捕捉住这袅袅的余音，但是办不到，阿吉雷滔滔不绝的谈吐打断了他。

“明天，”阿吉雷对他说，“我需要绝对的冷静和全部的智慧。因此，正如你所见到的，我打算早点睡，连续睡它十五个钟头……”

阿斯卡纳搬过一把椅子。阿吉雷拦住他：

“你就坐在床上，这里亮些。”

他毫不介意地指着那块被刚刚离去的那个身体占据过的地方。阿斯卡纳坐下了。

阿吉雷继续说：

“我准备十一点钟起床，带着清醒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去处理所有的事情。我的意思是到那时候，我将清醒地知道我该怎么办。”

紧接着，不等阿斯卡纳询问，他就把早晨在查布尔特佩宫小花园里的谈话从头至尾地叙述了一遍。他越说越起劲，越谈越激动。对元首那番话的回忆似乎在他内心里燃起一团烈火。他再三重复元首对他说的话，逐字逐句加以分析，评论。他的情绪是那么高涨，以致于使阿斯卡纳都感到新奇。他简直不象是以往那个沾满恶习，道德败坏，聪敏而又无耻的阿吉雷。今天的阿吉雷显得那么天真，竟然也感受到了高尚与低贱之间的冲突。就连那副常常使他闭上眼睛的倦容也消失了。此刻他目光炯炯有神，风度翩翩，说话慷慨激昂。

阿吉雷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高，与周围环境的轻松气氛很不协调：这种气氛不是让男人来进行政治活动的，而是为男人寻欢作乐的。床脚的落地灯射出暗淡柔和的光线，灯光斜落在他的身上，照在他的丝绸睡衣上闪闪发亮，显示出他那运动员般的身材。从另一盏没有打开的灯（屋顶上的吊灯）上，投下玻璃的柔和反光，形成半明半暗的阴影，给房间里的家具摆设蒙上一层蓝色的光面。在光线直射半径之外便是明显的阴影。所有这一切都带着一股幽香，合着那仿佛来自隔壁房间（罗莎丽奥的身影刚刚从那个房门闪出去）轻微的沙沙声，那是女人的声音，女人的芳香。在这半明半暗的房间里，隐约感到一个女人的馨香在空气中弥漫着。

对于深刻了解墨西哥政界的阿斯卡纳来说，阿吉雷所讲的这些情况毫无重要意义。元首不相信他手下部长的声明，这是很自然的事。况且他又必定会这样做。但是使他惊奇的是，他的朋友因受到怀疑而感到异常恼怒。阿斯卡纳所期待的是一种彻底的觉醒，而不是一种近似于伤感的醒悟，不是

那种跟这沐浴着阿吉雷的光线一样柔和的醒悟。

阿吉雷最后说道：

“我跟随他十年了；绝对遵守纪律的十年，俯首贴耳的十年，毕恭毕敬的十年；在这十年里，他的政治意愿一直也是我的意愿；为了共同的思想（一直是他的思想）战斗了十年；为了捍卫共同的利益（首先是他的利益）奋斗了十年；十年来我们在行动上协调一致：枪决共同的敌人；谴责、摒弃、清除那些隐患和我的对手（也是他的对手）……而做了这一切之后，又有什么用？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使他更相信一句谣言，一个阴谋，一种可能性，而不相信我襟怀坦白的话，不相信我自己诚实的决定。”

阿斯卡纳边听边想，阿吉雷以为这场悲剧在于他的上司戏弄了他，可他阿斯卡纳并不这样看。他认为他的朋友所遭受的这场被不道德和谎言所愚弄的政治家的悲剧，正是他自己造成的。这场悲剧正是由于他的真诚，良好的愿望，拒绝别人的劝告所致。可惜都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觉醒。现实正迫使他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维护他所拒绝的东西。换句话说，阿斯卡纳想到了元首的为人。这位政界角逐中的老手，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老野心家，竟然怀疑阿吉雷是在欺诈。阿斯卡纳很了解他这位朋友的真诚，那是绝对可靠的。阿吉雷所有的错误就在于：总是以自己良好的愿望去看待政治上变幻莫测的风云，以至于陷入混乱之中。阿吉雷竭力想抵挡住那正在把他抛向浪峰的巨澜，却又无能为力。

尽管如此，阿斯卡纳并不想讲明形势，首先是因为阿吉雷在目前的状态，会把他对所发生的一切的真实解释视之为

荒唐；其次是因为他非常清楚，阿吉雷最终会接受作为候选人。出于各方面的原因，他不想在这种抉择中施加影响。他只说道：

“从政治角度上看，元首是有道理的。他对自己手下每一个将军了如指掌。假如他具备你目前的条件，难道不会为当总统而奋斗吗？因此，他才认为这就是你现在和将来要做的。”

“从政治角度上看！他和我之间，不是什么政治关系，而是友谊和战友的关系。”

阿斯卡纳反驳说：

“这又是一个错误。在政治范畴里谈不上什么友谊，那是不存在的。下级对上级是忠诚、服从；上级对下级，则是慈爱的庇护，或功利主义的算计。纯朴的友谊，真诚的感情，在上下级之间是不可能存在的。友谊只存在于那些下层人之中，存在于无政治倾向的军队之中。领导人之间，如果没有某种共同的利害把他们连结在一起，他们永远是潜在的或现实的嫉恶如仇的竞争者、对手和敌人。所以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些最亲近的政治家们昨天还互相握手拥抱，亲密无间，今天就反目成仇，互相残杀。在政治生活中，在那些最亲密的朋友中，则常常会产生最顽强、最残忍的政敌。”

一扯到这些，阿斯卡纳总是说个没完。阿吉雷了解这些，他十分紧张，赶紧阻止道：

“好啦，好啦。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这些都是你的哲学。”

“恰恰相反，现在说这些正是时候。这些恰好能向你解释

元首、你的上司和朋友如今要与你分道扬镳的原由。在他看来，他的利益与你的利益已经不一致了；他力图让伊拉里奥·基梅内斯当总统，而你，他认为是一个障碍。很显然，他准备除掉你。”

“那么我又要说了：这不是真的，元首为什么非要相信它呢？你是了解我的，我毫无保留地同意基梅内斯做接班人。”

“是的，我知道你会这样做；我之所以知道你会这样做，是因为我相信你。因为他对此并不相信，所以也就不理解你的想法。”

“他不相信是因为他不愿意相信。”

阿斯卡纳本想这样反驳他：“你这就又错了；与你今天的愿望相反，不久以后，你将是伊拉里奥·基梅内斯的竞争者。”但是他并没有这样说出来，而只是强调说：

“元首不相信是因为他想：你为了不失去部长身分所给你的那些有利条件，而伪装到最后一刻。倘若他处于你的位置，他也会这样做。”

阿吉雷激动的情绪镇定下来了。

“很好，”他异常平静地说，“如果是这样，明天我就辞职。”

“现在辞职无济于事，元首只会认为你觉得自己的翅膀硬了。”

“照你这样说，唯一的办法是无视事实，是这样吗？”

说到这里，阿吉雷在床上欠起身来，伸手去按了一下电铃。

“我不是这个意思。”阿斯卡纳反驳道。

隔壁房间的门口处，女佣人胆怯地探了探头。阿吉雷吩咐说：

“拿两个杯子和一瓶酒来。”

两个朋友默默无语。

几分钟后，女佣人又进来了。她在床头柜上放了一盘菜和两个杯子，又从另一个柜子里拿出一瓶酒。

“打开灯！”阿吉雷吩咐道。

所有悬在天花板上的吊灯都亮了。女佣人蹑手蹑脚地退了出去。

阿吉雷一声不吭地慢慢倒满两杯酒。隔壁房间传来细语声，一个是女佣人的声音，另一个是阿斯卡纳早已熟悉的罗莎丽奥的声音。阿吉雷端起一杯酒，另一杯递给他的朋友。他一饮而尽，接着又重新斟满，又喝了下去。他手晃动得很厉害，有几滴酒洒在花边丝绸床罩上，弄出几块污痕。

“说来说去，”阿吉雷最后问道，“你给我什么忠告？”

阿斯卡纳的杯子还是满满的，他对着灯光注视着那杯中的酒。思考了一会儿，说：

“我看只有一条路可走：你去找伊拉里奥·基梅内斯谈谈，向他表示你是支持他的。如果你能使他相信，他会去说服元首的”

“假如他不相信我呢？”

“假如他不相信你……”

阿斯卡纳把酒杯举起，呷了一口，然后对着吊灯举杯，望着那淡蓝的灯光，透过那层威尼斯玻璃的折光，桔色的鸡尾酒仿佛抹上了一层金黄。

“假如他不相信你……”阿斯卡纳慢慢重复道，再次把酒杯举到唇边。

最后他采取的办法是：对此无需作答，无需劝告。

三 角逐者

第二天，伊拉里奥·基梅内斯和伊格纳西奥·阿吉雷最后一次会见。两位政治家单独坐在一起，四目相对，彼此都预感到那迟早要到来的难堪时刻。两人都是将军，又都是部长（一个是内政部长，另一个是国防部长）。由于一个不可点破的无形权力，二人又同时被推举出来，使他们在野心勃勃的小路上相遇。

内政部长冷冰冰地接待了他这位内阁中的同僚（他这副冷淡的表情从几个月前就对阿吉雷有所流露，这次则更为明显）。从外表上看，基梅内斯象个好猾的人，可实际上他很直爽，也很诚实。阿吉雷伸手去握他的手时，他几乎未伸出手，表情十分冷峻，眼皮突兀的曲线下，目光越发暗淡。

“我是来宣布停战的。”阿吉雷直截了当地说，“战友之间应该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即使不能这样，至少也应当弄个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互相分离，互相攻击。你同意吗？”

阿吉雷在面向阳台的沙发上坐下来。寒暄过后，基梅内斯转身关上私人秘书处的房门，然后又关上另一个门，才走过来侧身在有阳光的地方坐下来。阳光透过棉布窗帘形成一个漫射光面。在一连串的动作中，他那魁梧的身躯（饱经风霜之后，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了），证实了阿吉雷以往对他的印

象：从背面看基梅内斯，会觉得比从正面更准确。因为这样看，看不到他脸上虚伪的表情，只能看见他身上高高隆起的肌肉，强健而又灵活的四肢。这一切给人一种自信感，说明他能准确而有力地实现一切，哪怕是微小的意图。这是他的特点（当然这要比他可怕的面孔所揭示的畸型心理更为独特），跟他的内在本质相一致：坚定而又明确的意志；简单而又实用的才智；迟钝、固执而又多疑的意识感。

基梅内斯坐定后，阿吉雷又继续说：

“我相信跟你是可以谈清楚的，所以我说话开门见山。我深知我的处境：身后也有一大批追随者，我本可以跟他们一起投入这场竞选共和国总统的斗争。但是在此我要向你声明，总统的宝座对我没有吸引力，因此你不必担心。我决定不参加竞选，而让你作这场竞选的主人。别人要是处于我的地位，可能不会放弃这个机会。要是有必要，我愿意组织那些支持我的人，改变观点来支持你。”

阿吉雷停了一会，似乎想给基梅内斯反驳的时间；又似乎在等待他这番妥协话的反应。但是基梅内斯却一言不发。他架着腿，目光集中在膝盖上。这目光是从眼底深处射出来的，与其说是从正面不如说是从侧面的阴暗处射出来的。阿吉雷继续说：

“如果你对我说的这些还有什么理由怀疑的话，请说出来，我洗耳恭听。”

基梅内斯扭过脸，冰冷地盯着他的对手，直截了当地表示说：

“理由，我有很多。”

“说给我听听。”

“太长。”

“拣主要的说。”

两个人越说越不投机。他们之间的谈话，既不象朋友，也不象敌人；既不象熟人，也不象生人。那种拘谨、小心翼翼的语气（不阴不阳，不冷不热的），使他们几乎处于决裂的边缘。友谊正在破裂，因为它的使命结束了。他们曾是多年同甘共苦的战友和患难与共的伙伴，如今却象两个陌生人一样谈话。从前的友爱之情被不可遏制的政治野心瓦解了，彼此变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

基梅内斯思虑了一会，说道：

“我不相信你的第一个理由，是我看不出迫使你放弃候选人资格的原因所在。据你自己讲，各方面又都支持你。”

“原因很多，但是你知道这一点就足矣：我不想当总统，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元首支持的是你，而不是我。尽管我知道，他对你的支持并非不可战胜，但是出于友情，我宁愿停止我的活动。我若反对你，就是反对元首，就是不承认他，就是轻视他。你要知道，正因为如此，我永远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野心。”

阿吉雷说话声音颤抖，那种诚恳之心可以消除任何人的怀疑。但是这位总统候选人伊拉里奥·基梅内斯却与众不同。与意料相反，他的疑虑不仅没有打消，反而对阿吉雷的明确表白更加怀疑。此刻他越发变得虚伪，甚至使用一些冠冕堂皇的政客语言，暴露出他还没有固定的想法。

“那么你对国家的义务呢？”

这句言不由衷的话说的是那么荒唐，以至于在这场坦率的谈话中显得极不投机。阿吉雷以一种无法遏制而流露出来的表情阻止了他的话，同时态度十分严肃地回答他：

“我们是开诚布公地谈话，伊拉里奥，别说得那么好听。无论是你还是我，国家都无求于我们。有求于我们的是那些寻求靠山的党派，也就是那三、四伙政客……什么对国家的义务！……”

基梅内斯这时又恢复到诚恳的状态。他回答说：

“坦率地讲，我也不信，或者说并不全信。我在这些纷乱中的奔波告诉我：归根结蒂，在政治动荡（这种动荡是我们搞的，它反过来又造就了我们），所追求的私利背后，不管怎么说，总有些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我还要对你说：如果说存在政客的话（我认为存在），那么依我之见，在我这一派中为数不多。政客是奥利维耶尔和所有的激进进步党分子；是阿斯卡纳和他的大学生革命团……但是我并没有和这些政客同流合污，我跟群众、工人和农民在一起。”

基梅内斯带着冷峻和挑衅的口气说完这一番话。阿吉雷顿时感到一股怒火在上升；特别是对阿斯卡纳的指控，更刺痛了他的心。尽管如此，他还是压住火气，十分平静地回答说：

“你误会了，阿斯卡纳是我的朋友，不是政客。他和别人不同，他是唯一没劝我接受候选人的人……不过这意义不大，如同你认为一小撮剥削工人组织和盗用农民名义的无赖们支持你，而觉得拥有“群众”一样，毫无意义……你不要打断我的话，如果说我是来吐露真情的，那么你恰恰应该听听这些……你我不必自欺欺人，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场角逐的

内情。不错，我的那些追随者，除了少数几个外，都是些政客。而你的那些追随者，除了少数几个外，也同样是些政客……如果你认为政客只是我的那些追随者，我也很愿意向你指出这一点；因为明白了这一点，你将毫不费力地理解，为什么我对国家的义务没有迫使我接受我的候选人资格；因为支持我的不是‘群众’，而是政客……你还有别的理由不相信我吗？”

“如果你真的不接受候选人资格，为什么不公开发表声明？”

“因为至今还没有哪个党派正式推举我。一旦某个党派这样做时，我肯定会声明的。”

基梅内斯不善于争辩，言语不多。他沉默下来，目光盯着自己的膝盖。很显然，他对阿吉雷的意图仍怀有戒心。停了一会，阿吉雷又问道：

“还有哪些疑问？”

基梅内斯略思片刻，然后慢悠悠地说：

“我听说你在部队当中做了工作。”

“谁说的 简直是造谣！”

“没有肯定说是你做的工作，但可以肯定有人以你的名义去做了工作。”

“我并没有授意他们这样做，我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

“可事实是他们做了工作。”

“即便是这样，我没有授意，也不想利用这种工作，那这种活动还能起什么作用呢？”

“有作用，它使我觉察到有对手在竞争……我觉得到那时

候就后悔莫及了。”

“这么说，在你看来，这些挑拨是非者的谣言，倒比我的肺腑之言更有价值，对吗？”

基梅内斯自以为赢得了这最后一点，因而说起话来开始显得自然了。

“坦率地讲，阿吉雷，你来拜访我，这一姿态很高，可态度又是那么高傲，这本身就使我怀疑。你要是想骗我，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方法吗？我左思右想，还是猜不出你的来意。”

“猜不出吗？这很简单，至少是可以说清楚的。我简要地给你说明一下。昨天我跟元首谈了话，目的是为了消除我们的误会。由于他不愿意相信我，我毫无办法，只好来找你，说明事情的真相，你可以说服他。满意了吧？”

阿吉雷顿了一下。在基梅内斯的沉默中，他发现一点细微的变化，察觉到他昨天查布尔特佩宫的会见对方早已知道，便结束道：

“不过，我发现我所有的努力全都无济于事，好象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把我推向我不愿意走的道路。我说真话，别人却不相信。”

两个竞争者木鸡似地呆坐了一会儿。基梅内斯朝私人秘书处的房门瞟了一眼。阿吉雷从侧面注视着他的目光，注视着基梅内斯投射在阳台光面上的侧影。很清楚，这意味着该说的全都说了。阿吉雷站起身要走，这时基梅内斯又补充说：

“我绝对没有推你的意思。我也不拒绝我们之间达成一个协议。不过要用一件事来证明你放弃自己的计划。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给我这一证明，我才能相信你说的是真

话。”

内政部长慢条斯理而又带点郑重其事地说完最后这几句话。阿吉雷以同样的口气表示说：

“说出所有你喜欢的证明吧，只要不叫我丢脸就行。”

“好吧。首先你要剥夺恩卡尔纳西翁·雷耶斯在普埃布拉军队的指挥权，代之以我指派给你的将军。”

“如果元首命令我做这两件事，我将毫不犹豫地去做。因为是他支配着这些军队，我只是执行命令。”

“是的，我懂得这个道理。不过这里说的是一件不同的事。我知道元首可以命令恩卡尔纳西翁交出指挥权；但是那样做，可能会发生他拒绝服从这个命令，举行兵变。瓦哈卡州的奥尔蒂斯将军和哈利斯科州的费基罗亚将军都可能会跟着他干。因此我让你出面做这件事，让恩卡尔纳西翁·雷耶斯以为是你本人决定他的罢免。这是证实你是我的追随者而不是竞争者的唯一证明。”

阿吉雷强压住胸中怒火，说：

“再没有别的了吗？”

基梅内斯非常沉着地继续说：

“还有。你要让激进进步党宣布我是他们的候选人，如果他们不肯干（我们给他们一段考虑时间），你要允许我按着我的方式去对付奥利维耶尔，阿斯卡纳和其他领袖人物……”

阿吉雷站起身。满腔的怒火升腾到耳根。然而不知是一股什么力量，使他保持了外表的镇静。

这不是气愤，而是悲哀。他说道：

“总而言之，你要我向你交出我的朋友，把他们出卖给

你，换取一点所谓的诚实。”

“这我不知道。”基梅内斯说；“我只看到，在你的名义下，正在组织一场反对我的运动。如果你确实和我站在一起，我就要你摧毁它。”

“你的要求太过分了……我们还是走着瞧吧。”

基梅内斯还是坐着。他又说：

“也许还有别的办法……”

“什么办法？”

“你离开。”

“就是说，要我逃走。”

“要你逃走，不要你当众宣布，把这场竞选让给我。”

“要我把我的追随者们抛弃给你；要我背叛他们。”

“如果你不领导他们，离开他们并不算背叛。”

阿吉雷已经走到门口，又停下来。他提出最后一条保证。

“如果你适可而止，我立即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

“这算不了什么。你要是辞职，你的追随者们会感到更加强大大……不，这不行。”

“就这样吧。我们作为朋友就到此为止。”

阿吉雷打开门时，听到基梅内斯在座位上纠正他的话：

“到此为止，不，早在几个月前，我们就已经不是朋友了。”

第三章 卡塔雷诺·伊万涅斯

一 交易

在众议院，伊格纳西奥·阿吉雷的目标还在被精心地策划着。所有的人都知道：国防部长放弃了他当总统候选人的权力；但是对于所有的朋友和敌对者来说，那只不过是虚晃一枪，是一个保证激进进步党候选人能从一开始就取得绝对优势的花招。因此，阿吉雷的这些狂热的追随者不但没有为此而泄气和感到不耐烦，反而更加欢欣鼓舞，怂恿阿吉雷用墨西哥固有的方式，撒开军队系统这张网，以便夺取胜利。而在那些热情不太高的追随者中间，原来由于缺乏信心而踌躇不前，这会儿也都增加了热情。因为拥护候选人伊拉里奥·基梅内斯的那一派，努力在那些动摇分子中做说服工作。这就使阿吉雷的朋友们不得不为保持队伍的团结，而更加强调那些正当的理由，或者必胜的真正道理。

尽管如此，奥利维耶尔和其他几位激进进步党领导人并没有把这个任务看得轻而易举，也没有把这条路看作为绝对的正确。他们不得不用阿吉雷派取胜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难以捉摸的），去对付伊拉里奥派已是候选人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得不以自己的候选人的多次

禁令为武器，反对对方候选人的积极活动。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对抗一个偶像，一个阴影。这个阴影，从表面看，还没有削弱他们；可从内部看，已开始损害他们的信心。这个阴影逐渐使他们感到陷入这场力量较量的困境，这场较量并不是起源于他们，而是另一些人。

令奥利维耶尔痛心的是，仅一个下午眼看着稳操胜券的大好形势正在付之东流。在上午的会上已有四个众议员声明脱党（这四个人不仅是最得力的四个人，还是最可靠的四个人），这件事对今后威胁很大，尽管这在激进进步党绝对优势力量面前算不上怎么重要，可从周围的情况看，却不能不令人担心。因为这四个人脱党的情况都很典型。一个激进进步党众议员是上校，政府交给他一个团，条件是他在议会里要加入伊拉里奥分子一伙；另一位也是以同样的许诺接受了一项外交使命；其余两位更简单，被金钱所收买：一位由内政部付给五千比索；另一位由外交部给了七千比索。

元首给予伊拉里奥·基梅内斯将军的帮助已达到何等程度，难道还不清楚吗？难道还需要更多的解释吗？由此可见，这场竞选斗争的困难不正是在国会吗？在看待这件事上，奥利维耶尔的地位比任何人都更优越。他对那些众议员和参议员的品质了如指掌；他知道这些人是多么脆弱、多么虚伪、多么容易收买。总之他没有过多地纠缠这件事，而是以他特有的犬儒主义精神，反复考虑元首于两年前对他说的话：“奥利维耶尔，在墨西哥，没有几个参众议员是拒绝财神爷抚爱的。”

奥利维耶尔一向处事果断，他当即决定，根据形势改变战线。这个改变来得是如此突然，以至使他这一派依然保持优势。关键在于很好地、毫不迟疑地把握他自己造成的形势。他需要施展自己的才能。他在政治上的才能象在战争中一样，比他所估计的要高：善于把以前的计划的不利条件改变为一个新计划的有利因素。现在，在政界正是着手进行一场大的投机交易的时机。正象有人为了挤倒一种商品以获得更多的利益，故意把这种商品价格抬得很高一样。奥利维耶尔要做的一切就是抛弃伊格纳西奥·阿吉雷，或者最好说，就是站到伊拉里奥·基梅内斯一边。最后为了事后解释他的举动，他提出一个无可争辩的理由：阿吉雷放弃了他做候选人的权利。至于在基梅内斯面前如何为他野心勃勃的企图进行辩护，只用这样一个理由就足够了：建议基梅内斯搞个大动作。

这天夜里，奥利维耶尔打电话给哈利斯科州州长阿吉斯特·多明盖斯，要他马上来墨西哥城。三十六小时以后，他跟多明盖斯和墨西哥市市长埃杜阿尔多·科雷亚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奥利维耶尔提出了他的担心、想法和计划，详细地谈到了进行这一计划的细微末节。最后他说：

“总而言之，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这是非常大胆的一步。其胆量之大，如果没有党内主要领导人的支持，连我也不想走一步。你们也是这样想的吗？”

在激进进步党领导人当中，科雷亚和多明盖斯是奥利维

耶尔最信任的人。这两个人都盲目地支持他，甘心情愿当他的工具。对他俩要求以“党内主要领导人”的身分出来表态的事，他俩都表示同意，并立即促成完善这一计划草案。

三位青年政治家首先要做的两件事是：研究向伊拉里奥·基梅内斯将军提出的建议；以及选择精明能干的、能在双方斡旋的中间人。

第二天，基梅内斯听了奥利维耶尔的建议，一开始觉得很简单。建议是这样的：

“激进进步党与其它党派及其外围组织，决定支持伊拉里奥·基梅内斯将军为总统候选人，条件只要候选人向这些党派保证以下四点：

（1）在未来的联邦政府国会中给与全部席位的三分之

（2）给与现在激进进步党及其外围组织所掌管的地方和城市的控制权。

（3）给与墨西哥城市政府的控制权。

（4）给与未来内阁部长的半数。”

伊拉里奥·基梅内斯顿时茫然不知所措。面对如此苛刻的要求，他揣度着奥利维耶尔的这些建议大概是建立在比较坚实的力量基础上。但是由于暂时还看不清对他们强加给他的这些条件进行讨价还价的危险性，为了赢得时间，他回答说：

“我原则上接受这个协定；此外，作为先决条件，我要提出一条，即奥利维耶尔和你的人要做出某种行动来证明，你

们的动机是真诚的。”

这个答复使奥利维耶尔感到不太愉快：第一是因为这个回答将迫使他要拿出抵押品；其次是因为基梅内斯对自己说出的话留有收回的余地。但是再次深入分析形势之后，奥利维耶尔和他的谋士们认为，为达成这个协议，有必要多做出些让步。因此，基梅内斯所要求的“真诚动机的证明”可以这样表示：即将在墨西哥州托卢卡市召开的墨西哥州激进进步党大会上，声明基梅内斯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由于基梅内斯高兴地接受了这一许诺，奥利维耶尔和他的两个助手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指示墨西哥州州长卡特雷诺·伊万涅斯将军，如何筹备即将举行的大会。

卡特雷诺·伊万涅斯将军打心眼里乐意接受奥利维耶尔的这些命令。这倒并不是因为他身为激进进步党成员为能效劳上级而感到心悅，而是因为这样做可以使他如释重负。因为尽管他对阿吉雷和基梅内斯双方都秘密地作了效忠的表示，但是真到了竞选的节骨眼，他还是倒向了一方，这一方便是基梅内斯一边。

事情果然如此，实现协议的命令立即见效。州里上上下下开始热闹起来：到处张贴布告标语，散发传单、宣言和声明。三天过后，每个村镇都有五、六名政工人员在做工作；在拥护伊拉里奥的热烈气氛中，到处开始选举出席托卢卡城的民主代表大会的代表。

由于伊万涅斯将军施展了自己一套方法，他的工作大有成效。过去他在做发放牛奶的工作中，就学会了用别人的钱

作交易：他对主人说，并非所有的买主都是当天付钱。他用这种方法，给自己腰包捞了许多好处。如今，在上层社会活动中，他所采取的方法依然如故。他的最高信条是要使一切符合自己的利益。这一次，他穿梭般往返于托卢卡城与墨西哥城之间，表面上装着遵从奥利维耶尔的意志，可实际上在进行他自己的活动，直接听取基梅内斯的命令，为他出谋划策。

正当事情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就在举行这次大会的前两天，奥利维耶尔接到基梅内斯的紧急通知，要他当天夜里去见他。奥利维耶尔怀着胜利者的喜悦心情准时赴约。他推测这位总统候选人已相信了在托卢卡市所做的一切，因此急于成交，以便从中谋取更大的好处。可是一站在基梅内斯面前，奥利维耶尔就发现事情并非如此。与他所期望的正相反，基梅内斯已改变了主意。从他说话的口气，就叫这位激进进步党领袖大为扫兴。基梅内斯一开始的几句话就象是结束语：

“你知道，”这位总统候选人宣称，“我一向履行自己的诺言。因此，我从来不许诺不可能的事。我诚恳地研究过你们的建议，最初我曾以为是可以接受的，可后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现在我拒绝这些建议。”

假如奥利维耶尔当初把他们的要求提到最高限度，也许早能达成一个切实可行的协定。当时他还想做一番努力，但是他从基梅内斯的脸上看出那是徒劳的。在基梅内斯这番话的背后，有点超出他本人的决定，超出他的精神：毫无疑问，是元首的意志。于是奥利维耶尔显示出很自信的态度，

毫不在乎地说：

“将军,那么后天的大会呢?”

“正好,大会尚未准备就绪。”基梅内斯回答说;“你还可以用投票赞成我的那只手,再去投票赞成另一个人。”

“是的,这倒也是真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引导托卢卡大会转向。第二天早晨,奥利维耶尔和科雷亚赶到托卢卡城。

他们举目所及,到处都是伊拉里奥派的标语口号,连州长本人和他们所有的党羽,也都成了伊拉里奥最狂热的拥护者。第二天代表大会宣布基梅内斯为候选人,这在这儿的各种政治场合已成定论。

卡塔雷诺·伊万涅斯认为,要想扭转这次大会的民主方向已是不可能了。

“我可不冒险去干这件事。”卡塔雷诺说;“你们不是要求我召开一次拥护伊拉里奥的大会吗?好吧!给你们准备好了。我很清楚自己的职责:这些代表团都是彻头彻尾的伊拉里奥派。”

奥利维耶尔提出:实在不行,可以停止召开这次代表大会。但是卡塔雷诺反对说:

“停止开会?……不行!现在托卢卡城住满了各个村镇的代表。这一伙一伙的人都是订了合同的;明天一早,那些庄园里的印第安人就要来游行了;这都是已经付了钱的……”

“好吧,这些钱就算白花了。”

“奥利维耶尔,你听着,难道说我的政治声誉也不要了

吗？我已经被深深卷进去了。现在叫我拿什么借口和理由去收回说过的话呢？”

争论了半天，最后，还是卡塔雷诺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以将军和州长的沉着口气提出：

“为了纠正这些事件，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奥利维耶尔，你看怎么样：你和墨西哥城的一些同志们明天来发表讲话。我这个人，你是了解的。我将尽可能地帮助你，只是不讲话。到时候再看结果会怎么样。就这样吧，我还是要重复一遍：这次大会已经完全是伊拉里奥派的了。”

二 代 表 大 会

第二天，奥利维耶尔和一批领导人，在开大会前两小时来到托卢卡城。其中有埃杜阿尔多·科雷亚、弗朗西斯科·西富恩特斯、胡安·曼努埃尔·米哈雷斯、罗佩斯·德拉加尔萨和阿斯卡纳。当他们下车的时候，州长卡塔雷诺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

一看就知道，卡塔雷诺已为今天的隆重仪式作好了准备。他身着一套华丽的灰绿呢军装（上面钉着黑色的皮扣），看上去，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军装和皮鞋的色调很协调；扣子的颜色与他那铜色的脸和手也很相衬。

寒暄过后，卡塔雷诺热情地把一只胳膊搭在奥利维耶尔的肩膀上，说：

“我给你带来好消息。昨天夜里我跟一些村镇的主要领导人谈了话；今天一早另外一些又来见我。从这些谈话中，我

得出这样的结论：用你最初下令的方法来纠正这次大会的方向并不是不可能的……。我说的是在我个人的名誉不蒙受耻辱的情况下……。现在关键在于你和这些战友们。一切都取决于待一会儿你们的讲话。”

阿斯卡纳是第一次见到卡塔雷诺·伊万涅斯。他仔细打量了他一番，从这位将军的外表看不出什么名堂。他也是墨西哥革命时期的老战士，由于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这些老战士如今都青云直上，成了州长或者部长。这些目不识丁的文盲，个个身居要职。但是，当阿斯卡纳进一步观察他时，卡塔雷诺的一举一动，使他由好奇转而为不信任。阿斯卡纳注意到，在卡塔雷诺努力说出的甜言蜜语中，无疑地有些虚伪。随着这位州长与这位激进进步党领袖谈话的深入，在阿斯卡纳的头脑中，这种两面派的印象越来越强烈。

卡塔雷诺说：

“我们不必马上去剧院，奥利维耶尔。大会十一点钟开始，现在快九点了。要是你愿意，我们最好利用这点时间，去参观一下我的奶牛场，看看我那些奶牛。”

奥利维耶尔回答说：

“奶牛场以后再看，现在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分别跟各代表团团长谈谈，告诉他们不要投基梅内斯的票，而应投阿吉雷的票……。然后，我们高高兴兴地去参观你的奶牛和你想让我们看的一切。”

“然后？奥利维耶尔，然后就没有时间了；光找这些代表团谈谈，也就到十点半了。再说，我不是对你说过，我已经跟那些绝对可靠的团长们讲了吗？何必还多此一举呢？一个

小时以后，等大家聚集到剧院里，你可以和另外一些人讲一讲。现在这会儿是消磨时光的时刻……。如果你觉得了解我的生意对你无关紧要，那我二话不说，随你的便吧。”

阿斯卡纳很清楚，卡塔雷诺在玩感情用事的把戏。奥利维耶尔回答说：

“卡塔雷诺，你这么想使我很惊讶。你明明知道，我对你感兴趣的所有事情都视为我自己的事情。”

“那好，要真是这样的话，你就别拒绝我这个愿望，这可是我几个月以来的想法。你将看到怎样挤牛奶。每次挤奶时，我心里总是在想：要是奥利维耶尔看到了，他一定会嫉妒我的财产……”

卡塔雷诺为自己这番话得意地大笑起来，同时用手深情地抚摩着朋友的肩膀。奥利维耶尔被他磨得没法，只好答应了。

“好吧，既然奶牛场对你那么重要，我们就去看看吧。走吧，去看看你的奶牛。”

奥利维耶尔也想以某种温存的动作来加强他的话语。他抬起手，伸到卡塔雷诺的胸前，拇指和食指顺着领边滑下来。

卡塔雷诺的奶牛场果然很漂亮：从一个老送奶员的角度看，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奶牛场。卡塔雷诺在他不幸的青年时期就曾梦想过自己有个奶牛场，后来又以新的经验，超过了青年时期的梦想。一位出生在赫布里迪群岛的英国人，不知怎么被他发现了。这位英国人以他卓越的才能管理着他的

企业：采用了牛奶工业上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很齐全；整个奶牛场既整齐而又干净，奶牛和器具好象排列在一间大厅里一样。

“除了挤奶,好象一切都自动化了。”刚一进去,有一位青年政治家就说。

这句话恰好是在赞扬他的财富，表达出奥利维耶尔一行对卡塔雷诺展示给他们的这些奇迹的赞叹。他们边走边参观卡塔雷诺安排好的这一切，人们对这位踌躇满志的主人产生羡慕之情。

在这些牛房里，在两排金黄色或肉桂色，黑白杂色，以及粉红色的奶牛之间，这位州长不时地停住脚步，炫耀一番他心爱的奶牛。在一头比其它奶牛占据着既宽敞而又明亮的位置的奶牛面前，他格外多站了一会儿。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品种，”他解释说“你们一看就知道。花费了我……它花费我的钱数，说出来会让你吓一跳的。”

他专门对着奥利维耶尔说，然后回过头，对那位恭恭敬敬跟在后面，出生在赫布里迪群岛的英国人说：

“过来，戈雷伊先生，您告诉这些先生们，这头奶牛花了我多少钱。”

戈雷伊先生走上前来，回答说：

“两千英镑,合两万多墨西哥比索。”

卡塔雷诺让他的朋友们回味了一番这个数字，然后继续说：

“这是短角牛种,是 1900 年伦敦博览会上获奖的著名奶

牛哥兰尼，的第四代。象它的太祖母一样，它每天至少产三十一公升牛奶和一公斤多纯奶油……”

“含百分之三点五的油脂。”那位英国人又从技术上补充说。

科雷亚止不住提了一个问题：

“将军，象这样的奶牛，您有多少头？”

“象这头这样的再没有了；不过，和它差不多的有那么十五到二十头。其它那些也很不错，大概有四十头。”

在隔壁的牛舍里，一头优良的盖恩塞伊种牛吸引了参观者。从身条上看，似乎并不比旁边那头黑尔塞伊种的漂亮，可个头大，长得精神。在它那近乎桔黄色光亮的皮毛下，使人感到它有无穷的创造力，整个躯体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这儿才是，”卡塔雷诺喊了起来；“我们这才到了最好的地方。这头种牛非常值钱，它费了我的钱之多，使我都不敢说出具体数字来。”

卡塔雷诺用迷恋的目光看着他这头种牛，那畜牲在那里无精打采地咀嚼着食物，尾巴来回扫打着地面。

“卡塔雷诺，我看你现在很富罗。”奥利维耶尔说。

“富？这算什么富！这就是我所有的一切；我全部的财产全在这里。”

最后，这些青年政治家们参观了奶牛场不太吸引人的附属部分，这部分装饰得不好，不华丽，如：挤奶站、制奶油和奶酪的车间等。快到十一点时，他们又返回城里。

几分钟后，在车上，奥利维耶尔对幸福的卡塔雷诺说：

“卡塔雷诺，请实话告诉我们，你所有的这些财产价值多

少？”

“实数吗？”

卡塔雷诺诡秘地微笑了一下，紧接着又说：

“奥利维耶尔，实话对你说，不超过四十万比索。我早对你们说过，这是我的全部财产。”

在大会的会场上，州长和他的朋友们受到人们的夹道欢迎，掌声中还夹杂着交头接耳的议论声。到会者都是墨西哥州“激进进步党”的代表，他们随时准备聆听和服从他们上司们的命令。他们还不知道最高领导人之间在基本问题上已经发生了分歧：还以为上司们是团结一致的；只是静心等着公开宣布早已秘密传达过的口号。

一声大胆的喊声引起一片万岁声：

“唐·卡塔雷诺·伊万涅斯万岁！”

“万万岁！”

紧接着又爆发出一句口号：

“奥利维耶尔万岁！”

“万万岁！”

接着又是两三声激动人心的呼声：

“伊拉里奥·基梅内斯万岁！”

“万万岁！”

接着是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伴随着欢呼声。

人群黑压压的一片。卡塔雷诺和这些来自墨西哥城的政治家们穿过人群，朝台上走去。往前走时，阿斯卡纳感觉到与会者的热情，他们自动地向两边分开，让开一条通道。他

个头高，能观察到这人头的海洋。剧院里塞得满满的，连楼梯栏杆上都坐满了代表。阿斯卡纳不知为什么，心里突然一阵激动。在一片掌声和口号声中，他感到在这有上万名几乎衣不蔽体的代表参加的政治代表大会上，有很多动人心弦的场面：在看到有些人摇动圆轮子似的大草帽时，他有这种感觉；在那些暗褐色的手鼓掌时，他也有这种感觉。这些青铜色的脸膛，包裹在浓黑蓬乱的头发中，以各种方式表达出一种热情的欢乐。阿斯卡纳想：“是的，这就是政治家们所利用和出卖的热情。”

卡塔雷诺，及其来自墨西哥城的朋友们和本地激进进步党的领导人，按次序坐在主席台桌子后面的座位上。办完登记、签名和其它手续后，一位秘书走过来，跟州长卡塔雷诺说了点什么，州长便站起来，宣布大会隆重开幕，并声明把大会主席的位置让给共和国激进进步党主席埃米里奥·奥利维耶尔·费尔南德斯。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他们交换了座位。卡塔雷诺宣布说，在讨论和研究总统候选人以前，先宣读本党的政纲，同时再解释一些程序问题。

这些项目进行得很快。过了一会儿，卡塔雷诺和奥利维耶尔叫了一个副主席，让他先主持会议。然后，他们走到台子的一角。在那里他们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奥利维耶尔还是坚持要卡塔雷诺去找来一些最有影响的代表谈谈。卡塔雷诺说最好等一等，等到讨论通过众议员和参议员候选人之后，讨论通过总统候选人时再说。他说：

“否则，我们就要冒着代表们纠缠找我们麻烦的危险。”

但是，奥利维耶尔对他这样极力的反对已经开始感到愤怒了：

“瞧，卡塔雷诺，你知道，我可是你的朋友，但是如果你想随心所欲地操纵我，那可就错了。你可以象你说的那样，维护你的信誉，但是你不能牺牲党的根本利益。我再对你说一遍，我们需要在这儿拿出伊格纳西奥·阿吉雷作为总统候选人，而不是伊拉里奥·基梅内斯。因此，我必须告诉你，现在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这样做。你必须听我的，一切都得听从我的吩咐。”他的语调里有一种要爆炸的信号。

奥利维耶尔朝科雷亚、米哈雷斯、西富恩特斯，及其他领导人们所在的地方打了个手势，让他们走过来。卡塔雷诺了解并且害怕奥利维耶尔，只好让步了。

“奥利维耶尔，可我没有反对你作为主席下达的命令呀！我只是建议用更好的办法来处理这些事情。你若执意要跟这些代表团长们谈话，那就请吧。”

会场里人们只顾听宣读文件和投票，并没发觉台子另一侧正在发生的事，也没有注意到几分钟后，在那里聚集了一些代表。州长和党的领导人们正在和他们交谈讨论着，一个个脸上带着神秘的色彩。

“昨天夜里，我给你们下什么命令了？”卡塔雷诺问先走过来的那个代表；你说，马西米诺。”

“现在必须为我们的阿吉雷将军做工作，而不是为我们的基梅内斯将军做工作。”

“你们是这样做的工作吗？是不是？”

“是的，州长先生。”

卡塔雷诺转过身对奥利维耶尔说：

“你相信吗？”

“我不怀疑，”奥利维耶尔回答，“这并不太重要。我想知道的是这些代表团是否已经作好准备，当做这种改变时，不致于混乱，不会惊奇。在这些事情上难道我们还是新手吗？来，马西米诺，你的人怎么样？”

“我的人？……我的人，我认为也和其他人一样，开始被说服；不过还没有全说服。由于一开始拥护伊拉里奥的工作做得太多了，现在行动必须慎重。您不知道，我们在分发钱的时候，都说过这是我们的基梅内斯将军给的。今天早晨州长先生对我们说，你们要发表讲话，真的，我们正等着呢！”

奥利维耶尔打断他的话：

“这些讲话对这些事情不会有多大影响，关键是这些代表们要有明确的指示，要服从这些指示……现在你们马上去向各自的代表团传达党中央刚做出的这项决议：等决定总统候选人时，必须否决基梅内斯，而一致选举伊格纳西奥·阿吉雷将军为候选人。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奥利维耶尔对这些来自各个村镇的政治干事说这些话时，卡塔雷诺始终微笑着注视着他们。代表们眼睛盯着地面在专心地听着。

就这样又对随后来的几组代表团长讲了这番话。奥利维耶尔越讲越带劲，在科雷亚和米哈雷斯的帮助下，他甚至还指出具体的作法。代表们鸦雀无声地听着，卡塔雷诺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

但是完事之后，分散开时，这些代表团长们并没有马上

去集合自己的人，而是站在那里相互交换着各自的印象；他们一回到自己的位置，立即在他们的同伴中引起一阵骚动和低声的耳语。

开始关于总统候选人的讲演时，奥利维耶尔和几位领导人都想起一天前卡特雷诺对他们讲的话：“这次代表大会完全是伊拉里奥派的。”果然如此，科雷亚、西富恩特斯、米哈雷斯和其他领导人热情洋溢的讲话，并没有怎么打动这些花岗岩脑袋的听众。每当提到伊格纳西奥·阿吉雷的名字时，场内鸦雀无声。相反，当提到伊拉里奥·基梅内斯的名字时，象是有意在起哄，便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是奥利维耶尔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尽管他有非凡的演说才能，可在两三个辱骂伊格纳西奥·阿吉雷、要求登台的无名演说者面前，他也沉不住气了。

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荒唐的、单方面的、同时又是激烈的发言中度过了。最后准备投票时，奥利维耶尔把卡特雷诺叫到一旁。他知道事情是失败了，也明白了卡特雷诺的背叛，但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对他说：

“你都看见了吧，卡特雷诺，我并没想过损害你的政治声誉，我尊重这种声誉。现在你至少应该帮忙挽回我的声誉。否则，你也明白，这里的结果将不堪设想；我绝不会允许，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让自己党的一个派别把我击败。你愿意帮忙吗？”

“我愿意帮忙，奥利维耶尔。”

“那么好吧，我们就这样办 必须设法使这次大会对总统候选人的决定悬而未决，借口是被选人还没有得到充分酝酿。

你同意吗？’

卡塔雷诺希望在尽可能避免跟奥利维耶尔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履行他对基梅内斯许下的诺言。奥利维耶尔的建议在他看来是最好不过了，因为这样，既给了奥利维耶尔一次明显的帮助，又能使基梅内斯战胜阿吉雷。

“这再好不过了。”他马上回答说：“先前你救了我，现在我来救你。”

说到做到：他马上把各代表团长召集到会场一角，向他们解释说：按着新的规则，将提出一个动议，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问题放到下次会议讨论，这样做是必要的，这是他的命令，必须一致通过这个提案。

“你们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代表大会通过这个决议之后，已是午后两点钟了。代表们只想着作为上街游行的代价而许诺给他们的烤肉午餐，将在一所漂亮的花园里宴请他们。这些卑贱而又驯顺的人，一个个嘴里说着脏话，说笑打闹着，拥出了剧院。阿斯卡纳也夹在他们中间，此刻他感到不知为什么，他最初曾感觉到的一点柔情，正在变成怜悯之情，这是一种类似对孤儿的怜悯之情。

三 游 行

这些游行的人们高呼着万岁的口号，乐队奏着不协调的合声，托卢卡城的街上到处充满了村俗的气息。明媚的阳光

照在军旗和号管上，闪闪发亮。同这清新的空气格格不入的喧闹声回荡在空中。街两旁的楼房都打开窗子和阳台的门；人们好奇地探出身子，或者站在人行道边上，观看游行。

这支民主的‘军队’，尽管饥肠辘辘，还是在很好地履行其使命。他们象最初在代表大会上一样，并不知道他们无形中促成的事情的本质，仍旧以机械的热情，继续呼喊他们的上司事先写好的那些拥护或反对的口号。口号声此起彼伏：

“伊拉里奥·基梅内斯万岁！……万万岁！”

“打倒伊格纳西奥·阿吉雷！……打倒阿吉雷！！”

他们的口号声响彻大街小巷，造成一种人数众多的壮大气势，到处挂满大字的横幅标语，真有点滚滚向前、势不可挡的气氛。

有时，游行的人记不住他们“英雄”的名字，而把两个人的姓名搞混：

“伊格纳西奥·基梅内斯万岁！”

或者喊成：

“打倒伊拉里奥·阿吉雷！”

卡塔雷诺·伊万涅斯和埃米里奥·奥利维耶尔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在他们身后一步远的距离，跟着那些头面人物。卡塔雷诺身着华丽的斜纹呢州长礼服，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颇有一派勇往直前的政治家风度。当人们不时从人行道上，或者门口向他致意时，他便象演戏一样，以最优美的姿势给以还礼。他上身笔直前倾，同时把手举到帽沿边，帽沿在他手指的轻压下，微微弯曲（这顶帽子既不是军帽，也不是老百姓戴的那种礼帽，而是两者的混合体），他这种姿势，

使人从后面可以看见他腰带上的手枪。

奥利维耶尔风度潇洒地走在卡塔雷诺的右侧，看样子他极力想在游行中显得自然些，缓和一下在剧院里所受的挫折。但是看得出来，这只不过是外表上的伪装。而在这位激进进步党领袖的内心里，每走一步，都在对卡塔雷诺的侮辱感到愤怒。“你对我背信弃义，”他心里在说；“你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在鼓乐声中，卡塔雷诺又向他讲述着自己对这个政治时刻的印象，奥利维耶尔越听越生气。只是因为此刻需要用好言好语应付卡塔雷诺，他不得不强压住怒火，努力忍耐着，阻止自己感情的冲动。这时游行的队伍似乎猜测到他们最高领导人的心事变化似的，不断地呼喊既残酷而又不合时宜的口号：

“卡塔雷诺·伊万涅斯万岁！……万万岁！！”

“奥利维耶尔万岁！……万万岁！！”

阿斯卡纳也走在前面，处于头面人物之列。在这次游行中，他的感情倒没有产生多大震动，甚至一切都相反。他对那些游行旁观者的反映比游行本人更感兴趣，或者最好是：某些反映的对照。因为他注意到，站在门口和街道两旁的下层人，观看着这伙游行的人，好象在亲眼目睹一场事变，尽管是习以为常的事变，可还是使他们费解。他们仿佛在观望一幅莫名其妙而又感到遥远的景象，它象闪电，象雷鸣。但是相反，那些阳台上的，小卧车里的，汽车里的和骑在佩带着精美鞍具的高头大马上的人，却只是以怀疑的目光和轻蔑的态度，观看着这些游行的人。他们那种轻蔑态度表明这样一层意思：在他们与这种普通的公民活动之间，毫无共同之

处；因此，如果他们赏脸来观望一下，那也只是出于一种好奇心。他们对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并不感兴趣，更谈不上什么参加了，因为这既不是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又不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自由或生命。顶多算得上是一种马戏游行：一种涂抹着鬼脸的小丑和逃出笼子的野兽组成的游行。

“你好好注意一下，”阿斯卡纳对米哈雷斯说，“你注意看‘那些尊贵人’的笑容。他们是那么缺乏公民感，他们甚至没发现，把墨西哥的政治弄成这个样子，正是他们的过错，而不是我们的过错。我在考虑究竟什么是主要的，是他们的愚昧，还是他们的胆怯。”

尽管如此，越往前走，游行的队伍越长。到后来，那些从附近庄园带来的印第安人已不再是多数了。现在托卢卡城的市民已经和他们混合在一起。身着蓝色服装的人们不时盖过了穿白色服装的人群；那白色的服装，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发黄；那些赤脚的脚步声逐渐被淹没在那些皮拖鞋踏在鹅卵石上发出的响声里。卡塔雷诺曾宣布，游行结束后，要请所有参加者吃午饭。这样一来，每声万岁和打倒的口号都具有诱人的魅力，参加的人越来越多。

游行队伍走过了那些主要的街道，前头的队伍停在墨西哥州激进进步党的办公大楼前面。领导人和其他一些重要人物走进大楼；然后又出现在阳台上。两支乐队合在一起，吹奏了一阵后停了下来。人群挥动着标语和旗帜，跑步跟上前来；队伍一哄而散，人们簇拥在一起，挤满了整条街道，无数的草帽象条长龙，从这头延伸到那头。

几分钟后（卡塔雷诺，奥利维耶尔和其他领导人简单商

量了一下），阿斯卡纳从一个阳台上开始发表演说。由于这个阳台离地面还不到半米高，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看见他和听见他的演说，他站在一把椅子上。他的声音清楚而又和谐，使得那些草帽的波浪很快平静下来。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庞，好象描绘着青铜色线条的画面；仿佛一个个球体，向着发出讲话声的地方，微微向后仰起。

阿斯卡纳在他的演说中，没有提到基梅内斯将军，也没有提到阿吉雷将军，他讲的是另外一些事情。从表面上看，这些事情与上午那些演说者们的讲话没有关系，可非常有意思，立刻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不久便赢得雷鸣般的掌声。听众们为了听得更清楚一些，都踮着脚尖（绝大部分是赤脚）。很显然，尽管阿斯卡纳的讲话通俗易懂，可是听他讲话的穷人们并没有理解。在他的听众的思想与他的思想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这是时代的、阶级的和文化的鸿沟。但是这无关紧要。似乎这些思想在人类的交际中，只不过是无生气的因素，是可以超越或克服的。此时此刻阿斯卡纳所渴望的是马上在这些听讲的穷人心中点燃起一团烈火。他的讲话象是洒落在地上的暴雨；非理性和本能的原则（充满着热情和希望），径直闯入人们的心灵。在他的讲话中没有那些抽象的概念：句句话都讲得生动而有力，亲切而又符合实际。阿斯卡纳的话说到了每个人的心坎上，照耀在印第安人身上的光芒，发自阿斯卡纳讲话中的那股神秘而热情的节奏；发自他那铜铃般的嗓音；发自他那坦率的口气；发自他那富有感染力的手势；以及他那坦白和富有表情的眼神。他那双眼睛在乱蓬蓬的头发下，显得更加碧绿。

讲演快结束时，一伙落伍的乐队从另一条街上，吹吹打打地走了过来。一阵嘘嘘声使他们静了下来。可同时由于嘘声太多，反而又引起一片抗议声，抗议声传来传去传了好长时间，最后安静下来，阿斯卡纳接着讲话。几分钟后，再次爆发起一阵掌声，他的形象从椅子上消失了。

这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不仅是那些游行的人在鼓掌，连那些从窗子上探头看热闹的人也都跟着鼓掌。在领导人呆的那个阳台上，卡塔雷诺拥抱着阿斯卡纳，把他抱起来，几乎举到空中，仿佛想展示给那些游行的人们。卡塔雷诺并不很理解这次讲话的含义；但是一种奇怪的感情占据了他的心，说服了他。他也怀疑到此刻自己的行为，不是阿斯卡纳指出的那种“出身贫苦的英雄们”的行为，而是属于另一种，属于那种“没有灵魂的强者，早在襁褓中就已经死了的人”的行为。但同时他也感觉到，随着这一怀疑，他内心里产生一种自己原谅自己，并又宽恕别人的迫切愿望，产生一种仁慈和利他主义的错乱心理。当他在片刻之间亲身感触到那高尚的真理时，他那男子汉的心灵深处产生了这种错乱心理。在隐隐约约的真理感召下，卡塔雷诺力图使自己相信自己距好人的标准并不很远。他准备表白一下。为此，他把阿斯卡纳拥抱起来，以使自己的感情与众人的感情融为一体。

阳台的对面，直到这条街的尽头，人们还在为阿斯卡纳鼓掌，喝采。此时此刻，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贫困，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自己还赤着脚（那脚象污泥一样的黑），忘记了肮脏褴褛的衣衫……

全场沉静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微弱的、好象从未试过自

己胆量的声音喊道：

“ 这位小老板万岁 !”

尽管声音十分微弱，人们与其说是听到还不如说猜到的，它轻轻掠过戴着草帽的头顶，随即爆发出响应这声“ 万岁 ”的欢呼声。这是团结一致的呼声，比起前面所有的口号都更具有诚意；这民众的呼声强劲而有力，但同时却又奇怪地带有伤感和怜悯的色彩。

这并不象是人们的呼声，而象是颤音，象是那声“ 万岁 ”的延长。

十五分钟之后，在一所被征用的住宅大院里，参加游行的人都在发放食品的桌子前排队。三张桌子上堆着食品，每人可领一份：第一张桌子发给一个玉米肉卷；第二张桌子发给一个葱花卷；最后一张桌子发一个豆卷。然后指给他们一个地方，在那儿，如果他们需要的话，还可以领到更多的玉米饼；再往前是一排饮水桶。所有这些，既不可口，也不丰富；但是对于这些每天过着穷日子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次盛宴。

在这些来自庄园的印第安人当中，许多人走了十五到二十公里的路，有十二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为此而表示不耐烦和急不可待；他们老实地按次序等着。拿到食品以后，就去坐在树荫下，专心致志地一点一点咀嚼着玉米卷。他们可怜巴巴地吃着，那付可怜相就象街上的狗吃东西一样；他们吃得那么庄重，同时又近乎痴呆。只有颞骨在上下蠕动，脸上其它部位都木然不动。

四 祝 酒

为了这一天，卡塔雷诺·伊万涅斯事先在托卢卡城最好的一家饭店准备了与自己和朋友们身分相符的真正盛宴，一顿值得回忆的盛宴。鉴于其重要性，它也被列入这值得纪念的一天里所发生的事件之中。可是他不愿意在时机不到时宣布什么宴会，因为卡塔雷诺总是喜欢办事‘有条不紊’。他一直等到这几千参加游行的印第安人在院子里啃上骨头，吃上玉米饼时，才提出来。这时他转向奥利维耶尔、米哈雷斯、阿斯卡纳、用革命者那种爽直的口气说：

“难道只给一部分人备饭吗？总得人人给饭吃吧。你们总不怀疑我们也有权利吃饭吧？……走吧，同志们，咱们去吃辣烧火鸡！”

他一只胳膊搂着奥利维耶尔的脖子，领着这些“有权”吃饭的人往外走。

在路上，他想起方才阿斯卡纳的演说，又激动起来，根据他当时的体会，又慷慨激昂地宣扬一番自己的得意心情：他有许多理由可以认为自己是这次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参加的宴会主办人。他兴奋地对每个人说着：

“太让人高兴了，奥利维耶尔；置身于这美好的事业是多么高兴啊！谁敢诬蔑和嘲笑我们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呢？我要说：如果我们不是革命者，我们能进行我们在进行的事业吗？”

奥利维耶尔脸色十分阴沉；只是哼哈地回答他。见此情

景，-卡塔雷诺又无情地把这明确的话题转到暗示的话题上来。这时他正想到在这宣扬平等自由的六年中，自己积累了一份五十万比索的财产：“是的，这自由公民必须当下去，我们应当全面实现革命纲领：各个阶级平均分配旨在生产的财力；合理分配劳动成果；必须毫不畏惧地实行这些主张，不取得完满的结果，决不罢休……。在墨西哥，有多少钱才算是保证一个公民自由的最少财富呢？至少象我现在所有的这些：五十万到六十万比索。如果不是因为有少数反革命分子的剥削，每一个墨西哥人都应该有这么一笔财富。所以说，我们应当尽快使从布拉沃河到苏奇阿德河所有的墨西哥人，都拥有这样一笔财富。”他想象着自己也站在参加这次政治游行的数以千计的印第安人面前讲话：“是的，我的孩子们，等革命在城市和乡村都取得胜利的时候，就不会再有贪婪的富人，不会再有榨取穷人血汗的富人，而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将成为富有的好人，革命的和有用的富人。就象我们有些人已经成为富人这样：我们将在上帝的帮助下，不剥夺任何人的财产，把我们的财富聚集在一起……”卡塔雷诺想着想着，不由地又想到他那美好的奶牛场；想到那头花费了他两万三千比索的短角牛米莫莎；想到那头花三万比索买到手的新泽西公牛基乌皮。一想到这两样东西，他心里一阵快意，不由地笑了起来，觉得自己已经是自由公民的一员了，而且共和国一千五百万公民也都将成为自己这样的自由公民。他自言自语地重复说：“所有的人都象我一样 五十万,六十万比索……不，六十五万。”因为他又想起稳操胜券的这笔交易，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

在餐桌旁，卡塔雷诺的右侧坐着奥利维耶尔，左侧坐着阿斯卡纳，顺着两侧往下，按次序坐着另外二三十人。在座的所有人都注意到，这次宴会非常豪华。雪白的台布上摆放着芬芳的鲜花；擦口纸迭得十分精美，放在手上令人不忍弄坏。每人面前排列着大小四个酒杯，这预示着美酒种类的繁多。一个杯子里是绿颜色的，最小的杯子里是黄色的。酒杯旁边放着彩色菜单，被精心地压在一个空酒杯下面，菜单上方用金字印着：“为庆祝伊拉雷奥·基梅内斯将军作为墨西哥州激进进步党的候选人而举行的宴会。”下面还有一行金字，写的是：“这黄油产自州长的奶牛场。”

奥利维耶尔想立刻抗议这次宴会的冒牌原因，就说：

“这简直是个大骗局。我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得逞。不管伊拉里奥·基梅内斯还是谁，都还不是党的正式候选人。”

但是卡塔雷诺·伊万涅斯却以非常聪明的谦卑口气，采取釜底抽薪的手法，痛快地答应说：

“你说的有道理，奥利维耶尔。我认为你说的有道理！我也觉得这太不象话了。如果你愿意，我们让他们把这些菜单都收起来……这还是接到你的指示，说决定基梅内斯将军为候选人时，我们才印的。后来你又改变了主意，可谁也没想起来改正这些菜单。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值得你这么大动肝火。怎么，你难道为这么丁点儿的小事儿就瞧不起我的邀请吗？”

奥利维耶尔不耐烦地回答说：

“不是我动肝火，更不是看不起你的邀请。但是我要求把

这些菜单都收集起来销毁掉。”

“好。一定遵照你的吩咐，都销毁掉。不过，你要是允许，我们不妨吃饭中先用用它，这样至少你们可以知道我给你们吃的东西。”

他们开始用餐。

卡塔雷诺胡乱主持着宴会。领班的侍者不时来请示他，而他则大大方方地吩咐着。

“将军阁下，我们现在上辣烧火鸡吗？”

“不，朋友，辣烧火鸡过一会再上。”

“州长先生，还要那些大箱子里的酒吗？”

“当然要了，朋友，各色各样的酒都要。”

有些话比如商量选酒的事，卡塔雷诺便有意提高嗓门，让全桌的人都能听见，他说：

“这位朋友以为我买了这些酒是为了贮藏的。不，先生；是为了喝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强迫诸位把酒喝光。请大家都尽兴地喝，象我一样尽兴地喝。我不喝色酒，也不喝白酒；越是贵的酒我越不太喜欢，我只喜欢喝托卢卡的啤酒，其次就是我的白兰地……硕士先生，这油炸猪皮怎么样？……”

宴会在继续进行，阿斯卡纳，科雷亚和米哈雷斯，看到奥利维耶尔阴沉的表情，越来越感到不安。他们在谈话中极力避开政治问题，但是他们的努力无济于事。交谈一些无聊的或者漫无边际的话题之后，政治的话题总是不由自主地突然介入。

辣烧火鸡这道民族传统名菜刚一端上来，有人赞美地高喊了一声。可谁也没料到这一声喊会造成恶果。

“多好的辣烧火鸡！”那人这样赞美道。

卡塔雷诺还不清楚是谁喊的，就回答说：

“你喜欢吗，朋友？这道辣烧火鸡和花园里战友们吃的玉米牛肉卷里的辣烧火鸡一样。”

卡塔雷诺微笑着强调这种民主的信念，又补充说：

“现在谁敢说，我们没有从本质上把握住这场革命的意义呢？如果不是刚才我们同人民一道同餐共饮过，我们现在能这样高兴地开怀痛饮吗？”

他这句话是用来咬文嚼字的，在坐的人都听得出来。但是奥利维耶尔却想法要回击他，便说出一句话，如果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劝告的话，那么其声音之高却象是挑衅或辱骂。

“卡塔雷诺，你不要再演戏了。”

奥利维耶尔说出这句话时，苍白的脸上挂着一丝快意。

卡塔雷诺顿时愣住了，惊慌地回答说：

“奥利维耶尔，你说我在演戏？”

但是奥利维耶尔仍旧坚持说：

“对，你在演戏。因为你说的这一切都是谎话，你明知自己是在撒谎。”

进餐的人本来都在低声交谈着，这时突然变得鸦雀无声了。那些侍者们有两三秒钟停止了服务；然后又都装作殷勤地斟酒上菜。与此同时，卡塔雷诺非常冷静地解释说：

“我没有说谎，奥利维耶尔。我向你保证，花园里战友们吃的玉米卷里的辣烧火鸡块跟我们吃的辣烧火鸡一样。”

“这辣烧火鸡可能是一样的，我不是说的这个。”奥利维耶尔毫不留情地强调说，“你的谎话在于你假称这些参加游行的

穷印第安人为‘战友，；在于你说如果不先看到他们吃，我们就不可能享有这顿宴席。如果他们是我们的战友，为什么你给他们吃的是鸡骨头和玉米饼？还让他们坐在地上吃，而与此同时，你却如此奢华地款待我们。在这里，我们不超过三十人，可那儿是一千多人。尽管如此，我敢肯定，我们这顿饭所花的钱要比你为那些来喊万岁和打倒口号的人吃的可怜的午餐多花两三倍。”

卡塔雷诺还是象先前一样，镇静地说：

“我们给他们的是根据他们能够品尝得了的东西；而我们则是按着我们的习惯吃饭。”

“你的习惯！”

科雷亚听到这里，赶忙出来调解。他装作站在卡塔雷诺一边，想阻止这场争论发展下去：

“当然罗，奥利维耶尔，卡塔雷诺说的是有道理的。”

米哈雷斯非常明白科雷亚的动机，也上前劝解。接着其他人也随声附和，直到恢复了和谐的气氛，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

这场争论过后，卡塔雷诺再也快活不起来了。他缩在桌旁，一言不发，神情沮丧而又阴沉。这时科雷亚和米哈雷斯出来主持酒宴上的谈话，但无济于事。他们努力想使大家再活跃起来。可那种高兴的气氛再也没有出现，卡塔雷诺和奥利维耶尔也不再说话了。这会儿，卡塔雷诺已不再喝啤酒；他要了瓶白兰地，坐在那里一杯接一杯地喝起闷酒来。

等到最后端上点心时，天色已经渐渐地黑了（他们是下午五点以后开席的）。卡塔雷诺已经喝得半醉了，坐在椅子上

来回直打晃。他手下的朋友们也个个酩酊大醉了。而阿斯卡纳，科雷亚，奥利维耶尔和其他来自墨西哥城的政治家中，有些人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另一些人则很勉强了。

侍者们开始上香槟酒了。卡塔雷诺和奥利维耶尔对面的座位上，还有两三个人结结巴巴地喊着要啤酒：

“我们不要柠檬水！听见了吗？”

“给这儿拿托卢卡啤酒来！”

“对啦！我们就是要说：托卢卡万岁！我们的将军万岁！”

另一个人这时把杯子倒满了香槟酒，挣扎着站起来，看样子是想去祝酒，嘴里说着：

“几……几……乎……”

他再也说不下去了，站在那里，醉劲直往外涌，喝下去的啤酒和白酒在体内搅合在一起，使他感到头晕目眩。在他那两只醉眼里，坐在餐桌两侧的人象是从火车上看到窗外飞快后退的龙舌兰。他用手揉了揉眼睛，模模糊糊能看见餐桌两端的人影，于是嘴里又说起：

“几……几……乎，几……几……乎……”

这时坐在他旁边的同伴实在不耐烦了，问道：

“说呀，伙计，几乎什么？”

“几乎认不出他们来，这些婊子养的……”

他瘫倒在椅子上，杯子里的酒泼在自己身上。

米哈雷斯和其他在场的人都笑了，兴致勃勃地鼓起掌来。这样一来，使得先前喊“托卢卡万岁和我们将军万岁”的那位狂热者也想表表心迹，再喊一声比刚才更明确专一的口号。他喊道，

“我们的卡塔雷诺将军万岁！”

米哈雷斯带头响应：

“万万岁！”

这时卡塔雷诺正用手去擦喝了二十杯白兰地酒后沾在嘴唇上的酒渍，听到这喊他万岁的声音，他那愤怒而阴沉的表情舒展开来，回答说：

“谢谢，朋友们 谢谢这公正的对待。”

紧接着他从坐位上站起来，举起一杯香槟酒，示意大家静下来，好听清他的每一句话。所有的人也都举起酒杯；显出洗耳恭听的神情。但是这时又响起一声：“我们的将军和啤酒万岁！”

“我们的卡塔雷诺将军万岁！”

大家为他鼓了一阵掌，让他静下来。卡塔雷诺说道：

“先生们……公民们……”

由于胳膊摇晃得厉害，他索兴把酒杯放在桌子上，但并没松开手，酒还是不断地洒在他的手上和台布上。他继续说：

“这是我的朋友埃米里奥·奥利维耶尔，象你们大家一样，他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

奥利维耶尔举着酒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他是一位优秀的革命家，可以说是一位前所未有的杰出的革命家。上星期他对我说，我们必须推举伊拉里奥·基梅内斯将军作总统候选人……好吧，我们照办了……后来，也就是两天前，他又对我说，现在必须让伊格纳西奥·阿吉雷将军当总统候选人……那么好吧……战友们，我请问你们这

些有觉悟的诚实的革命者，我的朋友奥利维耶尔如此反复无常、朝令夕改，是他在演戏呢，还是象他说的我在演戏。”说到这里，卡塔雷诺用闲着的那只手敲敲桌子。“事情难道还不清楚吗，他比我更会演戏！”

用不着再回答了，奥利维耶尔早已按捺不住了。他把手里酒一下全泼在卡塔雷诺的脸上，接着又把酒杯摔到他的前额上。

这一下立即爆发了一场混战。

阿斯卡纳本想从中调解……卡塔雷诺笨拙地扭动腰身去掏左轮手枪……奥利维耶尔手里拿着手枪，努力挣脱科雷亚和米哈雷斯的拦阻。

“卡塔雷诺·伊万涅斯将军万岁！”在桌子另一角又响起万岁的口号声。

杯、瓶、盘、盏到处乱飞……一声枪响……又是一声枪响……

接着是撕扯台布，方才还在餐桌上的一切，这会儿也纷纷滚到地上去了……

“卡塔雷诺·伊万涅斯万岁！”

“万万岁！”

人们乱作一团。这混乱的场面一时形成两个中心：一伙人拥着满脸是血的卡塔雷诺，把他推到一个墙角；另一面，阿斯卡纳，米哈雷斯，科雷亚等人拉着奥利维耶尔朝门口走去……

这场混战持续了有几分钟，酒味和烟草味中夹杂着子弹的硝烟味，叫喊声与枪声混成一片。

在卡塔雷诺那些朋友中，有些喝得烂醉的，还坐在桌子旁边，举着手枪，不知道应该往哪伙人身上射击。另一些人摔倒在地上，挣扎着想爬起来……

墨西哥城的这些政治家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奥利维耶尔拉到街上。汽车停放在饭店对面的街道上。此刻他们周围更加混乱，侍者和厨师们都躲在街角看热闹。饭店里，透过半开的窗户，传来卡塔雷诺的辱骂声：

“有种的你们敢回来！臭婊子养的！有种的你们敢回来！”

就在许多人纷纷逃离现场的时候，围观的人群不但密度未减，人数反而增加了，因为总有人好奇的人闻声赶来看热闹。

奥利维耶尔终于被米哈雷斯夺下了手枪，但是他仍然想挣脱阿斯卡纳拉他上车的手臂。最后，科雷亚在他背后用力一推，把他推进了车内。科雷亚立刻对司机说：

“开车吧，即便遭到射击也不要停车！”

与此同时，其他领导人也已离开饭店，迅速跳上另外几辆汽车，跟在奥利维耶尔坐的汽车后面疾驶。这时从饭店的阳台上，冲着汽车的方向发出一阵阵辱骂声，叫嚷声和枪声；但是汽车队已经驶入市中心的街道。司机们不断地加大油门，很快就开上了通向墨西哥城的公路。

第四章 不法行为

一 回力球馆门前的不速之客

托卢卡事件发生不到二十四小时，奥利维耶尔便进行了回击。他召开了“拥护伊格纳西奥·阿吉雷的众议员和参议员的联席会议”，这个集团如此之强大，它一成立便囊括了三分之二的众议员和几乎三分之二的参议员。

这是个信号，使得他们勇气倍增，热情高涨。马上就有传闻说：元首认为激进进步党所采取的新步骤，对他的政权是一个威胁，对他这最高革命舵手的圣威是一种不能容忍的挑衅。据说伊拉里奥·基梅内斯面对那张拥护他对手的一百八十名众议员和三十八名参议员的名单，暴跳如雷，扬言要去当众解散参、众两院。

对基梅内斯的报道特别广泛，并且令人不安（尽管有些报道形象动人，可还是让人感到不安）。报道描写他如何在内政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声色俱厉地说：“流氓，简直是一群无耻的家伙！……他们什么时候感受过城乡无产者的痛苦！如果我们让这些无产者活着，那可就该让他们绞死我们了！……”还听说，在他发怒的时候，只有两件事可以宽慰他：一件是谈论干净、彻底消灭他所有政敌的有效方法；另一件是给他

朗读他的总管写来的信件。因为事情很凑巧，恰好在这些日子里，这位元首指定的候选人（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讲话时，总是那么反对大地主），刚刚在共和国北部取得一个最大的庄园。此刻他的心情正象所有新得到田产的人一样，心里感到甜滋滋的，仿佛在度蜜月似的。

一天夜里，阿斯卡纳有急事要告诉埃杜阿尔多·科雷亚，就来到座落在伊杜尔彼得街的回力球馆找他。别人对他说过，科雷亚市长很少不看回力球比赛，在这座国家回力球馆里很容易找到他。

当阿斯卡纳进到馆内时，比赛早已开始了。外间大厅里空荡荡的，充满了远处嘈杂声的回响。从里面不断地传来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呼喊声，观众的欢呼声，击球声，球弹在墙上而又被接在柳条球筐里的声音。

阿斯卡纳走到售票窗口，买了一张票，就往里走；但是没走几步，忽然想起他坐的那辆出租汽车还等在他刚下车的地方，于是便折回到街上去退掉。

走到门口，他遇见五六个先前进来时没看见的人。这几个人围在一起交头接耳，象是在商量什么。其中一人发现阿斯卡纳向他们走来，顿时他们都不说话了，并且全都挤到一根门柱旁，让阿斯卡纳过去。

阿斯卡纳立刻产生这样一个模糊的感觉：这些人是为他而来的，他们刚才正在谈论着他。因此他一边付出租汽车费，一边仔细观察这伙人。随后，当他再次从他们身边走过时，有意斜视了一下这五、六个人。这一瞥很快，但是足以看清楚。他看见这五个人当中（这时他已数清楚，他们就是五个

人），为首的是个身体魁梧、头戴栗色帽子的家伙。阿斯卡纳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一瞬间，他觉得这一天在别的什么地方还会见过这个人：大概不是在议会的门口，就是在桑玻恩斯街的人行道上。他那窄脑门、扁平鼻和一字眉的特征是不会弄错的。他那紫铜色的脸膛，上面满是疥癣，还有他那金底蓝条的领带也是不会弄错的。但是由于这些都无关紧要，或者说似乎不很重要，阿斯卡纳也就没有在意。

尽管那天是星期四，科雷亚却不在观众当中；只有他的一些朋友和熟人在那里：唐卡尔罗斯·塞蒂纳、拉蒙·里维劳尔、基耶尔莫·法雷亚斯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告诉阿斯卡纳，这会儿市长是不会出现在他的包厢里的，而要等到第二场比赛。总而言之，这是他能够听到的最好情况了，因此阿斯卡纳决心坐下来静候市长的到来。

结果，等了很长时间之后，市长仍无踪影，尽管这中间并不缺乏引人入胜的场面，它们只能松弛一下阿斯卡纳的焦急心情。因为在这以前，阿斯卡纳从没看过回力球比赛，今天夜里他才发现了一种新的球类比赛，一种可以作为造型艺术欣赏的比赛，最后他完全爱上了它。一时间他看得眼花缭乱，以为自己置身于一个虚幻的美妙天地里。他来到这个称心如意的幻境，在灯光明亮的球场上，运动员们正在创造奇迹。

两个小时之后，第二场比赛结束了。阿斯卡纳走出球馆，上了第一辆开过来的福特出租汽车。

“到拉玛格诺丽亚街。”他对司机说，“从索托街进去，向左拐。到那儿我再告诉你停在什么地方。”

他想这么晚，科雷亚市长可能在奥利维耶尔那些情妇家中逗留。

当这辆福特出租汽车调转头离开那一排汽车时，阿斯卡纳又看见了先前站在球馆门口的那伙人。这会儿他们不是站在门口，而是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他的目光和这伙人中为首的家伙对视了一会儿；但是阿斯卡纳还是没有介意，他还在回味着球赛中那些精采场面，努力在回想着运动员惊人而非凡的竞技。他还在追忆那位叫埃戈斯古埃的运动员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灵巧动作。（他在接从墙上弹回的球时，好象是用筐去摘挂在那儿的球一样）；还在追忆那位叫埃劳拉的惊人命中率（他回击三米罚球是那么的杀伤力，快得几乎看不见）；还在追忆那位叫伊雷哥因的顽强拼搏精神（他每次扑出去，头都撞在墙上，昏迷一阵，因为球总是离他的球筐比较远）；还在追忆那位叫哥埃纳加的运动员的精湛的球技（他总是让弹回的球落在他身后两厘米的地上才接）。

阿斯卡纳在玛诺丽亚街下了车；走过去叫门。出来给他开门的是一个赤着脚梳着辫子的女佣人，她在过道里告诉他：“姑娘们都不在家。这话使他停步不前了。

“她们怎么会都不在家？”

“是的，先生，都不在。”

“一个也不在？”

“一个也不在，先生。莫拉姑娘从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打来电话，我也弄不清楚说的是什么事，接着她们就都赶快走了，已经去了好长时间。”

“她们说过去什么地方吗？”

“没说过,先生。”

这时,只听得大门外有汽车驶近并且就停在门外的声音。阿斯卡纳和女佣人赶忙闭嘴静听,看是否有人叫门。外面响起了说话声,好象是司机们在争论什么。过了片刻之后,刚来的那辆汽车又开走了……。阿斯卡纳继续问道:

“那么唐娜·贝特拉夫人在吗?”

“她也不在,先生。她也跟姑娘们走了。她们说……。”

女佣人说了半句话就不说了。

“她们说什么?”

“没说什么,先生,没说……唐娜·贝特拉夫人告诉我,她也必须得去警察署,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吧,卡斯杜拉,”最后阿斯卡纳说;“今天夜里,你简直变成两个人了。你留着你的秘密吧。”

阿斯卡纳再次回到街上,准备改日再跟埃杜阿尔多·科雷亚谈,于是要司机把车开到他家去。

出了玛格诺丽亚街,汽车飞速地开上索托大街;接着拐到名人街;然后又经过阿拉梅达街,拐上华瑞斯大街。

司机和他的助手低头躲避着迎面的冷风,裹着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阿斯卡纳坐在车里,继续追忆着那场绝妙的回力球赛。可是后来他也觉得冷风实在刺骨,于是也缩紧身体,象在伊杜尔彼得街上坐车时那样,寻找着先前脚靠着的挡风的地方,可是没有找到,这使他感到诧异。当汽车驶在哥伦布广场的路灯下时,他想弄清是怎么回事,便借着灯光,仔细看了一下。马上发现他现在坐的是一辆切乌罗莱特车,而不是他先前坐着去玛格诺丽亚街的那辆福特车。他越发感

到惊奇。“难道我记错了吗？”他犹豫了一会,马上又想起,“不,我没记错,那辆车就是福特牌的,不是切乌罗莱特牌的。”

又开了没多远,他让司机停车。汽车在道旁树荫下停了下来。

“这辆车不是我先前去马格诺丽亚街时坐的那辆。”阿斯卡纳说。

“是的,阁下;这辆不是。您刚才在回力球馆门前坐的那辆福特车是我哥哥开的。他两点半要去圣·安黑尔街,他以为您要在那家里待很长时间。我从那里过,他要我来拉您。如果您觉得不合适,可以付钱让我走。”

司机的解释听上去完全象是真的。

“都一样,”阿斯卡纳回答说,“往前开吧。”

这辆切乌罗莱特车又重新启动了,但是到了夸乌特莫克广场时,司机却没有按照他给的地址(伦敦街 135 号),拐向起义者大街,而是继续朝前开。阿斯卡纳心想:“他要走尼萨街。”他也经常从那条街走。但是跑完了尼萨街后,当他看到车子不是拐上横街,而是继续沿着改革大街跑时,他又是一惊,心里开始不安起来。

“我跟你说的是伦敦街 135 号。”他对司机叫了起来。司机侧过头对他说:

“是的,阁下,伦敦街 135 号。我要走弗罗伦西亚街,那条路好,不用老换挡。”

就这样,汽车继续往前开。开到独立纪念碑广场时,调转方向开上弗罗伦西亚街。在灯光下,只见弗罗伦西亚街光秃秃的,树无一棵,房无一间。这辆切乌罗莱特车这时也不

象先前开得那么快了，而是以令人费解的慢速度向前开着。更为奇怪的是，尽管看上去街上什么障碍物都没有，可司机却连着按了几下喇叭。

阿斯卡纳更加不安了，急忙问司机：

“你为什么按喇叭？”

“你说什么，阁下？”

“我说你为什么按喇叭？”

“为了那辆车，阁下，它刚从前面穿过去。”

阿斯卡纳并没有看见什么车辆，正待开口时，忽然发现车速越来越慢，又行驶了三米多远的距离，正在这时，在前面的街口处，突然亮起另一辆车的车灯，照在他们这辆切乌罗莱特车上。看样子它是从汉布尔哥街开过来的。

那辆车的灯光非常亮，照得阿斯卡纳睁不开眼，使他一下连街上所有的东西都看不见了。毫无疑问，司机也眼花了，他刹住车。但这只是几秒钟的事情；而那辆汽车已经开到并且蹭到阿斯卡纳坐的一侧车身。接着又超过去一点，让切乌罗莱特重新打开车灯，那光线沿着大街的方向射向远方。

这时阿斯卡纳觉得那辆神秘的汽车停在他们这辆车的后面。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的这辆车的司机也没有继续向前开的意思。他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上了圈套。他立即坐起身，伸手去掏手枪，但是已经晚了。他还来不及解开外衣，从车的两侧已伸进四支手枪。两支对准了他，另外两支对着司机和他的助手。

“举起手来！”

阿斯卡纳没有动，他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你举起手来。否则我给你一枪。”

那声音显得十分严厉，紧接着又说：

“举起手来，下车！”

阿斯卡纳还是没举手；只是把空着的双手放在胸前，走下了汽车。他的前面是司机和助手，他们顺从地举着双手，在明亮的车灯前显出长长的身影。

一下车，阿斯卡纳身边上来四个人。这四个人没有一个戴帽子的，其中有两个人蒙着脸，上半身裹着白色的东西（好象是破布，或者一张报纸），除此之外，阿斯卡纳什么也看不见。由于车灯向外照着，汽车的周围一片漆黑。切乌罗莱特车的车灯从一面向远处的楼房照去，同时另一辆车的车灯从相反的方向向独立纪念碑照去。这样，在两辆车之间，形成一个黑暗的岛屿。

其中一个人从后面用布条蒙住了阿斯卡纳的眼睛，同时另一个人下掉了他的手枪，然后搜查他的口袋。另外两个人扭住他的胳膊，推推搡搡地把他押上他们开来的那辆汽车。

“躺在那儿！”一个声音命令他说。

一只手放在他肩上，把他按倒在汽车底板上。他们又捆住他的双脚。他感到脸上嘴角旁，抵着一支手枪的枪管。

那个声音对他说：

“如果你敢动一动或者喊叫，我就打死你。这是上帝的旨意！”

二 荒野之路

阿斯卡纳被蒙着眼睛，又不能乱动，便思索起来。

那支贴在他脸上的枪管使他觉得越来越凉。透过蒙眼的布条、头发和衣服，他还感到（这几乎是神经末梢的功能）这辆汽车的地毡是很粗糙的。但是比这一切更为紧迫的是：要赶紧判断出他被绑架的原因，才能知道这些绑架者可能采取的行动。

“我这是落在谁的手里了？他惊魂未定地暗想；是在一伙亡命徒手里，还是在一伙政府的便衣警察手里？他打心眼里希望这伙绑架者是土匪，哪怕是最坏的土匪，也不要官方雇用的刺客。但是他的脑海里不由地闪出这个念头：“在墨西哥，最凶残的罪犯莫过于当权者所使用的打手了。”

他越想越多，不由地把这深夜的绑架，同在国家回力球馆门前那几个人鬼鬼祟祟的举动，以及女佣人在说到莫拉时的吞吞吐吐的话语联系起来。

没过多大会儿，阿斯卡纳的思路就被这辆汽车启动的声音打断了。

尽管眼睛被蒙着，他隐隐约约感到闪烁的路灯，使他推测出这辆汽车过了弗罗伦西亚街，开上了改革大街；同时他根据身体滑动的方向，知道车子在向右拐。由此开始，凭着听觉和肌体的感觉，他继续推测这些绑架者带他去的方向。

汽车的每次换挡，尽管很轻，还是告诉了他又拐上了另一条街。他马上感到车子在往回拐；然后又回到原路。肯定

他们是走瓜乌特莫克区……又向右拐，再向左，又向右……跑了有好几条街……

阿斯卡纳还猜测出汽车在这个区的街上的位置……“现在我们到了萨蒂·卡尔诺特”……“现在到了艺术街”……“现在到了工业街”……又向左拐，这条街比刚才那几条街宽敞多了，这使他觉得他们可能从工业街拐上了特拉斯帕纳街……他们到了特拉斯帕纳街和维罗尼加街的交叉路口（他是根据汽车缓缓地上坡判断出的）……汽车快速向南疾驰……沿着这条街向查普尔特佩克开去：汽车在越过路面上的汽车减速凸横线时，连续地颠簸着。有一次颠得太厉害，那支贴在他脸上的枪管在他的颊骨上猛撞了一下，碰破了一道口子。阿斯卡纳感到有湿乎乎的东西流到鼻子上。

“混蛋！”阿斯卡纳身子一动不动地骂道：“你不知道这样会走火吗？”

血在他的脸上和蒙眼布之间扩散开。紧接着他又说：

“我看不出你们的目的……”

但是不等他说完，一个和先前袭击他时同样的声音说道：

“住口，婊子养的！”

那支枪管又砸了他一下，不过这回不把枪口正对着他，而是横着敲在他的脸上，同时又在他胸口踢了一脚。

这时汽车停了下来，随后又在原地兜了几圈，使得阿斯卡纳无法再继续判断；由于伤口的疼痛，阿斯卡纳对汽车的两、三个动作毫无印象。尽管如此，他毫不怀疑汽车又沿着这条街行驶。可现在朝什么方向开呢？往圣科斯莫？几分钟后，汽车再次折回来，街道又是双行线的；好象是柏油

路……透过蒙眼布，他又隐隐约约感觉到灯光在闪亮。没错，是街上的路灯。“我们又回到城里了，”他思忖着……长时间的行车……来回的绕弯……再次奔驰……

有一个地方，汽车没有减速就转起圈子来。转呀转呀，不知道转了多少圈，最后终于转出圈外。阿斯卡纳这会儿完全迷失了方向……现在汽车又在宽阔平坦的街道上跑了好长一会儿……跑完了这条街，他们又驶回到那条有凸起的汽车减速线的街上；然后汽车又颤动了几下，仿佛是在穿过两股电车轨道；后来又越过一些凸起的汽车减速线……

汽车是在爬坡，一面是马达的轰响声，好象跑在荒野里一样，没有一点障碍；另一面是水箱不断发出的爆裂声，似乎是这些没完没了的汽车减速线造成的……汽车减速线总算结束了……现在又开始翻越一连串起伏弯曲的山坡。山坡一个接着一个。汽车连续地爬着……突然又慢速向下滑去，滑了有好长一会儿；然后，汽车好象滑向深渊，又一个向右急转弯，接着又是一个缓缓地爬行，但是说明已经到了山顶，一个向左拐弯，又重新奔驰起来……

阿斯卡纳对那最后一个动作很熟悉；他也曾做过这同样的动作。没开出多远，那个动作又使他联想起另外一些地形特点，这些特点使他预感到：“明白了，我们这是去荒野之路。”在他被蒙着的一片漆黑的眼前，闪现出那荒野的景色。他又知道了他们要把他带到哪里。

又往前开了不远，汽车停了下来，接着又缓缓向前开了一段。先是一只前轮倾斜了一下，而后随着先上去的前轮升高，另一只前轮又动了一下，然后是两只后轮也先后上去。

汽车离开了公路，向一个山坡爬去……现在汽车慢悠悠地往前开。阿斯卡纳通过车底板，听得见汽车轮胎在土地上的辗轧声；听得见野草抽打在车轴上的声音。

这样走了两三分钟之后，车停了下来。

周围一时万籁俱寂。只感到这些小山丘充满夜的神秘，阴森可怖，山野空旷……但是所有这些威严感不久就被一声低低的声音打破了：

“告诉他们熄火。”

响起一阵开车门声。根据声音和动作判断，有几个人下了车。

“起来！”

一个粗哑而有力的声音。

阿斯卡纳欠起身子，有两只手抓住他的一只胳膊，另外几只手把他推在座位上。现在他感到那支手枪的枪管又抵在他的胸口。

“把特基拉酒给我拿来。”同一个声音说。

阿斯卡纳感到有人靠近他身旁，接着听见有撕纸的声音。

一个瓶嘴触到他嘴上。

“喝一口！”那个声音命令说。

阿斯卡纳转过脸，坚定而冷静地回答说：

“我不喝。”

“你不喝？”

“我不喝。”

“不喝，是吗？”

这个人的话音向四处传去。

“既然你不喝，那好吧；给你来个油漏斗……看你还喝不喝。”

可以听得见他们在翻弄汽车工具箱的声音。

“看你喝不喝……看你喝不喝……”那个人反复说。

“反抗将是徒劳的。”阿斯卡纳心想；在这种情况下，最理智的办法还是不反抗。”

但是他怕他们下毒手，就说：

“那么你们谁能向我保证，你们给我喝的只是特基拉酒？”

“没有人保证。你这问题提得多余。如果我们想毒死你或者杀掉你，用什么办法不行，谁能阻拦得了？何况你已经听见我方才在要特基拉酒。你摸摸这酒瓶，新的，我刚打开的盖。喝吧，管它是好是坏呢。来，拿手摸摸……这不是酒瓶吗？”

不管怎么说，他这番话使阿斯卡纳有些放心。他接过酒瓶，说：

“不错，是一瓶酒。”

“喝一口尝尝，你看我先喝。”

静默了一会……那个人咋了咋舌头，说：

“好酒，向上帝保证！……现在你来喝吧。”

阿斯卡纳喝了一口。

“是不是特基拉酒？”

“是的。”

酒瓶还在阿斯卡纳手里。

“再喝一口。”

“不，不喝了。”

“再喝一口，我告诉你……别让我动手，这手枪可会走火的。”

说罢，这人又把瓶嘴放在阿斯卡纳紧闭着的嘴唇上。阿斯卡纳只好又喝了一口。

“这不是特基拉好酒吗？”

“不错，是好酒……可你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

“算啦，算啦，别打听。等你喝醉了，我们再告诉你。再来一大口。你要听我的劝告：如果你再动一动，枪走了火我可不负责。”

陌生人用瓶嘴敲着阿斯卡纳的嘴唇，显然是想弄伤他，好使他变得驯顺些。为了使他停止敲打，阿斯卡纳又喝了一口。

这一次陌生人可并不满足于阿斯卡纳象前两次那样，一口一口地喝，而是把瓶嘴塞进他的嘴里，迫使他一下喝下去大半瓶。阿斯卡纳只觉得喉咙里火辣辣的，几乎要窒息过去，接着是头晕目眩。脸上还在流着血；血已经滴在胸口的衬衫上。

“再喝！”

身旁陌生人还在命令着，同时对其他人说：

“抓住他的胳膊，别叫他借酒劲吓着我们。”

陌生人转过头来又对阿斯卡纳说：

“来吧，婊子养的先生，再喝一大口，在这儿你得听我的。”

阿斯卡纳仍坚持不喝。

“为了走好运，喝吧。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阿斯卡纳又喝了这第四次。这一次他们又象前一次一样，

使他多喝一些。

阿斯卡纳觉得嘴里，喉咙和胸膛象着了火似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喝了。又是两大口，这两口是他们连着给他灌的，他几乎没有反抗；这两大口酒下去，好象吞吃了鸦片烟，使他有一种超脱、减轻痛苦之感。但是这种快感并没有维持多久。几分钟后，他的感觉就发生了突变。现在他可尝到醉酒的滋味。醉得他失去常态，比头晕、窒息还要难受。全身的血管在血液的压力下，越来越膨胀，渐渐觉得自己完全判若两人了。

又是几大口下去，他只觉得头胀得象汽车一样大，颊骨上的伤口比头还大……那块蒙眼布紧紧地压住他的眼眉，两边太阳穴砰砰直跳。

“给我拿掉这块蒙眼布，请给我拿掉这块蒙眼布！”

“再喝一口。”

他们又把瓶嘴塞进他的喉咙。还没等全塞进去，就迫使他喝了一口。

从这次开始，他们不停地让他喝。阿斯卡纳时而做出一些无力的反抗，然后又筋疲力尽；停几分钟，又重新反抗。这样反复折腾了五次，十次，十五次。他们按他的腿，捏他的鼻子，揪他的头发。等到他窒息过去，就让他休息一下，紧接再来。他们打他的脸，逼他张开嘴；在他的牙齿之间塞进了一个象是螺丝刀把似的东西。

最后，阿斯卡纳被折磨得昏厥过去了，完全任其摆布。现在他被放倒在座位上，为了方便些，他们已不用酒瓶给他喝，而是使用油漏斗。这会儿，他的嘴里掺杂着酒味，血

腥味和汽油味……现在他们灌他，他就驯驯服服地喝下去。就这样一直灌了很长时间，他已不觉得伤口痛，也不觉得头痛和身子痛。他所有的意识只剩一种感觉：觉得一根金属管子安放在他舌头上，烧烫着他舌头。

这种一时好象充满了宇宙的、无穷无尽的感觉，开始消失，一切也都随之而逐渐消失。

三 “May—be” 公司的支票

第二天下午一点钟，伊格纳西奥·阿吉雷独自一人呆在国防部的办公室里。他还不知道对阿斯卡纳犯下的暴行，还在那里等着阿斯卡纳来找他。按惯例两个朋友总在这个时候碰头。他边等边思索，胳膊肘撑在桌子上(桌子上没有文件)，嘴里叼着雪茄，美滋滋的，手指轻轻地捏弄着那支雪茄精美的外皮。

不大一会儿，从前门走进一个参谋，手里拿着一张请求接见的名单。他没有念名单上的名字，而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阿吉雷问道：

“人很多？”

“八十九人，将军阁下。”

“行了，我一个也不见。”

几分钟后，这个参谋又从另一个门走进来。问他是否同意今天下午接着开从两个星期以前就休会的司局长会议。阿吉雷不耐烦地回答说：

“等我同意时，我会通知的。就这样去告诉那些问你的司

局长们……你也一样，什么时候你能不再来打扰我？”

在这之后，阿吉雷部长摆脱开这些公务，又接着他的思路，继续思考。

当然他思考的并不是共和国的利益，也不是部里的工作。阿吉雷只是在想着他个人的处境。今天早晨，他认为自己想出了对付伊拉里奥·基梅内斯的方案，也找到了抵御元首的方法。从那会儿开始，他就什么都不干，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考虑着他想尽快实施的那些计划。

这样过了有一刻钟。这时从过道的门口闪进塔拉瓦纳的身影（头上戴着礼帽，肘弯挎着手杖）。

“可以进来吗？”

阿吉雷没动地方，连头也没回。他只斜视了这位来访者一眼，从叼着雪茄的牙齿缝里发出一句：

“可以。”

塔拉瓦纳这才走到屋中间，站在那儿。那副模样半带着讽刺，半带着献媚相。他本来想说：“交易成功了，”可见阿吉雷没有正眼看他，就向办公桌走去，边走边微笑着，摆出一副发大财的神气。

“你要拿出接待一位最好的朋友的样子，”塔拉瓦纳叫起来，“或者至少要象接待一位有用的朋友那样。”

他一边拿腔作调地说着这些话，一边拉过一把扶手椅，坐了下来。他把手杖和帽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开始吹嘘起自己的本事来。阿吉雷还是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

“怎么，你今天不开口吗？”塔拉瓦纳说，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走着瞧吧，看你开口不开口。”

他取出自己的皮夹，从中抽出一张黄纸，小心翼翼地折迭成桥状，然后把它放在桌子上，用手指把那张纸弹到阿吉雷的手边。

“这是你要的东西！”塔拉瓦纳在弹的同时，说道。

阿吉雷这才回过头来。他拿起那张纸，打开后，一眼就看清了上面最醒目的几行字母。这是一张支票，上面写着：

“蒙特雷尔银行，请付给持票人二万五千比索。”

“这笔交易不坏，这块土地我不过才花了九百比索。”

阿吉雷把支票放到桌子上。

与此同时，塔拉瓦纳脸上仍堆着那副献媚夹带着讽刺意味的微笑，说：

“你总算开口了。你没有哑巴。二万五千比索才使你这位年轻的部长把雪茄从嘴上拿下来，张开尊口！……是的，先生；这就是他们为那块土地所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是为了那块土地和帮忙。要是说实话，也可以说是为了帮忙。我想，单是那块土地，还不值这笔钱的四分之一。不过，不管怎么说，最重要的是他们给你的钱，况且他们给钱时又并没要求签署什么字据……你愿意让我来给你保管这张支票吗？免得这样随便扔着，好象对你并不怎么重要似的。”

阿吉雷把支票放到原来的地方，问道：

“‘帮忙’，什么意思？给我讲清楚。”

“你又来了。我都说了有二百遍了：下令把被军人合作社占领的那些土地归还给 May—be 石油公司；而为此这家公司（你要注意到，正是为了这个，他们才跟你联系的）表示，可以满足国防部的要求，完全尊重你本人的种种权力……”

“很好,很好。把西斯内罗斯叫来,你自己对他下达这个命令吧。”

“不,先生 这没有西斯内罗斯的事 这不是秘书处的事情。这些命令应该下达给占有这些土地的部门。就是这样规定的。”

“可是,你以前什么时候说过需要给这个部门下命令?”

“我说过这些命令应该按规定下达,这意思一样……不管怎么说,我们没必要争论,如果你觉得不合适,我们就废除这个协定:我再把这二万五千比索退还给 May-be 公司,一切算了,就当没有过这么回事……真见鬼!这些人为了公正对待这些事,付出这么多钱,而我们还要去欺骗人家吗?我并不是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和你的朋友来调解的……再说,堂堂的国防部要是支持一伙混蛋军人在别人的土地上组织起石油公司来,这简直是耻辱。”

“这是元首给他们出的主意。”

“那就更糟糕……问题就在这里,我敢拿你喜欢的任何东西打赌,元首他虽然可以把整个墨西哥据为己有,可绝不会让你下令剥夺 May-be 公司的财产。”

“他从没有坦率地给过我这样的命令 可是暗示过不止一次,而是很多次。”

“因为他这样做可以随时收回他的企图,他是一只狼。我敢肯定说,他是一只狼。”

阿吉雷沉思了一会。然后,一边从桌子上拿起那张支票,一边说:

“那么这个呢,塔拉瓦纳 在我接收你给我带来的这笔钱

这件事情上，不也有点象那只狼吗？”

“这要看具体情况了，伙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阿斯卡纳就可能会说是象那只狼；不过阿斯卡纳是生活在书本中的人。象我这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就不这样认为。对于人类各种活动的评定，不仅仅是给予道德的分数，也要给予物质学和政治学的分数。而既然是这样，就必须看到墨西哥现在正拥有一种不同于世界其它地区的伦理学。在我们当中有那种值得称赞，或者说值得尊重的诚实正直的官员吗？也就是说，象在其它国家所具有的那种襟怀坦白，公正无私的官员吗？如果他不是襟怀坦白，公正无私，人们就轻视他，抨击他，暗杀他。可是在我们这里，对那些虚伪的，失职的，贪污盗窃的官员，都做了些什么呢？我所说的这种官员，在那些伦理道德具有普遍价值的国家里，一定会遭到人们的蔑视。而在我们这里，只要荣誉和政权到手，在你死后的第二天，还可以宣布你为有功之臣。很多人都认为：在墨西哥，法官先生们由于缺乏坦白的襟怀，而不伸张正义。愚蠢，在这里，所谓的对生命财产的保护，则是最惨无人道的暴力；而这种做法已成为一种保留这种倾向的本能借口，几乎什么事都与残酷的暴力有联系。看看墨西哥的警察：在关键时刻，总是站在恶棍一边，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恶棍。你看看我们的司法官员，公众舆论认为：越是让杀人犯逍遥法外，他们越享有更大的好处。你再看看那些为犯人辩护的律师：如果他们某一次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权者就掏出手枪，不是保护他们的真诚，而是以死亡来威胁，使他们保持沉默。总而言之：主持正义，这在别的地方只不过是朴实而又通常的美德，

可在墨西哥，就要有英雄和烈士的勇气。”

阿吉雷听了塔拉瓦纳这番议论，脸上显出不相信的表情。他微笑着，什么也没说。塔拉瓦纳又接着说：

“这些你都知道了。你想当英雄吗？那就把这张支票还给 May—be 公司，以官方的名义，免费替他们主持正义。即便是还回这张支票，使公司处于困境，那也算不上是正直：那样等于说自己是站在抢劫者一方。希望你不要充当英雄，也不要做这个强盗的帮凶，好吗？那么你就应该接收这笔对你的帮忙所付出的代价，并给予方便。对你再提要求就显得苛求了。国家只发给你作为国防部长的薪金（由于你担负着保护别人得到薪金的任务），可是却没有付给你引起反对派仇恨和进行正义活动时所担风险的报酬。事情就是如此，真正的正直则在于在行动上要对得起公道的酬金。 May—be 公司所争执的这些土地值多少钱？二百万或者三百万比索。宣布这家公司的地契是无可非议的这么简单一件事，你可能会付出多少代价？你本人并不清楚：跟总统的最后决裂，将军们的仇视，你的政治生涯，你的生命……那么又为什么要在你接收这一小笔钱的行动上非得象小偷一样呢？如果你不采取这些行动，人家就把你也纳入那伙无赖的行列。相反如果他采取这些行动，人家肯定早晚会给你比现在你所接到的还要多的报酬。相信我，就这样干吧。这要是换墨西哥政府各部门的任何一个部长，他都会以比那些动一个手术要五千比索的外科医生，或者那些要价十万比索的律师们更加真诚的感情去干。我的意思是说：那些部长们在这种情况下，很少考虑自己的能力如何，而更多的是想赚钱。”

阿吉雷手里捏着那张支票，仍旧微笑着。最后他大声说道：

“塔拉瓦纳，你愿意要我对你说实话吗？你真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无赖，而我，尽管没有你那份才能，可我也是无赖。”

“伙计！”

“……是的。现在，在我身上只不过还剩下一个你已经失去的美德：就是我不为自己辩护，还知道自己也是一个无赖，并且能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你能这样老老实实在地承认吗？”

“让我说谎话。”

“你要说真话；已经到了要你说真话的时候了……”

“我向你保证……”

“算了，算了，你别来这一套，好吗？我们还是不谈这个，说点要紧的吧。你看：这二万五千比索我收下了。我也答应你，按你的意思下达那些命令。可是你已经谈到道德，那就不要混淆了这些动机。你知道我为什么收下这笔钱吗？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收钱是对的；我还不至于那么愚蠢。我收下这笔钱是因为我需要它，道理就是这样，很明确：因为我需要它。至于你那套伦理道德，还不能说服我；那些道理对于那些手头宽裕的人和那些胆小怕事的人来说是很好的。而我，尽管是个无赖，可我还没降低到那种程度。我是一个无赖，不过，是一个有价值有意志的无赖。”

说到最后几个字时，阿吉雷按动桌子上电铃的按钮。几秒钟后，秘书走了进来。

“西斯内洛斯，”阿吉雷吩咐说，“我要你亲自去奥拉加拉伊将军的办公室；叫他立即带着 May—be 公司的案卷到我这

儿来。

四 部长的末日

奥拉加拉伊将军走进国防部长的办公室，用怀疑的目光环顾了一下四周，胸前紧抱着May—be公司的那袋满满的案卷。从他拿案卷的那股威严劲，就可看出他本人对掌管这些材料是何等重视。他身材高大魁梧，红红的脸膛。花白的头发和胡须，与他那外表显得年轻而有血色的皮肤形成显明的对照。同样他的整个形象站在阿吉雷面前，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奥拉加拉伊身上，一切都带着一股老战士和职业军人的劲头；而在阿吉雷身上，一切都带着青年人的利落劲儿。

“将军阁下，我在听候您的吩咐。”奥拉加拉伊将军以过去联邦派军官的严肃态度敬了礼，同时说道。接着，转过身对塔拉瓦纳轻轻地鞠了一躬，塔拉瓦纳装作从一个阳台的空隙朝街上眺望的样子。奥拉加拉伊一动不动地站在离桌子两米远的地方，心想阿吉雷会象往常那样，请他坐下。他的口气很虚伪，举止动作很有些奴才相。

这一次阿吉雷没请他坐下，而且还故意等了几分钟以后，才对他说话。等到总算是对他说话时，使他顿时感到气氛紧张，而且摸不着头脑，既觉得严肃，又感到有讽刺意味。

“我很遗憾，老朋友，”阿吉雷说；“不得不告诉您一个坏消息……我把您叫来，是为了我们直接了结May—be石油公司的麻烦事。我知道您是最希望以不利于这家公司的方式来

解决这件事的，可现在已经不容我再迟误一分钟了。如果按我本人意志行事的话，我会使您满意的，不幸的是，事情不是这样。我反复想过这个问题，非常冷静地研究过它，结论是与您和您的朋友们的愿望相反。军人合作社必须立即从它占领的那些土地上撤出来；还有，不要再说这些土地是合作社的，更不能再以武力占有这些土地……您听着，马上拟好这些通告和必要的电文，立即拿来让我签字……别忘了，这些文件要检查一下，分别放在各自的信封里，这样秘书处就可以把它们发出去了。我希望您能按我的吩咐去做。”

奥拉加拉伊将军的脸色，由红变白，觉得这笔关系到自己生命的大交易正在从他的手指缝里溜走。最初他以卑贱的口气，含含糊糊地表示赞许；但随后，他稍微定了定神，克制着惊恐的心情，大胆地说出几句非常有份量的话：

“将军阁下，如果您允许，我想提醒您注意。”

“说吧，老朋友。”

“您很清楚，从May—be公司夺取的这些土地，是稳固军人合作社的唯一希望。一旦退还回去，合作社就会垮台。”

“是的，很可能。还有什么？”

“还有一件事，您肯定不会不知道，共和国总统先生曾向我们做过他完全支持的许诺。他还特意指出：May—be公司的这些土地要象春风送暖一样，使军人合作社早日诞生。”

奥拉加拉伊将军沉默了一会。阿吉雷从他办公桌的抽屉里抽出一页白纸，在上面飞快地写了几行字，钢笔尖划在纸上沙沙作响。在奥拉加拉伊的沉默中，带有一种令人费解的卑贱态度，和毕恭毕敬的虚伪神情。阿吉雷潦草地写完之后，

奥拉加拉伊打算继续说下去：

“将军阁下，我还要指出，您肯定知道总统先生对我们讲的那些话……”

“老朋友，”阿吉雷打断他话，“总统不可能答应你们他允许一场抢劫。我们明说吧：从法律上讲，这些土地是属于谁的？是属于合作社的还是属于May—be公司的？”

奥拉加拉伊突然坚定地回答，口气比起先前的犹豫不决，来得是那么突然。

“作为这个合作社的社长，我声明这些土地是属于我们的，将军阁下；我们依照已取消的法律条文占领了这些土地，或者至少可以否定在唐·波菲里奥* 时期所做的让步……”

“好啦，好啦，我知道这个历史。可是我们不能把它同这些土地混为一谈；我现在不是在跟军人合作社的社长说话，合作社是国防部之外的机关，我是在对国防部的一个办公室主任说话，对政府的官员说话。掂量一下您手里的这些文件，看属于谁的：是属于合作社的呢？还是属于May—be公司的？”

“难道说只注意以前的法律，而放弃眼前最重要的东西：这些革命的原则……”

“革命不能作为您的理由。别忘了，1913年，当您在索诺拉州指挥着乌尔塔* 的军队时，是我们提出的‘这些革命的原则’；您那时是为想粉碎这些原则的人战斗。那么您就遵照这些符合法律的原则，坦率地回答我。”

“从法律上看……好象对May—be 公司有利……”

*波菲里奥（Porfirio）是1910年墨西哥革命前的独裁统治者。

*乌尔塔（Huerta）1913年，墨西哥革命中的篡权者。

“很好，老朋友。这就是我们所感兴趣的一切。如果按国防部的意见，这些土地是属于 May—be 公司的。我作为一个部长，决不允许一伙军人，依仗他们的武力，宣布自己是这些土地的主人。您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是的，将军阁下。”

阿吉雷这才把他刚才写的那页纸递给奥拉加拉伊将军。

“给您这个决定。半小时后我等着这些公文。总之，必须按着这决定上说的原文抄写：把土地归还给 May—be 公司。这是按国防部的要求决定的，它的权力是毋庸置疑的……再见，老朋友。”

不等奥拉加拉伊把门关好，塔拉瓦纳就开始评论起这场谈话来。他从阳台边走到屋中间说：

“这才对 就要这样！正中他的要害。他从前要是仇恨你，这会儿都可能会杀了你。这种人很卑鄙，不值得什么同情。一个总是由于胆小怯懦而失败十次的联邦派将军，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以自己的失败，为革命军人的荣誉做出了贡献！如果元首不那么虚伪的话，就不会保留他，而下令处决了他。”

这时前厅的门开了，警卫副官走了进来。塔拉瓦纳止住话头。副官走近部长的办公桌，递给他一个名片，几乎是贴在他的耳边，咕哝了几句。

阿吉雷看了名片后，大声说道：

“没那回事，我不认识她，连名字也不知道……长得漂亮吗？”

“我觉得很漂亮，将军阁下。”

阿吉雷笑了。然后问道：

“她是这么说的吗 怎么知道这就是她呢？”

“她是这么说的，将军阁下。”

阿吉雷又看了看那张名片，脸上露出回忆的表情，嘴里反复说着：

“贝阿特丽丝·德劳梅……贝阿特丽丝·德劳梅……这能是谁呢？”

副官站在一旁微笑着。塔拉瓦纳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贝阿特丽丝·德劳梅？还有谁呢？老伙计，就是莫拉！”

阿吉雷也笑了，一边吩咐道：

“你让她快进来。”

果然是莫拉。她非常激动而又紧张地走进来，神色不象那天夜里聚会时见到的那么好看，显得有些萎靡和疲惫，这使她的美貌大为减色。似乎在这白天里，阳光夺去了她的光彩。

她边往屋里走，边慌慌张张地说：

“请原谅，纳乔（阿吉雷的爱称），如果象你部下说的那样，我的来访打扰了你的秩序和规定，那就请原谅我这一次；可我……”

阿吉雷和塔拉瓦纳迎了上去。两人一边一个架着她的胳膊，带着她朝沙发走过去。阿吉雷边走边对她说：

“规定！对你莫拉，没有什么规定。到这儿如同你在所有的地方一样，你是主人。来，你请坐，告诉我们你出什么事了。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来……不，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来了。我心里难受就

来了……”

她说几乎要哭了。

“你出什么事了？说呀。”

“不，不是我，是阿斯卡纳。”

阿吉雷快乐的心立即蒙上一层阴影。

“阿斯卡纳出事了吗？”

“是的，很严重，非常严重……你看：我这是从警察署来的，或者最好说，刚才我跟检察长在一起。昨天夜里十一点钟左右，为了不值一提的事情，我被逮捕了。检察长想强加给我一些条件，才肯放我走；我执意不肯满足他的欲望，我们争执了好长时间，他越来越恼火。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到了十二点，一点，两点。大约在凌晨三点钟时，保安队长来找检察长，这个家伙外号叫‘弯钉’……”

“是萨尔蒂瓦尔吗？”

“就是他，萨尔蒂瓦尔上校。我呆在一个房间里，他们在隔壁房间里说话。一开始他们说什么我没留心。我只能听到他们嘀嘀咕咕的声音；但是我突然担心他们是想打我的什么主意，于是我走近门口，想看看和听听。这时我的好奇心更大了，因为我清楚地听见他们连续两次提到阿斯卡纳的名字。糟糕的是，他们是在那个房间的另一角，说话声音又很低，好象有什么秘密似的。尽管这样，还是多多少少传到我耳朵里一点；我只听见两三句完整的话，其它都是零零散散的话。好象是萨尔蒂瓦尔在跟检察长讲，阿斯卡纳离开国家回力球馆时，他们绑架了他，把他带到荒野之路，给他喝了点什么，我没听清，然后把他扔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那个地方。他

们总说什么特基拉酒，汽车，漏斗，油的。检察长问了几次：‘唉，死了吗？’他说得非常清楚，好象现在还回响在我的耳边。有一次他问完，萨尔蒂瓦尔回答说：‘大概是死了，就算是死了吧。从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事’。”

阿吉雷不等莫拉讲完，急忙走到他的办公桌前，按了一下电铃之后，又走近门口。两分钟后，私人秘书西斯内洛斯走进来。

“你马上往众议员阿斯卡纳·贡萨雷斯家打个电话；”阿吉雷说，“如果他在，让他立即来接电话……要快，西斯内洛斯，事情很紧急。”

没有多大一会儿，西斯内洛斯回来了。他脸色苍白，不想转达他得到的消息。

“怎么样，快说呀！”

“唐·阿斯卡纳在家，将军阁下；但是他不能接电话……他们说他都快死了。”

“快死了！”莫拉喊了起来。“快死了！你们听见了吗？”

她放声哭了起来。

阿吉雷已从几分钟前的急躁情绪中摆脱出来。他非常沉着地走过去拿起帽子和手杖，又走到沙发旁，把手放在啜泣着的莫拉肩上，一面对她说：

“谢谢你的帮助，贝阿特丽丝。你真是一位好朋友。好了，别哭了，回家去吧。不要把你昨天夜里在警察署听见的事告诉任何人；也不要说你来找过我。塔拉瓦纳和我这就去看阿斯卡纳，如果真象他们说的那样，过一会我们会通知你。”

塔拉瓦纳借口去拿帽子和手杖，让阿吉雷先走几步，他

跟在后面临出屋时，打了个手势，让西斯内洛斯过去。在门口，他拉着西斯内洛斯的胳膊，对他说：

“奥拉加拉伊将军过一会儿拿一些文件来；你就让他把这些文件交给你，说这是部长的命令……这涉及到 May—be 公司的事……一笔很重要的生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说话时要注意！”

说毕，他便走了出去。

五 萨尔蒂瓦尔

在众议员阿斯卡纳·贡萨雷斯家里，从这天早晨开始，就一直喧闹不止。亲朋好友们出出进进；三名医生不断地发出指示；电话铃时而响起。而在这场忙乱中，最难过的是阿斯卡纳的母亲和他的妹妹们，她们不停地哭泣着。

下午三点左右，伊格纳西奥·阿吉雷在塔拉瓦纳陪同下来到，他一进门就要求去病人的房间。于是就陪他去了。病房里，两扇阳台的门都已敞开，室内充满了阳光（正是中午的阳光，仿佛是产生于那两扇把太阳切割成半棱形的窗户）。远处可以听见改革大街上来往汽车的喇叭声，更远还能听见查布尔特佩克大街有轨电车发出的隆隆声。噪音和阳光使阿吉雷很快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他朋友的宝贵生命就存在于这片空间之中；这在他的脑海里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感觉，这也是阿斯卡纳每时每刻在寻求的感情。

阿吉雷在床边呆了几分钟，身体低低地弯向病人，几乎把脸贴在一起。他想以自己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证实莫拉

所讲的在他头脑里引起的那些怀疑。但是除了从喉管里发出的垂死的嘶哑声外，什么也听不清；头上缠满了绷带，什么也看不见；一只胳膊裸露着，肋部带着重伤，紫色的斑痕与苍白的手很不协调。

半小时后，阿吉雷单独跟家庭医生交谈，他想听听医生对这件事的科学解释，或者至少是他对这件事的印象。医生看起来胆子很小，显而易见，一开始就想回避问题的实质。这位年轻的国防部长的光临使他惶惑不安，在他这位墨西哥优秀的职业医生看来，阿吉雷的亲自来访预示着政治上仇恨的纠纷，和人事之间可怕的麻烦。

“将军阁下，这我也说不好，”医生说，“如果您非要听听我的意见，我就多言了；这是一种普通的中毒现象，是酒精中毒。”

对阿吉雷来说，这种胆小怕事的人是很容易对付的。阿吉雷从他那虚弱的目光，倦乏的眼神中，回想起革命时期那些暗害的罪恶场面。

“您觉得很普通吗？”阿吉雷问这句话时睁大了眼睛。

医生支支吾吾地说：

“我觉得中毒的原因很普通，至于酒精……实际上，可能很复杂。我明白了，是的，从症状上看，是那么严重，令人难以相信……从另一方面来说，象阿斯卡纳这样一位生活上有节制的人，竟喝下那么多酒，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早晨，把他从街上抬回家时，特基拉酒都渗透到手指甲。据说是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从那时到现在，正如您所看见的样子，他一直昏迷不醒……从头部的外伤和内伤来判断，他可能坚持

过一阵猛烈的反抗，有三颗牙齿碰坏了。活动了的牙，我不知道有多少……”

阿吉雷已经听得不耐烦了，打断他的话：

“我们说清楚，医生。您完全知道，这些伤并不是阿斯卡纳在某种反抗中所遭受的。”

“我……这我怎么知道呢？将军阁下。”

“非常简单，您检查过他的手吗？”

“当然，全身都检查过。”

“那好了，我只看了一下他的手，就可以肯定阿斯卡纳根本没有动过手。那您所说的反抗又是什么呢？”

医生支吾搪塞地改变话题说：

“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将军阁下。我不插手这些事情。”

“医生，我当然也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您是这家的医生，您的职责要求您不应该掩盖事情的真相。您愿意让我们请一位我们信得过的医生来吗？”

医生为了讨人欢心，软了下来。

“不，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我完全听您的吩咐。为了别把事情弄错，我承认我也有些怀疑。很可能这酒不是阿斯卡纳自己喝下去的，而是别人以暴力强迫他喝的。”

“这才是您早就应该对我说的话。”

医生后悔地说：

“当然，这纯属一种假设。”

“怎么是一种假设，那这牙齿，舌头，胳膊，怎么解释呢？……现在我们再谈一样重要的东西：您能肯定只是酒精吗？”

“阁下，肯定不只是酒精。在这一点上我不能肯定。可如果不是酒精，我又看不出别的什么。要是我没弄错，最可怕的是它的量。您到这里时注意到这特基拉酒是什么味吗？……、这酒精从他的汗毛孔向外渗呢……”

阿吉雷故意把他对阿斯卡纳家的拜访拖延到傍晚；他在那里一直呆到过了六点钟才回国防部的办公室。他在电梯里对还在陪着他的塔拉瓦纳说：

“现在行了，告诉你，他们已经叫我够难受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一分钟也不能忍受！今天夜里，这场阴谋的证据都将落在我手里，明天……明天二者必选其一：要么伊拉里奥·基梅内斯辞职，要么就是我跟元首决裂后辞职。他们不是强迫我们斗吗？那我们就来斗斗看；反正在墨西哥，在政治上，一切都完了。现在我们看看谁能斗过谁。”

秘书走进阿吉雷的办公室，把一迭文件放在桌子上。阿吉雷随便问了一声：

“干什么？”

“要您签字，将军阁下。”

“今天我不签了。给我往警察署挂个电话，要检察长接电话。”

秘书西斯内洛斯在收起这些文件时，注意到塔拉瓦纳递给他的眼色。于是他快速地把其中的几份文件分了出来，然后又把这几份文件拿到部长的面前。

“这些文件是奥拉加拉伊将军交给我的。他说这是急件。我把它放在这儿，还是一块都拿走。”

“好吧，把它们放在这儿。在你给警察署打电话时，我来签字。”

西斯内洛斯走了出去，阿吉雷开始签字。塔拉瓦纳在一旁帮忙：吸干墨水，翻页。然后拿起上面两份，仔细地看了看。阿吉雷的问话中断了他的阅读：

“满意吗？”

“比我希望的还要好；有了这个，即便你辞职， *Maybe* 公司现在也安然无恙了。如果你觉得必要，我可以亲自送去这些通知，这样更可靠一些。”

几分钟后，阿吉雷给检察长挂通了电话。谈话简短而友好，没有什么特别。阿吉雷只说是为了国防部的一件急案，需要保安队长萨尔蒂瓦尔上校来协助一下，再带两个得力的助手。也就是说，他的要求并不超出他经常所提出的那些要求。

挂上电话后，阿吉雷叫来警卫队长，给他下达了一些命令，然后问道：

“卡华玛在吗？”

“在，将军阁下。”

“罗萨斯呢？”

“也在，将军阁下。”

“好。你告诉卡华玛，几分钟后我和另外几个人去他家，他和罗萨斯都要来。要他们做好准备，等在国防部的院子里，一看见我走出电梯时，就跟我一起上车。要先让司机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这样他就不会总请示了……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将军阁下。”

“噢！还有一件事。过一会儿萨尔蒂瓦尔上校和两个便衣警察来这儿。等他们到时，你只让上校进来；那两个便衣不要放进来，让他们留在参谋部办公室，不管什么原因，没有我的命令，不要让他们离开那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管什么原因，要等到我的命令。”

大约是晚上七点半钟，阿吉雷的汽车出了国防部的大门，朝卡华玛上尉家所在的拉古尼亚街区开去。车上除了阿吉雷外，还有塔拉瓦纳，萨尔蒂瓦尔上校和两名军官。

卡华玛的这所房子实际上并不是他的，而是阿吉雷的；但是卡华玛（阿吉雷的老勤务兵，现在晋升为参谋部的参谋）住在这里，并写上他的名字。阿吉雷只是为了某些约会和会见，偶尔光顾一下。这样一来，这所房子在这个街区很有些名气。每到这时，门前停满了华丽的汽车，左邻右舍的店铺和酒店的老板也都为住在那里买卖兴隆而感到满意。平时常住在这所房子里的，除了卡华玛和一个女佣人外，还有阿吉雷警卫队的两三名士兵。

当汽车停在门前时，周围静悄悄的一片漆黑。一个士兵出来开了大门。女佣人也走出来，打开房门，拉开灯。

他们走了进去。在客厅里，女佣人急忙要去拉开阳台的插销，阿吉雷止住她说：

“不用了，让它关着吧。你去吧，如果我需要什么，会叫你的。”

卡华玛和罗萨斯早就呆在走廊里，客厅里只有阿吉雷，塔拉瓦纳和萨尔蒂瓦尔上校。萨尔蒂瓦尔身材魁梧，暗红色的头发，头上的礼帽微向前倾。他看上去很镇静，尽管内心

直敲鼓，可表面却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平静地吸着阿吉雷走出办公室时递给他的雪茄，另一只手抚摩着表链。

“请坐，上校。”阿吉雷对他说。“你也请坐。”他又对塔拉瓦纳说。

三个人坐定：萨尔蒂瓦尔坐在沙发上；塔拉瓦纳和阿吉雷坐在扶手椅上。沉默了一会儿，阿吉雷开始说明使他们聚会在这里的原因。他说话的语气是那么平静，似乎对话的内容并不怎么关心。

“正如您要看到的，上校，这个问题很简单。昨天夜里有人袭击了一位我非常尊重的人，就是众议员阿斯卡纳·贡萨雷斯，警察署知道这件事吗？”

萨尔蒂瓦尔以不亚于阿吉雷平静的声调回答说：

“将军阁下，听到一些简单的传闻。”

“很好，如果您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我们就用您所知道的传闻和我已经确切地掌握的证据，来揭露这次罪行的制造者……您带手枪了吗？”

“带了，将军阁下。”

“请让我看看。”

萨尔蒂瓦尔取出他的手枪，交给阿吉雷。他表情上并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变化，好象是把自己的一件东西拿给朋友看似的。

“卡华玛！”阿吉雷接过手枪后喊道。

卡华玛闻声走了进来。

“如果上校还带着别的武器，让他也交给你。”阿吉雷吩咐说。

“除了一支手枪,我从不带别的武器,将军阁下。”萨尔蒂瓦尔说。

“我们不相信。”

卡华玛开始搜查上校。

“是什么都没带,将军阁下。”

“很好……罗萨斯!”

罗萨斯走进来。阿吉雷把萨尔蒂瓦尔的手枪递给他:

“你拿着这个待在这儿……卡华玛,你去拿纸来,再拿一瓶香槟酒、一瓶特基拉酒和三个酒杯。”

卡华玛走了出去。

“如果将军阁下允许,”萨尔蒂瓦尔还是非常镇静地说,
“我可以说明,不必解除我的武装,我是守信用的人。”

阿吉雷没有理睬他,站起身,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塔拉瓦纳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望着。

不大一会儿,卡华玛拿着一瓶酒和纸走了进来。一个士兵拿着另一瓶酒和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三个酒杯。他们把这些东西放在房中间的小桌子上。士兵走了出去。

阿吉雷拿起那瓶香槟酒,斟了两杯;然后又倒了一杯特基拉酒。

“这是给你的。”他把那杯特基拉酒递给萨尔蒂瓦尔。然后默默地递给塔拉瓦纳一杯香槟酒。他自己也端起另一杯香槟酒。

“干杯!”

三个人一饮而尽。

“上校,现在你就坐在这张桌子旁,用你的手在这些纸

上，把你和其他便衣警察昨天夜里在荒野之路对众议员阿斯卡纳所干的一切都写出来。明智点，你从一开始就不要说谎。我对事情全部经过都了解，如同我亲眼看见一样。”

萨尔蒂瓦尔呆呆地回答说：

“将军阁下，我向您提出抗议，您对我说的这些，我一点也不知道。”

“不，上校，你在撒谎。”

“不，将军阁下，我没有撒谎……”

“好吧，就算你不知道我问的事，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罗萨斯！”

“将军。”

“你出去告诉司机，把汽油漏斗给我拿来。”

这时萨尔蒂瓦尔再也沉不住气了。回过头来，无可奈何地看着桌子上的酒瓶。等罗萨斯上尉拿着漏斗回来时，他越来越不安了。

“你还坚持说不知道吗？”阿吉雷仍然心平气和地问道。

“将军阁下，我已经说过，我什么也不知道。”

“好吧，那你现在也来受受你们让阿斯卡纳所受的痛苦。萨尔蒂瓦尔上校，我不求任何人来原谅我，因此我也不原谅任何人。你只有老实地写出来，才可以避免这次应得的惩罚；但是，你要是不承认，我也明告诉你，就用这个漏斗，强行让你喝下去你身体所能容纳的全部特基拉酒。”

萨尔蒂瓦尔立刻变得脸色煞白。

“将军阁下，您别这样。”

“不这样？咱们走着瞧吧……卡华玛！”

“将军。”

“还有特基拉酒吗？”

“还有两瓶，将军。”

“都给我拿来。”

萨尔蒂瓦尔暗红色的头发与苍白的肤色犹如火焰与蜡烛一样形成鲜明的对照。他那只抚摩着表链的手在轻轻地发抖；另一只手里的雪茄烟也灭了。很显然，他内心里正在发生变化。突然他以几乎都不象是他的声音喊着说：

“将军阁下，写这份交待材料将毁掉我的一切！”

“这与我无关。你写还是不写？”

“有一个条件，将军阁下：如果您答应保护我，我就写。您设身处地想想我的处境：这是伊拉里奥·基梅内斯将军阁下的直接命令……我能不执行吗？干这种事对我个人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与唐阿斯卡纳先生过去连一句话都没说过。”

阿吉雷踌躇了一下，几乎让人感觉不出来，然后说：

“我同意：我尽力保护你。但是这份证词你必须写得很详细。”

一分钟后，萨尔蒂瓦尔坐到桌旁，慢悠悠地从口袋里掏出钢笔，没有马上去写。先去倒了一杯香槟酒，喝了下去，忧虑重重地喝了下去；他喝下这杯香槟酒，是想洗去刚才喝的特基拉酒留在嘴里的怪味。

六 辞职的结果

第二天上午，伊格纳西奥·阿吉雷带着萨尔蒂瓦尔上校昨晚亲笔写的这份供词，来到查普尔特佩克宫。

元首接过阿吉雷交给他的三页纸，慢腾腾地看了一遍，就收起来，然后非常冷静地，简直是一种嘲讽式的冷静，微笑着说道：

“这故事倒是很有意思，可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伊拉里奥·基梅内斯，一个堂堂正正的政府官员和大人物，不会去干这些区区小人的勾当。”

“要是我向您保证那上面所写的都是真的呢？”

阿吉雷想以此来一下堵死所有的出路。

“那我可能会认为你是头脑发昏，”元首反驳说，“我要把你送上法庭。”

阿吉雷火了，忘记了对元首的敬重。

“这我可以奉陪，将军阁下；只怕是对象基梅内斯这样有地位的大人物，法庭也是小的。”

“别这样，阿吉雷，你不要这样回答，因为是我在执政，这些事情不要在我面前说。”

元首摘下眼镜，灰色的胡须显得很乱，更加突出了他那微笑着的、同时又是专横的表情。他那一对虎眼里闪出金黄色的光亮。

这次会见几小时以后，阿吉雷提交了辞去国防部长职务

的辞呈。四天后，元首接受了这一辞职，并以热情的措辞对他大加赞扬了一番。元首在他的讲话中提到了这位年轻的将军在战争中的贡献；在危机时期的坚强精神；对工作兢兢业业的态度；以及对人民事业的忠心耿耿。

尽管如此，这些甜言蜜语和另一事实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这就是当阿吉雷辞职的消息一公布，便出现了强烈的政治骚动。举国上下对这场派别之间的争权斗争充满了好奇心，纷纷觉得这场斗争正进入它的关键时刻。街头巷尾早有传闻，说阿吉雷和基梅内斯要发生冲突，这场冲突终于来到了。奥利雅耶尔和他的激进进步党成员曾为了提出他们的候选人，白白斗争了半天，现在他们可把他抓在手里了。基梅内斯将军和他的追随者们（里卡尔德和他的“工人群众”，罗佩斯·涅托和他的“农民群众”），曾说过阿吉雷是两面派，如今他们可以高喊他们的话应验了。有些人甚至公开地或者秘密地把州长和将军进行排队分类：哪些可能会履行他们的义务，支持他们；哪些可能会背叛祖国，支持反对派。

这种热情尽情地发挥了足足有两三个星期。此后，元首任命了马丁·阿伊斯布罗将军为新任国防部长。在所有参加过革命的将军中，这位将军是最恨伊格纳西奥·阿吉雷的。元首还挑选出波罗塔西奥·莱伊瓦将军，担任墨西哥城联邦区长官和城防司令，此人答应过支持候选人伊拉里奥·基梅内斯。这样，那准备好的一切将顺利进行。

阿伊斯布罗将军到任半个月，向元首递交了一份有关国防部的调查报告。报告上说：阿吉雷在他任职期间，除了欺骗元首，滥用公款，以及在国防部各附属机关和军事院校中

搞得乌烟瘴气杂乱无章以外，没有做过任何正经事。是真的还是假的，知道它的真伪无关紧要，而重要的是，阿吉雷接受了他的朋友们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鉴于这一点，一贯热衷于作戏的元首先生，把阿伊斯布罗的那份调查报告和有关材料交给了新闻界，并加上他的一些五花八门的按语（因为元首也是一位非常善于创造陈词滥调的人），用语非常简明，但又具有讽刺性的结论，述说他原来宠爱过的部长是如何的无才少德。

前国防部长阿吉雷只是以简短的讲话为自己作了辩护。他指责这份报告是凭空捏造的，是别有用心的；他指出报告上所说的那些不轨行为，如果说有哪一条是真的话，那也不过是按着元首的指示去干的。但是，正如所预料到的那样，这种向公众的揭露并没有就此罢休。接着，元首的反驳，阿伊斯布罗的谈话，都刊登在各家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上。同样也以醒目的大号铅字，刊登出萨尔蒂瓦尔上校的关于对阿斯卡纳暗杀失败的供词。于是，警察署又向各报声明，说萨尔蒂瓦尔签了字的这份供词是伪造的。阿吉雷为了反驳，又公布了供词上的签字照片。这时萨尔蒂瓦尔又声明：说签字是他的，但是供词是假的，是阿吉雷以死亡相威胁，强迫他按照事先写好的稿子抄的。阿吉雷被这样一指控，就又拿出些证据。萨尔蒂瓦尔一部分一部分予以否定，声明这些证据毫无价值。这时有人以匿名信的方式，讲出出事那天夜里莫拉在警察署的所见所闻。莫拉会见了各家报社的记者，勇敢地给予证实。但是警方却说她在造谣；指责她是冷酷的吸毒犯；指控她由于她的丑行和恶习，早已在警察署注过册；并

说出事天那夜里，莫拉被监禁在警察署的一间牢房里，在那儿不停地做‘恶梦’。

当然，所有这些指控都够得上刑法的条例；但是有一点，即法官们都对这一争论持旁观态度，这可是打破常规：受害者不找法官，法官们也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进行起诉。似乎有一种超越法律之上的默契（政治的和民族的），或者说，在这里派别之间的报复就是唯一的法律。

仇恨而痛苦的浪潮开始向众议院涌去。许多尚未结束的会议(有五六个之多),从阿伊斯布罗将军的报告公布之日起,就变得更加紧张激烈和混乱了。参加会议的人从楼梯口或者门口就开始争吵；以奥利维耶尔为首的阿吉雷派和以里卡尔德为首的伊拉里奥派互相攻击，彼此谩骂。接着在相互攻击声中，开始了激昂的演说（用词冲动，内容放肆，手势粗野），甚至还大打出手，动用了手枪。

在众议院占多数的激进进步党议员，点名要阿伊斯布罗将军出面作证；他们想针对他的报告内容，抨击他，弹劾他。奥利维耶尔在他的演说中，把那份报告驳得体无完肤。“工人群众”的领袖里卡尔德和“农民群众”的领袖罗佩斯涅托，也以雄辩的口才为阿伊斯布罗将军辩护（那富于感染力的口才不时对阿吉雷加以无情的嘲笑）。这似乎是一场看谁更加傲慢无礼的比赛，因此不时发出一阵阵无礼的辱骂声。

但是这还只不过是含沙射影式的头一轮辩论，还算是温和的。在后来的会议上，那种强有力的演讲已经不单是涉及两位候选人的政治信誉和个人品质如何；还涉及到他们的支持者和朋友。奥利维耶尔当众宣布里卡尔德是一个骗子，是

一个打着革命理想的旗号，依靠榨取工人血汗而发财致富的剥削者。里卡尔德也揭露奥利维耶尔过去当州长时，在资金上弄虚作假的历史。奥利维耶尔更加深入一步，把里卡尔德当上工人领袖前后的财产列了一份清单；列举了他在几家银行的存款数字；描绘了他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最后还揭露了里卡尔德把在他所支配的工厂成本不值七十或八十比索的产品，以二百甚至三百比索的价格卖给政府部门。

到了下午，伊拉里奥派的反击更加厉害。这一次，“农民群众”的领袖罗佩斯·涅托对阿吉雷的名誉发起疯狂的攻击。他谈到了这位候选人生活放荡；他的受贿；他的五处住宅；他的情妇；他跟塔拉瓦纳的秘密交易；他最后结束演说时宣告：阿吉雷对军队的腐蚀将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听了罗佩斯·涅托的演讲，伊拉里奥派（人数比往常多）的致敬声和责骂声响彻大厅。这使伊拉里奥派的人精神振奋，可同时也激怒了另一派。胡安·曼努埃尔·米哈雷斯冲上讲台，把伊拉里奥·基梅内斯的挂像撕得粉碎。接着，他在演讲中述说了基梅内斯的种种暴行：贪污腐化，阴险毒辣，心毒手狠的罪恶历史；揭露他虚假的土改就是为了自己秘密地攫取庄园土地；对群众表面上的热爱却实际上使自己大发横财。

象这样猛烈的击中要害的攻击实属罕见，它有材料，有数字，有时间，而且指名道姓。这场争论的结果是：抬出了元首的大名。这是伊拉里奥派用他作为盾牌抬出来的。这时候响起了奥利维耶尔的声音，尽管米哈雷斯还在演讲着，这声音压倒一切。在一片疯狂的喊叫声和低语声中，奥利维耶尔做出了还无人敢做的事情；说出了还无人敢说的话：他毫

不隐晦地揭露了伟大而又至高无上的元首，剥下了他的光环，去掉了他的光辉和庄严，使他露出原形。

奥利维耶尔的讲话第二天就被全文刊登在共和国所有的日报上。使这场争论得以暂时停战，同时也带来不祥之兆。这次会议由于发展成暴力而被解散了。在议会厅的走廊里，一位众议员把另一位众议员打个半死；在议会厅里，在街上，两派人之间的冲突造成了许多伤亡。

第五章 玻罗塔西奥·莱伊瓦

一 密 谋

继那些值得纪念的会议之后不久，墨西哥城联邦区军事长官兼城防司令玻罗塔西奥·莱伊瓦将军，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众议员里卡尔德和罗佩斯·涅托。这二人都是议会里伊拉里奥派的首领。莱伊瓦将军想听听他们对这场斗争的看法。

“眼下我们是失败了。”里卡尔德用他那善于演说的腔调宣称，接着他解释了原因。

他的解释是明白无误的。莱伊瓦将军是这样理解他的话的，即：现在阿吉雷派在议会里占了绝对多数，以后他们将把持常设委员会和任命委员会；如果让他们掌握了这些机构，他们就会控制了这场竞选斗争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将控制国会，也就会当上总统府的主人。

“这么说，”莱伊瓦将军说，“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要尽快地结束阿吉雷派在议会里占绝对多数的局面，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里卡尔德和罗佩斯·涅托随即说明为什么这项工作看上去容易，实际上十分困难和费时间。

“好吧。”莱伊瓦将军最后说道，“这就是说，我们必须采取重大措施。我来考虑一下，先生们，我来考虑一下。”

他约好这两位基梅内斯将军的追随者第二天夜里再见面。

莱伊瓦将军并不需要很多时间去考虑用以消灭阿吉雷派在众议院处于绝对优势的重大措施。他有个特点（这特点之突出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使他身上其它品质都黯然失色，就是快速直线进攻，摧毁任何可能拦阻他的障碍、逆境或敌人。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众议员里卡尔德和罗佩斯。涅托曾经对他说过：

“如果我们现在控制了众议院，等召开下一次立法会议时，我们不仅可以支配众议院，而且还可以支配整个国会；到那时，我们就会成为国会的主人，也就不会再有谁来和我们竞争共和国总统的宝座了。因此，目前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摧垮阿吉雷派的绝对多数。所有那些纲领、宣传、投票、选举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纯粹是个形式，不过是为了在报纸上制造民主气氛而已，或者顶多是为取得政权而进行辩护的形式和借口。将军阁下，您明白吗？”

莱伊瓦将军当然明白，他省略了那些无用的措辞，简单明了地复述如下：

“这么说，只要干掉九名到十名阿吉雷派能言善辩的众议员，那伊拉里奥就可以毫无阻拦地当上下一届总统了……好呀，这个前景可真妙！”

在第二次会见里卡尔德和罗佩斯·涅托时，莱伊瓦将军摆出他的全部计划。根据他客观、冷静的分析，这个计划似

乎很简单：

“对我们来说,这一小撮捣乱的众议员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障碍。”莱伊瓦将军以那种金融家在交易所里进行解释,或者一名建筑师指点着修缮房屋时的口气说,“我们能容忍共和国的利益受损害,我们的工人农民的愿望落空吗?不能,先生们;我们不要把问题复杂化,而必须根据目前历史时刻的要求,快速行动。这样直截了当的行动,我们是可以办得到的。大胆地干起来吧!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不动声色地快速行动,来对付那些反动分子的精心策划……能否挽救共和国,挽救革命事业,其关键就在于能否把元首亲身开创的政权完好无缺地传给伊拉里奥·基梅内斯将军。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回答是肯定的。以二十几个叛徒组成的这伙阿吉雷反动派是否是反对我们的唯一障碍?回答也是肯定的。那么,先生们,我们就再次来镇压反动派;把这二十几个叛徒一网打尽。既然我们肩负起纯洁革命的重任,采取这些行动就是义不容辞的,势在必行的。我们只能这么办,每隔两年,三年,四年,就需要处决二三十个叛徒,以保证革命事业的继续发展。为此,我们要象从前一样,再次作好准备。现在我们的责任要求我们马上采取有力的行动。明天,或者最晚不超过后天,我将让曼努埃尔·塞古拉少校跟你们联系。他是我的侄子,也是我绝对信赖的人。你们交给他十到十二名对我们妨碍最大的对方的众议员名单,跟他具体商量一下,想一个能在特定时刻识别他们的办法。到时候他将按照我的授意,在议院里安排好他的人,然后利用两派间的争执,或者类似的事件,采取行动,决不能让任何一名阿吉

雷派领导人活着出去。”

跟莱伊瓦将军会晤之后，众议员里卡尔德和罗佩斯·涅托抱着他们的候选人必胜的信心走了出来。里卡尔德张开他那喜剧演员和演说家的喉咙，感慨万分地说：

“我们处在一个多么庄严，多么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啊！”

罗佩斯·涅托通过皮鞋店玻璃橱窗的反照，看到他那在一排排皮鞋陈列品上手舞足蹈的样子，回答说：

“莱伊瓦这个人真是第一流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赤胆忠心而又精明强干。埃米利亚诺*那时要是四个象他这样的人，什么事情做不到呢！”

曼努埃尔·塞古拉少校从这两位伊拉里奥派领导人手里接到的名单如下：头一名是激进进步党主席奥利维耶尔；接下去还有九名，都是阿吉雷派的众议员，他们的灭顶之灾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奥利维耶尔后面是阿斯卡纳；然后是罗佩斯·德拉加尔萨；接着是米哈雷斯。奥利维耶尔的名字上打了三个红叉，说明了这个人的消失，对候选人伊拉里奥·基梅内斯的成功有着实质性的意义；其他人的名字，象罗佩斯·德拉加尔萨（这个人除了是阿吉雷派的众议员外，还是恩卡尔纳西翁·雷耶斯将军的参谋长）的名字，被打了两个红叉；而阿斯卡纳和米哈雷斯的名字只打了一个红叉。

曼努埃尔·塞古拉唯命是从，他接到指示后，便开始计划对付这些人所需的人数。他认为为了出其不意地抓到奥利维耶尔，不能少于五个人；对另外两个，他想用四个或者三

* 埃米利亚诺：1910年墨西哥革命中，南方农民军领袖。

个人；另外几个，各用两个人；其余的都用一个人。总共加在一起，他认为需要二十五人来执行这项“重要使命”。

在莱伊瓦将军众多的随从中，这些人本来比比皆是，要多少有多少。但是，由于这次任务非同往常，塞古拉在他的战友当中挑来挑去，能胜任的不超过十五、六个军官，这还要把卡努托·阿雷纳斯少校包括在内。卡努托·阿雷纳斯是莱伊瓦的卫队长，干黑手活很内行。莱伊瓦将军按照他的习惯，毫不犹豫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在守备部队里挑选了营团级军官为侄子凑够了二十五名助手。他还作了具体的指示：某日某时，这些军官们来司令部报到，随时准备执行一项特殊使命。这项使命的性质到时候才能告诉他们；都要身着便服，佩带手枪，口袋里不装任何纸片。

为了使计划进一步落实，在预定的那天上午十一点钟，曼努埃拉·塞古拉少校和所有他的人聚集在民族工运党的办公室里。

塞古拉少校神态诡秘，他以处在伟大时刻特有的姿态，迎接每一位助手的到来；然后，为了给这次行动更增添庄严和合法的气氛，他又向他们介绍了众议员里卡尔德、罗佩斯·涅托和卡约·奥拉西奥·基恩塔纳。他们三人也按着同事间的例行公式，一一和他们握手。此时此刻，不管是里卡尔德，还是罗佩斯·涅托，都不打算推卸这重大的责任。两个人站在那里，胸前戴着众议员的徽章，随时准备去冲锋陷阵，并且注意不使这一密谋失败。每个人都被一种英勇献身的精神所激励，全身的肌肉都在颤抖。

之后，别无他事。大家分散在各个厅室里，三五成群地闲谈着，一直呆到午后一点钟，就静悄悄地分头到邻近几个餐厅吃饭去了。两点钟时都回到党部办公室。几分钟后，塞古拉少校开始解释这项特殊使命。接着里卡尔德为了强调任务的重要性，也作了简短的讲话。

里卡尔德是一个狡猾、阴险、狠毒的家伙。他长着一双既不对称又无光泽的眼睛。他的脑袋好象不断地遭受扭动的折磨，从脑盖上部开始变形，向一边倾斜，头的下半部，挨着胡须的部位也歪扭着；变形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眼皮搭拉着，象个有气无力的瘫痪病人似的，看上去真是丑陋无比，从头到脚，整个身躯是一副丑相。

“你们不会不知道，”里卡尔德对军官们说道，肥厚的下巴激动得发颤，两眼暗淡无光，肥胖的身躯在摇晃，“玻罗塔西奥·莱伊瓦将军为了我们可爱的祖国，一直操劳到什么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哪里有莱伊瓦将军，哪里就有革命和祖国的崇高理想。朋友们，现在又出现了秘密组织，对这些秘密组织，我们革命的人们是无法彻底消灭他们的，因为他们象伊德拉星座一样，有再现的能力。现在他们又开始活动了，妄图以狡猾的手段，摧毁我们以宝贵的生命代价取得的胜利果实。我要坦率地告诉你们，不久前还身居要职的一个人，对他我们大家一直诚心诚意地崇拜着；真诚地信仰着这位祖国委以重任的最优秀的历史人物。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这个人——你们大家都认识他，我指的是伊格纳西奥。阿吉雷将军，不久前的国防部长，现在是所谓的激进进步党总统候选人。——要我说，与其说是爱国主义义务的召唤，

还不如说是野心对他的诱惑。他已经跟反动派同流合污了。他肆无忌惮地为反动派的利益效劳。就这样，他由战友变成冤家；由朋友变成敌人；由爱国者变成叛徒。他的背叛严重地威胁着革命事业的继续发展和革命政权的巩固。因为跟着他背叛的人都是拥护他的人，其中一些人能量很大，一些人的能力是不可低估的。幸亏始终保持着警惕的玻罗塔西奥·莱伊瓦将军及时察觉到这个危险，果断地一举摧毁这些不祥之兆，还要斩草除根……”

里卡尔德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会，好让他的听众能深刻地领会一下他这番话的含意；然后他这样结束道：

“为了进行这个计划——它的伟大和崇高是前所未有的，它关系到我们的崇高理想，革命的理想，群众的理想，也就是说祖国的理想——莱伊瓦将军想到了他最勇敢的合作者们；想到了我们；想到了你们。他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他的期望。在这民族的危难时刻，他的期望也就是墨西哥的期望。”

有几名在吃饭时啤酒喝多了的军官鼓起掌来；其他大多数人对他的讲话感到疑惑不解。这时塞古拉少校开始作具体解释。

“今天下午，”他声音不大不小地说，“阿吉雷分子准备在众议院搞一个密谋活动，反对伊拉里奥·基梅内斯将军阁下的支持者；他们企图挑起两派之间的冲突，乘机杀害伊拉里奥派的主要领导人。但是莱伊瓦将军对这一阴谋了如指掌，命令我们去保护伊拉里奥派的众议员。还指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也以他们准备对付我们的手段来对付他们。或者，我们索性不给他们留有任何余地，先下手干掉他们。

这就是我带来的使命，现在通过我的传达，你们就算正式接受这一使命了。”

围在塞古拉身边的军官们都感到有点惊异。但是塞古拉不等他们思考完他的话，又继续说：

“事情很简单。现在我分成小组，从这里出发。一部分人从一条街到议院；其他人走另一条街。我们一部分将在大门前的台阶旁停留一会；其他人等在朝科特街的大门前面。这样进去出来的人我们都能看见。然后，我们陆陆续续地进去，坐到旁听席上去。注意：都要坐在右侧的旁听席上。我们在那里等着骚动的开始。”

“少校阁下，您带来莱伊瓦将军命令的手谕吗？”一个军官问。

塞古拉回答说：

“你害怕了，上尉？”

“没有，少校阁下。”

“我看你象是害怕了。”

那位军官羞愧得退后一步；塞古拉又继续说：

“卡努托·阿雷纳斯少校，利科纳少校，弗恩塔内斯上尉和特工人员马尔加斯、罗玛斯、阿瓦特，都知道哪些是最危险的阿吉雷派领导人。随着这些人进入议院或入座时，他们将逐一向每个组介绍。除了这些领导人以外，我们不要伤害任何人，除非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众议员里卡尔德和罗佩斯·涅托，或者基恩塔纳另有决定。明白了吗？记住，照我说的，全都坐在右侧的旁听席上。当他们开始呼喊伊格纳西奥·阿吉雷万岁时，我们就喊：‘打倒！’然后我们呼喊伊拉

里奥·基梅内斯将军万岁。对那些跟我们坐在一起的阿吉雷分子，要用手枪威胁他们，把他们赶走……如果还有什么嘱咐的话，我当场再告诉你们。”

自从塞古拉责备了那个向他要手谕的军官后，再没有哪位军官提出什么看法。现在所有的人默默地听后，似乎都准备去执行。分组的时候，有位军官从里卡尔德身边走过去。这个人矮矮的个子，黑黑的脸膛，颧骨突出，斜眼厚嘴唇。里卡尔德抓住他的一只胳膊将他拦住，并对他说：

“塞古拉少校有一项特殊任务要交给你。”

“好的，众议员先生。”

“我要先跟你谈谈这项特殊任务是什么，好让你知道它对我们是多么重要。”

“请说吧，众议员先生。”

里卡尔德迟疑了一会儿。

“让我们来看看，”他说，“莱伊瓦将军对你的那些赞扬是否有根据……这项任务是：如果众议员奥利维耶尔逃出议院，你负责在街上把他干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个上尉叫阿德拉伊多·克鲁斯。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个温和的好人。克鲁斯上尉忧郁地看了里卡尔德一眼，说：

“有莱伊瓦将军命令的手谕吗？因为我……先生……”

里卡尔德打断他的话：

“怎么，你也害怕了？”

“不，先生，我不怕。”

“如果不怕，你就不要问这个。”

克鲁斯上尉回到他所在的小组。大家出发了。

二 追捕奥利维耶尔众议员

到了街上，莱伊瓦将军的侄子问克鲁斯上尉：

“你认识众议员奥利维耶尔吗？”

“不认识，少校阁下。”

“认识众议员罗佩斯·德拉卡尔萨吗？”

“也不认识，少校阁下。”

“那么你认识哪些众议员呢？”

“我好像一个也不认识，少校阁下。我这是第一次来众议院。”

塞古拉少校似乎考虑了一会，然后又说：

“正好，你跟着卡努托·阿雷纳斯少校那一组，好让他及时指给你谁是奥利维耶尔。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只要记住我对你说的这句话就行：我们传达的这些指示都是莱伊瓦将军阁下的。所有的指示，你明白了吗？”

“明白，少校阁下。”

他们全体分成三个小组：一组由利科纳少校带领；另一组由卡努托·阿雷纳斯少校带领；第三组都是特工人员，由马尔盖斯·罗玛斯和阿瓦特带领。卡努托·阿雷纳斯少校那一组是人数最多的；特工人员那一组人最少。三个组的人都尽量分散地走在街上，为的是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就这样，每组分别沿着不同的街道，朝议院走去。他们是这样走的：卡努托·阿雷纳斯一伙来到座落在唐塞莱斯街和阿连德街汇合处的这议会大厦前；利科纳和弗恩塔内斯的队伍出现在曼

里基街口；马尔盖斯的人马和特工组人员是从贝利萨里奥、多明盖斯方向过来的，塞古拉少校独自一人稍为晚一点也来到这里。

议院门前人山人海，除了为数不少的真正好奇者外，都是敌对的伊拉里奥派和阿吉雷派的人。他们站在街道两侧，等着议院开大门。众议员们陆续地来了：有一些议员走上台阶，台阶在两小时前就由两排宪兵保护；一些议员从朝法科特街的门进去。他们的司机（指那些自己有汽车的众议员）把汽车停在人行道两旁，一辆挨一辆的，排列得很好看。司机们都有一定的政治色彩；都是站在他们主人一边，几乎总是带着手枪。有些司机甚至在车座底下还放着上满子弹的卡宾枪，和装得满满的子弹袋。

卡努托·阿雷纳斯带着他的人进入议院对面的街角，从那里向他的助手发出指令。他开始把走过去的阿吉雷派主要领导人的名字小声地告诉每个人。他微笑着，时而以更低的声音详细说两句，时而只暗示一下，提醒每个人，按莱伊瓦将军的指示，必须完成任务。

与此同时，利科纳和弗恩塔纳斯在朝法科特街的大门前在做着同样的工作；马尔盖斯，罗玛斯和阿瓦特在唐塞莱街人行道上也在做类似的工作。

“这个家伙就是阿斯卡纳！”

“那个是胡安·曼努埃尔·米哈雷斯！”

“那个是罗佩斯·德拉加尔萨将军！”

就这样，玻罗塔西奥·莱伊瓦的这些奴仆第一次见到这些政治家，而从此刻开始，这些政治家的生命就掌握在他们

的手里。

当看见远处开来奥利维耶尔那辆橄榄绿色的林肯牌汽车时，卡努托·阿雷纳斯用一只胳膊碰了一下克鲁斯，同时在他耳边低声说：

“你的那位来了，朋友。”

克鲁斯眼盯着汽车，不大一会儿，那辆汽车从他眼前开过，只见车里坐着三个漂亮的年轻人。

“左边那个就是奥利维耶尔。”卡努托对他说。

“戴灰色礼帽的那个？”

“就是他……千万别给我弄错了。”

这辆林肯牌汽车靠台阶停下来。有那么一刹那的工夫，奥利维耶尔一边对身边的朋友说了点什么，一边漫不经心地朝卡努托和克鲁斯他们这边看了一眼。恰好这时克鲁斯上尉觉得卡努托的手在拉他的胳膊，仿佛那位政治领导人的目光也是盯在卡努托手拉的地方。

“不会再弄混了吧，朋友！”

“不会的，少校阁下。”

其他众议员也都到了。在两派最爱争吵的那些成员之间，从台阶上就开始争执起来。守门的宪兵赶忙疏导通道。

克鲁斯上尉等到奥利维耶尔那顶灰色礼帽在门厅的暗处消失以后，便回头对上司说：

“少校阁下，请允许我去喝一口特基拉酒。”

卡努托回答说：

“这个时候还喝特基拉酒？”

“我需要，少校阁下。”

“好吧，如果你实在需要，那就去喝吧，可不要误了时间。”

克鲁斯上尉走了几步，进了路边一家酒店，要了一杯酒，但是酒还未送上，他又改变了主意。

“不，别给我倒特基拉酒，”他赶忙说，“最好来一杯啤酒。”

柜台另一侧，有三个人在一边喝酒一边低声交谈。店老板端来一杯啤酒，同时留下一张帐单。克鲁斯机械地拿起那帐单，象是想知道一下价钱似的，很快就又放下了，仍旧机械地放回原来的地方……他喝到半杯……呆住了……握酒杯的左手都湿了，脑海里总有一个形象在晃动，完全是一种幻觉；眼前浮动着那顶灰色礼帽的帽沿，下面闪动着一对机灵的眼睛，在注视着他；再往下，两片嘴唇不停地活动着……他又喝起来。

他的右手情不自禁地朝一个上衣口袋摸去，那里别着一支圆珠笔；他拔出笔，右手象条件反射一样，再次伸到那张帐单上，开始慢慢地写起来。这是一只笨拙的手，几乎连笔都不会拿。

这样过了有一两分钟。克鲁斯上尉再次举起酒杯喝酒；当他把酒杯放回柜台时，已是空杯了；他发现笔还在手里，不由地吃了一惊，赶紧把笔放回上衣口袋，叫过店老板，付了酒钱。店老板一边数钱，一边转过身去打开钱匣找零钱；这时候，克鲁斯上尉看了一眼他在帐单上写的字，是这样七个字：

“注意，下午要抓他。”

克鲁斯上尉急忙又抓起帐单，恨不得把它捏得粉碎。他从柜台上拿起找回的零钱，走了出去。

街上人已经少多了。现在议院的大门敞开着，人们通行无阻地从两排宪兵之间走上那小台阶。

克鲁斯走过去。卡努托一个人等在那里，漫不经心地望着他，尽量不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可在旁观者的眼里，他是很显眼的：那种赛马运动员静态时的形象，显示出他有非凡的威力；扁平的鼻子，深褐色的脸膛；这张脸，在树荫下，尽管有反射在铁皮墙上的阳光照着，也不怎么显亮。

“我真担心怕见不着你了，”克鲁斯走近他时，他说，“喝一口特基拉酒怎么这么长时间。你害怕了吗？”

“我没有害怕，少校阁下。”

“现在你觉得有力气了吗？”

“是的，少校阁下。”

“好吧，我们别再浪费时间了。你进去吧，他们已经都进去了。在右侧的观众席，我到那儿去找你。”

克鲁斯上尉一进到议会厅，就觉得一阵眩晕。整个大厅挤满了众议员、职员、警官和各派的听众，走路都困难。他为了快点找到自己的位置，就问一个职员从哪儿可以过到右侧的观众席。

“从那儿。”那个职员指给他说。

克鲁斯开始朝指给他的地方挪动；但是没走几步，就发现离他不远，在许多脑袋上方，出现奥利维耶尔那双眼睛和嘴巴。这位年轻的领导人没戴帽子，左手握着一卷纸，正在

对围在他身边的几个人绘声绘色地说着什么。

这个情景象吸铁石一样，一时间吸引了克鲁斯上尉。他停下来，看着那儿。紧接着，不知为什么，他不由自主地朝那儿走过去。与此同时，在他的感情和意志上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过程：酒店里人家给他的那张帐单的形状（手还在裤袋里不停地揉着它）；奥利维耶尔那张活动的脸庞；以及五分钟前，他对卡努托说的“我不怕，少校阁下”的话；都交织在一起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当靠近时，奥利维耶尔的声音从那堆人中传出来。克鲁斯觉得：奥利维耶尔的声音给他一种亲切感。

“这对我们无关紧要，”这位阿吉雷派领导人在说着；没有人用它来约束自己。明天我们一起去，九点钟我等你们……”

克鲁斯费了好大的劲，最后总算挤到了台角；但是他还想接近听奥利维耶尔说话的那群人。这时他又想起自己写在帐单上的字；一种思想在压迫着……使他犹豫不决……左顾右盼……他抬起头……发现台上许多人回过头，朝下看……他开始朝台上走去。

在台阶上面，弗恩塔内斯上尉和特工人员阿瓦特在观察着，等待着。

“走这个门。”当克鲁斯上尉走过他们身边时，弗恩塔内斯对他说。

克鲁斯从指给他的门走进去；这扇门正对着右侧的观众席。克鲁斯发现，所有塞古拉少校在工人党党部办公室里召集的那些军官都在那里。也有些其他方面的人，没有妇女。

克鲁斯走下台阶，想找个位置坐下，但是没有看到一个空位，就靠在一根柱子上，从那里观看着整个大厅。

议员们的座席在大厅中间形成半圆形的伞面。众议员中，有的在说话，有的在看文件，或写着什么；还有的在打瞌睡。前面是华丽的主席台(红木金色装饰的)。台上放着桌子，栏杆，讲台；后面是雪白的墙壁，上面用金光闪闪的大写字母，依次书写着英雄和爱国者的名字。

克鲁斯上尉看了几个名字后，目光又落到大厅的中央，注视着那些坐在议员专席上的众议员；他认出一些一小时前别人告诉他名字的议员；认出阿斯卡纳，米哈雷斯，罗佩斯·德拉加尔萨。几乎在他的脚下方，坐着众议员里卡尔德和罗佩斯·涅托。此刻里卡尔德正在跟一个职员说话，表情和在党部办公室对克鲁斯说那句话时一样：

“如果奥利维耶尔众议员活着逃出议会厅，你负责在街上干掉他。”

后来，他耳边又响起里卡尔德说的另一句话：

“要是你不怕，就不要问。”

克鲁斯找不到奥利维耶尔：到处都看不见他的影子。

三 卡尼索之死

克鲁斯上尉虽然有惊人的观察力，可此刻却有点神志恍惚，精神懒散，他还是那样长时间地望着下面议员们伞面座席。此刻他内心里的活动都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内心里明镜一样清楚那些巨大的权力；另一方面是各种情感都集中

在项重要的工作，即尽快熟悉这个议会厅，和这种到现在为止他还从未领略过的气氛；总而言之，他已成为这场戏剧的主要角色。

此刻，卡努托在稍远一点儿的地方，和塞古拉少校的其他助手一起，正在准备着手他们上司预先制定好的计划。塞古拉曾吩咐过。在他本人到场以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他还没有到。但是卡努托看到一部分阿吉雷分子在这个观众席中间活动起来，这儿是他们占优势的地方，便以为对方开始行动了；他要赶紧抓住主动权，这是他在干这类事上从不含糊的；决定立即从这个观众席上把那一小部分对立派驱逐出去。

实际上那伙阿吉雷分子的行动并不怎么过分，也只不过是互相耳语几句，发出一阵阵笑声，偶尔喊一两句口号。因为这些阿吉雷的追随者们都在注意听那位站在桌旁的秘书长点名；同时有一位阿吉雷分子（好象是个小头目），在每点一个名字之后插进些评论，他的评论引起其他人的低声议论。就这样，那位秘书长想给这次选举会以准备时间，便故意慢悠悠地念着名单。他常常在说出名字后静默很长一段时间，才说出是阿吉雷派的，接着在观众中突然爆发出胜利的欢呼。

卡努托有两三次走到那发出呼声的地方，但是他那丑陋的容貌，傲气逼人的目光，并没有在这些阿吉雷分子中发生影响。他们当中为首的一位（瘦瘦的身材，卷曲的头发，穿着咖啡色的衣服），反以嘲笑的表情回答卡努托的挑衅。

这场冲突就这样开始，然后越闹越大。事件是这样开始的：当那位秘书长念到阿斯卡纳·贡萨莱斯的名字时，一位

阿吉雷分子忍不住喊了一嗓子：

“伊格纳西奥·阿吉雷万岁！”

其他人随声附和：

“万万岁！”

面对此情此景，卡努托怒形于色，带着挑衅的企图，气势汹汹地喊了一声：

“罪该万死！”

他那黑黑的脸膛，扁平的鼻子，两排雪白的牙齿，一副凶相，显得阴森可怕；看样子他就要拔出手枪来；但是那位阿吉雷派的小头目也不甘示弱，朝着一个离卡努托很近的一个伙伴喊道：

“注意，卡尼索，那个丑家伙要制造恐怖。”

喊话的同时，他还对卡努托的丑脸做了个引人注目的鬼脸，他的同伴们发出一阵哄笑，笑他们的对立派；这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笑，神经紧张的笑，刺激人进入战斗的笑。

卡努托被这嘲笑刺痛了；他那本来象清漆一样闪着光亮的脸，突然失去了光泽，成了死灰色。但是他不是冲着那个阿吉雷头目去，而是靠近卡尼索；卡尼索还在笑着，并紧紧地握着手里的小手杖，另一只手悄悄地朝臀部摸去。

这场冲突没有马上爆发，只是象浪涛一样，从观众席的这一侧传到另一侧，使所有的人都伸动右臂，想去摸腰里的武器。

过了一会儿，念到伊拉里奥派众议员罗佩斯·涅托的名字时，反映与前面不同，它揭开了这场冲突的序幕。卡努托和他的人想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个名字；但是一个阿吉雷分

子机灵地表示了反对。正当这位众议员以普通的手势回答说：“到”时，那位阿吉雷分子从观众席上，以不大不小的声音喊道：

“打倒伊拉里奥·基梅内斯及其徒子徒孙！”

这一下整个昏昏欲睡的议会厅可骚动起来了；从对面和顶楼的观众席上发出一片呼喊声和哄笑声；那位老练的拥护阿吉雷的秘书长微笑着站在那里。

卡努托的一个同伴拖长着声音高声喊道：

“伊拉里奥·基梅内斯将军万岁！”

这一万岁声还没有消失，从各个观众席上就传来所有阿吉雷派的抗议声，响起伊拉里奥派的万岁声，众议员们的呼声和鼓掌声。在那些众议员当中，里卡尔德那丑陋肥大的形象，显得格外突出；他正在操纵着这场闹剧，挨着他的是罗佩斯·涅托。

许多还在楼道里走着的众议员，也都被喊声吸引住，走进议会厅。在对面和顶楼的观众席上，响起这派和那派的呼声。主席台成员步出黄颜色的大厅，出现在里面的门口。

与此同时，在右侧观众席上，卡努托一伙和阿吉雷派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马尔盖斯和罗玛斯带领特工人员已经镇住了卡尼索周围的阿吉雷分子，使他们一个个老老实实地坐在各自的座位上；现在他们又想恐吓卡尼索，他仍然很坚决。他们低声地威胁他，污辱他，可是卡尼索还是毫不在乎地说着，不停地挥动着手杖，发出警告；马尔盖斯和罗玛斯见用话吓不住他，就准备拔出手枪。

用武力来结束那些狂热的呼声是很容易的；但是会议还

没开始，主席台上空着，领导者们还没有就座。另外还有一个有利于这场冲突爆发的条件，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条件：即在两派众议员的主要成员中，没有任何一派愿意失去走廊和观众席上的这些合作者。

卡努托又喊了一声万岁，得到了所有伊拉里奥分子的响应，对立派没有反驳，这声万岁带来一时间的平静。又可以听见议会厅中间那位秘书长的声音；观众席上又迸发出阿吉雷派的说笑声和私语声。恰好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它终于点燃了这场期待已久的战火。

刚才卡努托一伙的一举一动，一直是左侧观众席上研究的对象。一个矮个子的男人一直在观察着他们。他双手抓着一顶咖啡色的礼帽，帽子的线条是墨西哥式和得克萨斯式的，长长的绒毛，帽沿上装饰着黑黄色的丝带。这个人由三四个人陪着刚到，因此没有引起右侧观众席上的人的注意。他默默地观察了一会卡努托一伙人，然后走到那位阿吉雷派头目跟前，在他耳边说了点什么。议会厅里人声嘈杂，那位头目听了戴咖啡色帽子的话后，声音不大不小地问：

“唐卡西米洛，要告诉所有人吗？”

“是的，要告诉所有人。”唐卡西米洛回答说 说完走上台阶，独自一人走了出去。

卡努托、罗玛斯和其他几个伙伴也注意到唐卡西米洛最后的那句话，连先前的低声私语也没放过。他们也听见了那位头目在唐卡西米洛走后跟旁边一个人说的话；这个人又告诉另一个人，这样一个传一个，直到通知了所有的人。这些阿吉雷分子开始左右交换着神秘的目光，现在他们所有的人

都知道卡努托一伙的身分。

偏巧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出了另一件事，议会厅中央又响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在观众席上引起巨大的哄动，议员席上也有些骚动：

“奥利维耶尔·费尔南德斯·埃米利奥。”秘书长念道。

直到这时还一直靠在柱子上一动不动的克鲁斯上尉，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他这才看清，奥利维耶尔就坐在演说台后面的座位上，身体被桌子和一伙跟他说话的众议员挡着。

“到！”这位领导人应了一声，然后又继续他的谈话。

随着这一声“到”，那位阿吉雷派的头目象前几次一样，声嘶力竭地喊道：

“奥利维耶尔·费尔南德斯万岁！”

这声万岁揭开了这场战斗的序幕。下面的伊拉里奥派众议员和观众席上卡努托一伙，不约而同地高呼着基梅内斯将军万岁的口号，看样子是想动手了：

“伊拉里奥·基梅内斯万岁！”

“万万岁！！”

在众议员当中，罗佩斯·涅托是喊得最欢的一个。他对着卡努托一伙所在的地方，交叉着双臂，在那里高喊，可以看见外套下面的子弹带。众议员里卡尔德和卡约·奥拉西奥·基恩塔纳在一旁呐喊助威，劲头并不亚于他。

“伊拉里奥·基梅内斯万岁！”

“万万岁！！”

万岁和打倒的口号声响彻这座议会厅的每一个角落。从那股热情和混乱劲看，象是一个万人聚会的会场。尤其是在

右侧的观众席上，真可称得上是波涛汹涌。卡尼索高举着他的手杖，声嘶力竭地呼喊：

“伊格纳西奥·阿吉雷万岁！……伊格纳西奥·阿吉雷万岁！”

“万万岁！！……罪该万死！……万万岁！！”

卡努托听到这些万岁声，气得直咬嘴唇。未等开口，脸上先露出残忍的微笑，雪白的牙齿，又黑又丑的面孔。他转身对着卡尼索说：

“先生，我们走着瞧，看谁个万岁，谁个该死。”

卡尼索十分肯定地回答说：

“这不难猜，只要看看这些杀人犯的面孔就知道了。”

在一片噪杂声中，越来越想动用武器。离卡尼索最近的一个伊拉里奥分子，扑向他，几乎压在他身上，用几乎是愤怒的声音辱骂他：

“这里只有你才是杀人犯，婊子养的……”

他抓着卡尼索的手杖，继续说：

“你可别胆怯；走，我们两个到外面去。”

“我不胆怯走。”

顶楼和两侧的观众席上乱成一团。下面，众议员们互相责骂着，彼此谁也听不清谁的。有些人已经拔出手枪。

卡尼索和他的对手朝门口走去。卡尼索走在前面，他的对手跟在后面，离他两三百米远。刚走出观众席，卡尼索就回过头来，面对着他的对手，后者正把手向臀部伸去。他这样背着身子退着走，注意不让对方先下手。他也把手放在枪把上。

一切都在瞬息之间进行的。那个伊拉里奥分子一出门，就开始拔手枪，准备射击。卡尼索略占了优势，他已经拔出手枪，对准了对方；现在他扣在扳机上的食指，只要稍稍动一下，就可以使这个伊拉里奥分子丧命。在这关键时刻，才觉得时间对生命的宝贵；枪筒在瞄准，子弹就要飞出来……但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卡尼索觉得有人抓住他的胳膊肘，另一只手扭住他的手腕；他的手枪朝地上打了一枪，然后掉在地上。他的对面，那个伊拉里奥分子的手枪正对准了他。

卡尼索猛地一挣，摆脱开抓着他的人（是上尉弗恩塔内斯和特工人员阿瓦特从背后抓住他），他想拾起地上的手枪，来不及了，便匆忙奔下楼梯。他蹦了几下，当蹦第四次时，对手射击了。他被击中的身体弯动了两下，倒在水泥地上。他倒下了，就象那支使他致命的手枪射出的子弹一样，只是射出的不是杀人的子弹，而是尸体。

四 议会里的战斗

奥利维耶尔下令关闭议院所有的大门，不抓住凶手，谁也不许出去。这样一来，整个议会厅里便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战斗，两伙人愤怒地挤在一起，阿吉雷派的人极力想找出那个杀害卡尼索的凶手，抓住他；而伊拉里奥派的人既想救出那个凶手，又想利用这一混乱，实行他们的计划。

前厅里，在停放着卡尼索尸体的地方，两派人各自聚拢在一起，纷纷地议论着。在响枪后不大一会，许多众议员、记者和两派的闲散人员就赶到那里。顶楼和两侧观众席上的

人象山洪爆发一样，也都从各个楼梯上往下跑。

一开始，就有一个人证实说：

“是一个高个子穿蓝衣服的男人。”

这些话现在被人们传来传去，使得所有的阿吉雷派成员都东张西望，极力想发现藏在人群中带这些特征的那个人。

这场混乱越来越加剧。下面的人纷纷走出大厅和过道，上面的人拥挤着离开顶楼和两侧的观众席。

在奥利维耶尔旁边，一个军官和几个宪兵手忙脚乱地听候这位年轻领导人的吩咐。

“你留下一半人守住各个出口，”奥利维耶尔愤怒地命令那个军官；“另一半人由你亲自带领，爬上那座楼梯，抓住那个凶手，他就在那儿，躲在那个高个黑脸的丑家伙旁边。”

奥利维耶尔说着用手指着那座楼梯，那里这会儿已被卡努托一伙挡住了通路。

军官执拗地说：

“我已跟您说过，众议员先生，我的人只有二十名，请您还是向警察总署求援，派所有值班警察来。”

奥利维耶尔越发恼火了。

“不错，值班警察；只怕是等到他们来了，凶手也早从我们手里溜掉了！……你害怕了吗？”

“不，众议员先生，我不怕；不过即便是全搭上，该办不到的事还是办不到。要守住议院的各个大门，我就需要十五个人；再想爬上您说的那个地方，可能还需要二十个人；再说还要维持这么大的空间；在这混乱中，保护您还需要五个宪兵……这三个任务您打算让我执行哪个呢？”

奥利维耶尔毫不让步地回答说：

“我并没要求保护我；我也不需要保护。我命令你：既不放弃大门，又要到那个凶手所在的地方，抓住他。”

军官带着五个宪兵朝那座楼梯运动过去。

最初，他们的行进并不困难；这前厅下面站满了阿吉雷派的人，他们不仅给宪兵们让路，而且还准备跟在他们后面，支持他们。但是一到楼梯口，事情就不同了。在那儿阿吉雷派的人和伊拉里奥派的人混在一起，甚至伊拉里奥派的人在数量上还超过对方。人群密集得无法走动。宪兵们用卡宾枪在人体当中扒拉着，挤进人群，然后想上楼。爬了有三四节楼梯，就再也上不去，因为往上连插脚的空儿也没有。人们稍一拥挤，就朝他们压过来，又把他们推回到第一节楼梯。

在最上面，卡努托、弗恩塔内斯、阿瓦特和他们的伙伴们，一直装成与这场混乱无关的样子，显得象是这天下午少数钻进议院看热闹的好奇者。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情况不妙。他们不再呼喊万岁和该死的口号了；也不再显出开始时那股好斗的架式，而是不声不响地学着其他阿吉雷派或者伊拉里奥派团体的样子，在走廊里挤来挤去，直至从弯曲的楼梯上溜走。

突如其来的卡尼索被害，在那伙人中间产生一种战术变化。原来只是想吓唬吓唬，以求控制议院的气氛，现在反而想用暴力取得更理想的结果，只是由于种种障碍，使他们无法亮出手枪，公开进攻；因为前厅里非常拥挤，不好下手。他们想开枪，可人们彼此离得很近，互相保护着。

在人群的一次挤动中，在宪兵们的推搡下，克鲁斯上尉和唐卡西米洛在楼梯顶端挨到了一起。克鲁斯留心观察前厅里的几个场面，目光交替着看两处：一处是正在打着手势下达着命令的奥利维耶尔；另一处是俯伏着的卡尼索的躯体（人们安静地围在那里，脸上显出惊慌的神色），嘴朝下，脑袋旁血糊糊的一片。克鲁斯的目光交替地看着这两个场面时，惊奇地看到奥利维耶尔在用手势告诉唐卡西米洛点什么；随后他注意到，唐卡西米洛跟围着他的几个人，努力混进卡努托那伙人当中。最上面的人企图下来，就使劲推前面的人下去，唐卡西米洛和他的伙伴们巧妙地利用这一拥挤。

这时又出现一个新的因素，使走廊和楼梯上越发混乱起来。人们已经知道，不抓住凶手，议院所有的大门都不会打开。伊拉里奥派的人都不想继续呆在这里，纷纷来到前厅；而阿吉雷派的人也越来越多，把对方都挤在楼梯口上，想在那儿和他们较量一番。

忙乱了半天，谁也没发现有人指出过的那个“高个子穿蓝衣服”的凶手。而此时此刻，那个真正的凶手（一个穿灰绿色外套的矮个男人）正躲在卡努托身边，被马尔盖斯，罗玛斯和阿瓦特掩护着；他怕被认出来，也尽可能躲在他们的身后。尽管如此，在刚才呆在右侧观众席上的阿吉雷派分子中，还是有人认出他就是杀害卡尼索的凶手。也有的人弄错，说是弗恩塔内斯，还有的说是阿瓦特。

那支弱小的宪兵队伍为了打开到楼梯的通道，大约用了五分钟的时间。这时卡努托担心会来更多的人帮助这一进攻，形势告诉他：要想控制局势，必须加快这场危机。首先他想

救出那个枪杀卡尼索的人，然后，抓住时机，实施对付那些阿吉雷派领导人的计划。

“我们何不在这里现在就干掉奥利维耶尔。”他心里想。

卡努托觉得这个想法对完善计划是太好不过了，就用一个慎重的表情招呼克鲁斯上尉过去。克鲁斯在他的伙伴的帮助下艰难地一点一点靠过去。他的伙伴们给他让开路，然后又紧紧地挤在一起，不让唐卡西米洛一伙靠前。

等克鲁斯走近后，卡努托低声地对他说：

“唉，朋友，你都看见了；事情进展很顺利，该撒鹰了……我们先让这些宪兵爬上来一段；然后，等他们刚到那儿，我们全体朝他们拥过去，直到把他们挤到最下面；在那儿我们拔出手枪，驱散他们，给这场混乱再加把火。到那时，我去占领大门，好放走那个处境危险的同伴。与此同时，你和另外两名协助你的伙伴接近奥利维耶尔，从下往上开枪，把他给我干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要从下往上开枪，然后往门口这边来，我好掩护你撤退。手不抖吗？”

“不抖，少校阁下。”

“好吧；你跟我后面，准备好执行命令。”

卡努托这个计划的第一部分进行得很顺利。楼梯上的这些伊拉里奥派分子很快地互相通了气；让宪兵和那位军官爬上有八九节楼梯，等他们背后没有任何依靠时，突然倾斜着压了过去，仿佛发生了雪崩一样：原来紧紧挤在一起的核心分开了，楼梯上的人群不可阻止地向下滑动，就连上面阿吉雷派的人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向下滑去。

那位军官和一名宪兵失去了平衡，在人流中消失了。其

余几名（其中有两名枪也没了，帽子也飞了）也都被冲散了。接着从下面又挤过来另一群人，他们索兴任这两股人流去挤动。这股新的人流来势凶猛，就好象港湾里的海水一样。只有卡努托一伙是在一起挤下来的，什么力量也没能冲散和阻止他们，就连唐卡西米洛一伙所使用的巨大压力也不行，他们甚至互相拉着，灵活地挤动着，极力不失掉跟敌对者的接触，可还是不由自主地失去了控制。

卡努托想夺门而出的计划遭到挫折。守卫在门口的宪兵和看门人员在这些伊拉里奥分子猛烈的进攻面前不堪一击；没想到唐卡西米洛一伙和先前呆在右侧观众席上的阿吉雷分子前来支援，这样，力量加强了，才坚持住了。卡努托不仅不能占领大门，而且和他那伙人脱离了其他伊拉里奥派成员，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

卡努托这才觉得他的形势危急：阿吉雷派将有足够的时间组织起来向他们进攻，直到从他手里夺去杀害卡尼索的凶手。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克鲁斯上尉完成对付奥利维耶尔的任务。如果这个计划能实现，将引起恐惧，还会带来新的转机。

卡努托用目光寻找克鲁斯。他带着特工人员罗玛斯和上尉提沃尔正挤到卡尼索尸体那儿，逐渐在靠近奥利维耶尔；克鲁斯扭动着身体，好象在所有那些骚动的人流中，有一支人流在牵动他一样。这时卡努托又看了看会议厅门口，以及众议员罗佩斯·涅托和里卡尔德；他们俩正打着手势，跟其他伊拉里奥派众议员一起呼喊。他增加了勇气。

“都要沉住气，”他小声地对同伴们说；“如果现在谁要是

离开我，一分钟后，我们就晚了。”

克鲁斯，罗玛斯和提沃尔三人，已经离奥利维耶尔只有两步远了。奥利维耶尔的眼睛这时还盯着卡努托一伙，对他身边的几个人在说着什么……克鲁斯又接近了些……现在在他和奥利维耶尔之间还剩下不到一头的间隔……

“克鲁斯可真是一条好汉！”卡努托以一个见过大世面的行家里手的敬佩之情想道。他憋住几秒钟的呼吸，轻轻地蹑起脚尖……

这样过了一分钟，这一分钟使唐卡西米洛增加了他的实力，改进了他们进攻的位置。卡努托没感觉到这些；他全神贯注地看着克鲁斯上尉头部的细小动作，观察着仍然在那里比比划划指挥着的奥利维耶尔的表情。

又过了半分钟……卡努托屏住呼吸……一声枪响……然后又是一枪……又一枪……奥利维耶尔的脸向左转去，盯着议会厅的门口，罗佩斯·涅托和里卡尔德很快地从那儿溜了出去。奥利维耶尔还是那样继续看着那儿，但是脸上并没有那种垂死的表情，而是显得有些惊奇和不安。有那么一会儿（仿佛是一个世纪）：卡努托希望看到那张脸上蒙上死亡的阴影；希望看到他立即倒下去。可是事情不是这样，克鲁斯上尉也没有离开那儿……卡努托这时所看到和感觉到的一切是：首先，许多脑袋一下转向奥利维耶尔注视的地方（是那儿响的枪声，而并不是卡努托以为的地方）；紧接着，人群冲乱他的队伍和夺走了那个凶手之后，把他撞出去有几米远。

他过分地相信克鲁斯会杀掉奥利维耶尔，这使他有两分

钟觉得是真的……他想挽回败局：伸手去掏手枪；但是他还没拔出枪来，就住手了；唐卡西米洛已经把一把匕首顶在他的腹部，低声地威胁他说：

“朋友，如果你再敢张嘴，我就捅了你。”

卡努托往下看了看：他个子高；唐卡西米洛是个矮子。他看了一眼，不作声了；咧了咧嘴算是回答。

当天夜里真相就大白了：那个杀害卡尼索的凶手是内政部的一个司机。第二天一早，奥利维耶尔接待了克鲁斯上尉的来访，上尉详细地向这位政治领导人讲述了他是怎样寻找杀他的机会，又怎样在最后决定不下手并设法待机通知他，直到联邦区长官兼城防司令如何阴谋杀害阿吉雷派的主要众议员的前后经过。

第六章 胡利安·埃利松多

一 叛乱的先兆

这场谋害众议院阿吉雷派领导人的阴谋实际上失败了，但却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从那以后，在政治力量上便格外营垒分明了。许多阿吉雷派的成员在那之前都忠实于他，认为他是最能使用暴力的，现在却认为自己跟错了人，纷纷投到基梅内斯那边去了。相反，那些忠实坚定的阿吉雷分子（他们力图用自己的旗帜，而不是敌人的旗帜，去取得胜利），则一面巩固内部团结，一面准备抓住对方任何一种过火行动。

所谓的公众舆论这时也增加了它对这场斗争的影响。暗地里它是阿吉雷派的追随者，把他看成是反对元首的勇士；同时也在暗中与基梅内斯为敌，因为基梅内斯就意味着强权政治的继续。但是这个公众舆论终究是代表市民阶层的，他们胆小怕事，心地卑劣，并不敢正视这场斗争，下决心去解决它，而是象拳击场的观众一样，只限于在一旁站脚助威。这时种种小道消息和流言蜚语不胫而走：“恩卡尔纳西翁·雷耶斯在普埃布拉城要起义了”，“费盖罗阿在哈利斯科州要起义了”；奥尔蒂斯在瓦哈卡城要起义了”；埃利松多在托卢卡城要起义了”……所有这些说法，成为事变发生前的镜子，它

预示着镜中物正在变为现实，而预报的目的也就在于此，加速事变的到来。

凡有机会能与阿吉雷说上几句话的人，这时都比较坦率地对他说：“除了拿起枪杆子，没有别的路可走了”。这一忠告被社会学者提高到了法则的高度。他们强调说：“在墨西哥所有的总统都是依靠枪杆子上台的。”而另一方同样如此，对基梅内斯，对元首，也总是有人在耳旁说阿吉雷派的叛乱已迫在眉睫。

阿吉雷在这些暗示面前，虽然不相信地微笑着，可心里却很有数。元首一面固执地认为没有人敢造他的反，一面却尽力收买那些最可疑的将军们：向他们敞开国库的钱柜。

换言之，所有发生的这一切仿佛是正在演出的一出大戏，剧中的人物毫无主观性可言（只能服从角色的感情与性格），作为单纯的演员，他们只能听凭那匿名的巨大力量的摆布。

一天夜里，奥利维耶尔和主要拥护阿吉雷为候选人的将军和州长的代表们聚会，商量最后的决定。

这次会议是在阿方索·桑多瓦尔将军家里召开的（阿方索·桑多瓦尔将军曾任过军区司令，州长，元首的代理人，革命初期是元首的战友，现在由于同样的野心而成为昔日的同志和首长势不两立的敌人）。这样的会议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虽具有偶然性，但它深刻地反映了这次会议的真正性质。因为桑多瓦尔并不是阿吉雷分子，勉强装做是这一派的人，目的在于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开路：奋斗几年后当上总统。象他这

样的还有好几位。如奥尔蒂斯、费盖罗阿、卡拉斯科，都想登上总统的宝座，但不是为阿吉雷，而是为自己；最初为了把元首赶下台，他们可以联合起来，然后为了各自的利益，再互相残杀。眼下在将军当中，真正的阿吉雷分子看来只不过有两位：即墨西哥州军区司令胡利安·埃利松多和普埃布拉州军区司令恩卡尔纳西翁·雷耶斯。

在拥有兵权的将军中，唯有埃利松多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他人都是派代表来的。埃利松多是个师长，在会上他的意见从一开始就占上风。这样一来便使得最后的协议同与会者中那些最性急或者说最别有用心的人的愿望相去甚远了。这次秘密会议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两种看法的对立：一种是恩卡尔纳西翁的代表罗佩斯·德拉加尔萨，奥利维耶尔，以及象桑多瓦尔与卡拉斯科这些在野的、手里没有军队的将军们的看法，主张马上起义；另一种特别为埃利松多所坚持的看法，认为不要草率行事，还要继续争取那些中立的将校军官入伙。

两种看法似乎都有道理。

“要么我们对老头子先下手，”奥利维耶尔说；“要么老头子抢在我们前面。在这两种情况中，总是先下手为强。两个神枪手握枪对峙的时候，结局会怎么样呢？总是先开枪者生。就是这样，墨西哥的政治是手枪的政治，只在于谁先下手而已。

接着罗佩斯·德拉加尔萨又做了补充，尽管他的话不象这位激进进步党领袖的话那样富有哲理，却很具体。

“我们雷耶斯将军不同意再等了，他担心再等下去，人家

会夺走那些忠实于他的团体。他已经获悉政府的特务正在收买某些部队。他还提醒大家，元首很会玩弄诡计。也许我们稍一疏忽，他就会给你来个突然袭击。”

但是埃利松多将军针对他们的看法一一做了回答。他是典型的北方人，缺乏曲线的脸型，整齐的胡须，光洁的脸庞，干燥而发白的嘴唇（他这些特征显得象一个坦率忠诚的人，尽管他并不是这种人）。他那种北方人的粗犷气质，使他说起话来带着斩钉截铁的劲头，由于他曾在元首指挥的那些漂亮胜仗中起过重要作用，他这种讲话口气就越发显得强硬而不容争辩。

他对奥利维耶尔说：

“先下手，是不错的，硕士先生；但是，一个人不必冒那种很快就躺下的危险。必须按钟点起床，否则，要钟表干什么用呢？”

对罗佩斯·德拉加尔萨，他反驳说：

“袭击吗？优秀的将军是不把侧翼暴露给任何人的，而恩卡尔纳西翁·雷耶斯正是一位优秀的将军。你说他们想拉走他的主力部队吗？只要他不交出主力就是了。假如他们在拉你们的人，你要宽宏大量，多方照顾自己人，那么自己人还会忠实于你。不要轻易发动起义，而是要有把握，可现在我们是没把握的。我们有什么力量呢？只有墨西哥州的，普埃布拉州的，哈利斯科州的，塔玛乌利帕州的和瓦哈卡州的。可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是不够的。

“我们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奥利维耶尔反驳说。

“是的，硕士先生，不过，需要区别一下。现在的情况是

人民并不作战，作战的是军队。而毫无疑问的是，军队中的大多数还没有跟我们站在一起。因此还要继续做工作。”

桑多瓦尔和卡拉斯科这时也插了进来。由于他们同处在失意将军的地位，所以也是这次起义最积极的策划者。

“所有你能说得上话的军官，你不是都已经找过了。”他们说，“还不是象往常一样，大多数人都等着别人先迈出第一步之后才表示态度，才参加进来。但是我们都知，事情一开始都是这样的，总是提心吊胆地干事。四年前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嘛。索诺拉州的部队起义不久，我们就都跟元首站在一起了。军队把当时的政府象捏烂玉米那样给捏个粉碎。”

结果还是埃利松多最后一个看法，决定了这次议而不决的会议。这位墨西哥州军区司令说：

“现在还缺少最主要的一条：需要明确了解阿吉雷将军的想法。我们知道他是准备起义的，但是什么时候起义呢？据他本人对我说，我认为他并不准备立刻动手。实际上如果他授给我们这面旗帜，我们动手才名正言顺。选择动手时间的是他而不是我们。”

听了这套理由，奥利维耶尔和桑多瓦尔变得怒不可遏了。首先他们并不否认阿吉雷的权力，但是拒绝接受拿起武器的决定不能由大家来做的说法，因为这是一件关系到大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其次，他们认为阿吉雷本人对起义缺乏热情，在目前形势下，需要别人推动他，敦促他，否则的话，听凭他的主观专断，就会给大家带来一场灾难。由于他不早些接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

但是，无论是桑多瓦尔和奥利维耶尔，还是其他人的努

力，都没能压倒埃利松多的意见。最后总算达成协议，埃利松多由罗佩斯·德拉加尔萨，奥利维耶尔和桑多瓦尔陪同，一道去找阿吉雷商量，并且还商定，尽快在阿吉雷决定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

阿吉雷决定问题的方式正是奥利维耶尔所担心的。针对奥利维耶尔应该认真考虑起义的坦率意见，阿吉雷更加坦率地回答说：

“我决定武装起义。对此我并不隐瞒，也不推卸责任，因为我知道，最后我们必须得走这一步。尽管如此，可我还是认为，在我们还没有找到合法理由时，我们不应该采用武装起义的办法。现在我们以什么名义起来反对政府呢？为了一种还没有被消灭的强权政治吗？为了破坏一次还没有公开进行的选举吗？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也许我们会取胜，一切将取决于军队要象在 1920 年 5 月那样及时地支持我们。可实际情况是这些运动最初总是弱小的，很少得到广泛的支持，这样就使每次行动都要取决于参加起义的军队多少。可现在，在这个要么赢得一切，要么丧失一切的关键时刻，这样去干，对我本人，对我的追随者和朋友们来说，我都不满意。倘若我们象愚蠢的野心家、公众所鄙视的人那样去冒险，那是不明智的。我还要补充一点，我有一些个人的理由。你们都很清楚，我并不愿意作总统候选人。一系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把我卷入这场违背我个人意志的斗争。如今命运已定，我决不抱怨，我愿意奉陪到底。这是真心话。但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占有总统的宝座。这也是真心话。我这倒不

是为了炫耀自己品德的纯洁高尚和**不朽**（我们大家在革命和政治生活中，都或多或少地犯过错误，我甚至比别人犯的还多），而是因为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谎言和污泥在淹没我们，总有要求尊严的人物，有不应当忘记的光荣时刻。我们都很清楚，在墨西哥不存在民主选举；只存在那些一心想夺取政权的派别之间的暴力竞争，这些派别有时得到公众的支持。这才是墨西哥真正的宪法；别的纯粹是闹剧。但是由于我们的竞争本身有它的方式方法，不管怎样，要礼让三分，只要元首和基梅内斯不把事情做绝，只要全国还没有支持我们行动，我就不准备开第一枪。不错，我是想赢；但是要赢得漂亮；如果这不可能，我宁愿失败的漂亮；或者是给他们留下罪恶的或者不名誉的控诉。从这个高度看，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这个民族一直在做的实际的投票表决。如果这次表决结果有利于我们，那么取得总统的宝座和被杀害都一样。我们多少次为了这些最愚蠢，最卑鄙的欲望去冒生命危险。”

埃利松多将军听了阿吉雷这番话，感到很满意，一是因为阿吉雷相信他们；一是他对起义时机还不成熟的分析被阿吉雷给予肯定。罗佩斯·德拉加尔萨和桑多瓦尔急躁的心情也都平静下来。阿吉雷的这番雄辩是这位激进进步党领袖极其顽固的思想。尽管如此，奥利维耶尔并不想在这时候反驳阿吉雷（他知道那是徒劳的）；可他还是提出自己的看法：

“您所说的这些，我觉得都是很正确的；我不否认，也无异议。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应当好好考虑，就是在我们的公开竞争中，应该尽可能按规律办事。我所总结的规律只有一条：在墨西哥，如果你不对你的对手先下手，你的对手就会

对你先下手。”

二 总统候选人与将军

几天来，这场竞选活动还只限于民主的方式：人们谈论着政党、宣言、竞选旅行和代表大会。但在这些假象的背后，竞争的双方真正的注意力和努力的目标是：当无需使用暴力时，力求尽可能不使用暴力。元首和基梅内斯将军不惜任何手段，也要把这次必发的起义粉碎在萌芽之中。阿吉雷派在窥测方向，积极策划；他们加紧了对军队参加起义或自卫的宣传，因为担心政府在他们有能力反抗以前给他们以打击。

最后冲突的征兆开始显露出来：这天下午，“拥护阿吉雷的众议员”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举行欢迎会，欢迎这位总统候选人的首次来访。

这派众议员的聚集场所位于马德罗大街和玻利瓦尔街的交叉路口处。这个地方是从来不断人的。这天下午，这里比往常提前一小时就挤满了阿吉雷派分子。到六点半时，当这位贵宾光临时，这座楼里已容纳不下更多的人了。走廊、庭院、过厅，处处都是人，人们一直挤到了大街上。这里面有奥利维耶尔召集的议会党团成员，埃杜阿尔多·科雷亚召集的市府人马，再加上一些同情阿吉雷的公众。这次活动便增添了阿吉雷热的色彩，充满了真正的民主气氛。

欢迎会正顺利进行时，有人打电话给阿吉雷，说他家里有急事要他回去。在这样庄严的时刻（奥利维耶尔就要对这

位未来的共和国总统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了，就要宣讲激进进步党的纲领了），来这样的电话，显得格外不正常。这个时候出事，必定有很严重的原因。尽管如此，阿吉雷只是说他尽可能早些回去，然后坐在那里继续听胡安·曼努埃尔·米哈雷斯的演讲。

半小时以后（这时奥利维耶尔正站在讲台上），又打来一次电话，比第一次更紧急。阿吉雷叫过塔拉瓦纳，要他快去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过了二三十分钟，奥利维耶尔结束了他的演讲。阿吉雷站起来，开始读他那份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讲了不一会，塔拉瓦纳回来了，阿吉雷看见他跟罗佩斯·德拉加尔萨嘀咕了几句。过了一会儿，罗佩斯·德拉加尔萨不见了；不过从他们两个的脸上都没有发现异常的表情。于是他又全神贯注地把他的讲话稿读到最后。他的话讲完了，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他的演讲雄辩有力，时时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

讲话结束后，欢呼声从大厅传到走廊，从走廊又传到楼梯，院子，门房，一直到大街上。在街口，阿吉雷派的人和群众混在一起，欢呼着候选人的名字，好奇的群众呼喊着他要露面。奥利维耶尔打开了所有阳台的门窗，阿吉雷和这些著名的领导人都出现在阳台上。灯火辉煌的夜晚，街上的店铺都停止了营业。奥利维耶尔对街上的人群发表着演说，阿吉雷这时在一旁低声地跟塔拉瓦纳在说话：

“有什么急事吗？”

“看样子非常紧急。第十六营营长哈乌雷基在你家里等着你，他迫切地要跟你谈谈。看上去似乎莫测高深……”

“你别咬文嚼字了！上校说什么？”

“话不多事不少；他说这件事生死攸关；要你今天务必跟他谈谈。”

“可是,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我可就知道了。他坚持说只能告诉你一个人。他还要我转告罗佩斯·德拉加尔萨，要他马上去看他。罗佩斯·德拉加尔萨已经去了。”

群众对奥利维耶尔的演讲正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接着呼声又起，要求候选人亲自对他们发表演说。有些汽车从街里一齐鸣笛抗议，因为道路被堵住了。阿吉雷这时预感到第十六营营长要告诉他的事一定很严重，便以此为借口讲了几句话，使这次集会尽快地结束了。

大约九点半钟左右，阿吉雷走进家门，陪同他一起回来的有阿斯卡纳、奥利维耶尔、科雷亚，以及其他几位党内同志和密友；其中有哈利斯克州州长阿古斯丁·多明盖斯，他专程从瓜达拉哈拉城赶来参加这次欢迎会。这些陪同的人都留在客厅里，阿吉雷自己走进哈马雷基上校正在等候的房间里。

敬过礼后，上校对阿吉雷说：

“将军阁下，您可以不相信我，这随您的便；可我来告诉您的这件事却是千真万确的。有一次别人在您面前讲了我的坏话，您相信了，因此没有给我按时晋级，我当时很恼火。从那以后，似乎我们不再是朋友了。别人都这样说，甚至我也以为您本人是这样想的。实际情况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还

是朋友。我的意思是说，我还是追随您的，其证据就是我的行为说明我没有骗您。就在您从前保护过的那些人都在背叛您的时候，我来告诉您，您的政敌正在准备对您搞突然袭击。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莱伊瓦将军把我们三个上校，第四十四营营长，第二十一营营长和我找了去，说是拥护您的将军们正在拉拢我们这些有兵权的人，他让我们揭发你们是怎样挖墙角的。第四十四营营长和二十一营营长从您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后，都背叛了您，为了捞到一些好处，都心甘情愿地跟莱伊瓦厮混在一起。处在两边火力的夹击下，我该怎么办呢？我想还是装假为好。但是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个。跟莱伊瓦会见以后，会见是今天下午一点钟进行的，我才知道就在今天夜里，他们趁您不防备的时候，要来逮捕您。他们想用我们的揭发和十九营营长西盖伊洛斯在普埃布拉城对恩卡尔纳西翁·雷耶斯将军阁下的叛乱作为行动的理由。他们还要逮捕桑多瓦尔将军和卡拉斯科将军，以及为这次竞选工作的主要文职领导人。另外我还得到很确实的消息，他们要组织特别法庭，对你们全体进行起诉，然后判处死刑。将军阁下，我把这一切都及时通知您了。我告诉您这些消息并无所求，只要您答应我两件事：一是不要让人知道是我来透露消息的；第二是如果事实证明这是假的，那么请您原谅我。假若我不肯泄露这些机密，除去为您还是为别人做无益的牺牲，我还能得到什么呢？……罗佩斯·德拉加尔萨将军刚才在这儿，他已经知道关于雷耶斯将军阁下的事，我估计，他这会儿一定是在回普埃布拉的路上了。

阿吉雷回到客厅，跟朋友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应该采取的行动。显而易见，需要尽快离开墨西哥城。但是到哪里去呢？哈利斯科州州长希望大家去瓜达拉哈拉城；那儿的军队是费盖罗阿将军指挥的，那里都是阿吉雷派的人。可是去那里的路行不通，或者说可能性很小。大家于是又想到普埃布拉城，那儿有恩卡尔纳西翁，他可以提供最好的避难所。但是一想到西盖伊洛斯上校可能发动的叛乱，为慎重起见，去那里也是不行的。最后阿吉雷决定，最快最安全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先转移到托卢卡城，在那里会得到埃利松多将军的保护，他也是阿吉雷派的成员。

所有的人都准备出发，阿吉雷吩咐了一些防范措施。他命令停在门口的两辆汽车携带手令快速去找卡拉斯科和桑多瓦尔，如果他们不在家，就马上回来。他准备带上秘书西斯内罗斯，还有自己身边的两个助手卡华玛与罗萨斯同行。让一个亲信第二天去普埃布拉城，把这里决定的行动告诉雷耶斯和罗佩斯·德拉卡尔萨。最后，他想到钱。

象往常一样，他身上带的钱从不超过三百比索；家里也只剩有一千比索。他把塔拉瓦纳叫到一旁，问他这时候能拿到多少现款。

“我家里有六千比索，是我自己的；另外还有一万四千是建材部的。”

“你敢借给我吗？”

塔拉瓦纳只回答说：

“我马上去拿。”

十分钟后，卡拉斯科和桑多瓦尔将军来了，几乎是同一

刻，塔拉瓦纳也回来了。

塔拉瓦纳跟着阿吉雷走到办公室，关上门后他对阿吉雷说：

“这钱是你带还是我带？”

“我带。”

塔拉瓦纳拿出皮包，以灵活的动作和满不在乎的表情（这是那种经常动用大批现款的人的表情），从中拿出一捆钞票，全都是面值一样的新票子。他用拿皮包的手捏着这笔钱，用另一只手的拇指按一按钞票的边缘，似乎用眼睛在估量钞票的数目，随后一边递给阿吉雷一边说：

“整整两万比索。五百比索的一共四十张。”

阿吉雷几乎连看也不看，顺手把钱放进西装左边里面的口袋里，然后这两个朋友回到客厅里。

几分钟后，所有的人都来到大街上。

在门口，突然，一位《大日报》的记者跑过来，他以年轻人谈吐自如的态度拦住了阿吉雷说：

“将军，晚上好！真巧，一下子就见到了您！我来采访您，求您做出最轰动我们时代的声明，那样一来看他们是不是给我增加工资。”

这位记者几乎还是一个少年，从脸上的稚气看，简直是个娃娃。阿吉雷很了解这种青年，于是和蔼可亲地回答说：

“不，年轻的朋友，今天我不发表任何声明。”

这位记者发现罗萨斯和卡华玛往其中一辆汽车里放了两枝卡宾枪和几大包东西，便叫嚷起来：

“特大新闻 您要去旅行！”

“不，年轻人，”阿吉雷否认说，“我只是出去走一走，你是一个好朋友，请你帮个忙，对这件事只字别提。”

“那得有个条件，将军阁下。”

“说说看……”

“您得把我带上。”

一瞬间，在阿吉雷心里，同情怜悯和利益得失反复权衡了一番，然后说：

“如果我请求你不要跟我们一道走呢？”

“我就跑回报社，随心所欲地发表这个消息。”

“好吧，既然这样，那就跟我们走吧。”

不算司机，汽车上共有十三人。阿吉雷那辆凯迪拉克轿车里，除了这位总统候选人之外，还有阿斯卡纳，多明盖斯，塔拉瓦纳和科雷亚；跟奥利维耶尔坐一辆车的是米哈雷斯，卡拉斯科和桑多瓦尔；在另一辆车上，坐着西斯内洛斯，卡华玛，罗萨斯和那位《大日报》小记者。

启动的时候，阿吉雷让汽车绕道罗萨斯·莫雷诺街。到了那里，凯迪拉克车在罗莎丽奥的住宅前面停了下来。前国防部长下了车，走进门去。

几分钟后又走了出来。这一时一只纤手拉开了窗帘，一个倩影贴在阳台窗户的玻璃上……

当三辆汽车排成一线离开塔古瓦亚大街的时候，正好是十一点半。

三 托卢卡计划

夜半更深，托卢卡城的街道空旷，住宅寂静；为行人照明的街灯影影绰绰地发出暗淡的光线；守夜人纹丝不动地靠在墙上，手中的提灯映照出他们的侧影；远处时而传来一声狗叫或一声人喊。

阿吉雷和他的十二个同伴在旅馆门前下了汽车。他们要的房间太多，因此需要花些时间去准备。由于还要等埃利松多将军（阿吉雷已经派卡华玛和罗萨斯前去寻找），再加上夜寒，奥利维耶尔便要求店家为他们打开酒吧间。

一进酒吧间，大家按平时的习惯各自就座。酒吧间里有三张小餐桌，他们分别围着这三张桌子吃喝起来。阿吉雷要他平时常喝的酒——一整瓶特级亨纳西白兰地；其他人也各自要了类似的饮料。由于被迫突然离开墨西哥城而产生的激动心情，这时已让位给心里踏实而想议论一番的乐观情绪。他们已处于埃利松多的军事保护下，于是感到浑身有了力量。

桑多瓦尔和卡拉斯科只是一味地谈论着立即举行武装起义的好处。埃利松多的军队从墨西哥州起兵，恩卡尔纳西翁·雷耶斯的军队从普埃布拉州起兵，这两支军队便可以直扑首都；与此同时，费盖罗阿的军队在哈利斯科州动手，阻击北方几个州的军队，使元首和基梅内斯陷入孤立，同时挡住可能来自美国政府的援助。一旦把这大好的战略形势公布于众，很可能会象 1920 年那样，来一个“将军罢工”，那么起义

在一个月里就可以取得胜利。

“难道这个计划还不好？桑多瓦尔问阿吉雷。

阿吉雷一边小口呷着白兰地，一边回答说：

“从军事上看不坏，但是还需要从政治方面加以研究。首先是要了解一下公众舆论知道了这个正在反对我们的阴谋后的反应。”

正在跟阿吉雷和塔拉瓦纳分享同一瓶白兰地的奥利维耶尔，这时已拿出他的笔记本，以他在议会里的同样热情，写下在他看来应该写进这次行动计划的要点，他由于心情愉快而滔滔不绝地高声朗读起笔记本上的文字：

“我认为：第一点……第二点……”

在每点意见之间，他还加上评论：

“让我们看看托卢卡计划在历史上将会有怎样的地位吧！”

米哈雷斯、阿斯卡纳、科雷亚同多明盖斯在谈论着费盖罗阿将军在哈利斯科州的兵力；分析着西部地区人民的精神状态。所有的人都这样，甚至连那位年轻的《大日报》小记者，单独在跟西斯内斯交谈着，也议论着政治和军事计划；他的思绪被这神奇的酒力激动着，血管里流动着一种新的热情：好象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觉得自己已经从报道重大事件的卑微工作突然升华到重大事件的策划者，或者至少是重大事件策划者的重要同谋。

阿吉雷已经胸有成竹，但是他感到应该约束一下众人的热情。在他的邻桌上，有一副象棋。他让人把象棋拿过来；为了部分地打乱众人对政局的着迷状态，他对奥利维耶尔说：

“咱们下一盘看看谁能赢，是伊拉里奥派，还是激进进步党。”

他这句话好象弹簧一样，使其他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们并不迷信，可这时算命、占卜、预言的话在他们身上起了作用，这也是由于酒喝多了的缘故。大家全都围拢过来观看这场比赛。

比赛一开始就对阿吉雷有利，可还没走几分钟，胡利安·埃利松多将军，由卡华玛和罗萨斯陪同，走进酒吧间。

看见埃利松多走进来，有些人流露出惊喜的表情。怎么能不感到惊喜呢，要知道从两个小时以前开始，这位墨西哥州军区司令和他的四千人马，就在这一小撮被追捕的阿吉雷派的精神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此外，正如可预料的那样，并非人人都能掩饰自己的感情。

也许是根据将军级的特别权力，桑多瓦尔和卡拉斯科本打算和阿吉雷一起，给埃利松多讲述事情的经过，然后再同埃利松多商量计划。但是阿吉雷态度很坚决（只要是他乐意，他常常是这种态度），毫无商量余地地说：

“不，先生们，我要先单独和埃利松多将军谈谈，然后再请奥利维耶尔和多明盖斯将军同我们一起研究，最后我再告诉大家该做什么。”

在酒吧间对面客厅的一角里，总统候选人和司令官交谈起来。谈话很长，可实际内容并不多。阿吉雷开门见山地说：

“你别以为这次我会把你牵连进来，我不会利用你多次许诺的到危急关头要保护我的话。元首和基梅内斯准备今天

夜里抓我和我的朋友们；打算以我在领导一次叛乱为借口，把我们提交特别军事法庭。因此我们才到这里来。我来不是邀请你参加武装起义的，而是请求你保护。你手下有四千人马，我们又是老朋友，部队里的老哥们儿；因此，你不必玷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荣誉，就可以阻止元首对我等的卑鄙谋害。因为就在他还怀疑你可能不听从指挥的时候，他是绝不会命令你来抓我的。这样我的朋友们和我在托卢卡城等待事情明朗，便不会有什么危险了。我知道这里的州长是我们的敌人；不过这无关紧要，一想到有你的队伍保护我们，他就算不了什么了。我这些要求比你原来的打算会使你受到更大的牵连吗？如果使你受到更大牵连，你现在就告诉我，然后给我（或者让我自己去找）马匹和人，两小时之后，我们就去别的地方……这是我要对你说的第一件事。现在我要对你说另一件事：如果你情愿把你的命运和我联系在一起，并且劝我举行武装起义，因为在你看来，这是唯一切实可行的话，那么我准备和你另作计议，不管我怎么样，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你，我是不想起义的。”

埃利松多以北方人特有的简单明瞭来表达他那坚不可摧的忠诚态度，他几次高声强调：

“正义在你这一边，你又是我的朋友，你对我恩重如山，有什么要求尽管吩咐。我的部队就是你的部队。”

随后当着奥利维耶尔和多明盖斯的面，他们商定：一切决策都要等今天夜里普埃布拉城恩卡尔纳西翁·雷耶斯那里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他的行动再定。为了不给州长卡特雷诺·伊万涅斯那帮伊拉里奥分子以任何口实，对外就说阿吉

雷来托卢卡城是搞竞选的。多明盖斯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通知费盖罗阿将军，严防可疑分子，并且在哈利斯科州做好准备。

当其他军人和政治家们知道了埃利松多的积极态度时，酒吧间的灯光显得格外辉煌灿烂。人们频频举杯庆贺。埃利松多分别跟阿吉雷，塔拉瓦纳，阿斯卡纳和卡拉斯科交谈了几句，话虽不多，却很诚挚，鼓舞人心。他跟大家喝了几杯，最后告别的时候，他还特别关照说：第二天阿吉雷的人尽可能少去找他，这是必要的慎重。

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一会儿，对阿吉雷说：

“卡塔雷诺·伊万涅斯比你想要的要危险得多。我以保护你们为理由，给你派一支卫队吧。”

埃利松多走后，时间虽然不早了，可谁也不想去睡。既然在这令人陶醉的革命和政治斗争中需要老战士睁大眼睛，那怎么能上床去呢？（何况他们中许多人一向是这样度过良宵的。）此时此刻，大家心里充满了无比的欢乐（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心情同未来的美好憧憬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偶然性又寓于必然性之中。这种兴奋感，在这可以得到满足的时刻里，每分钟都觉得格外宝贵。

他们叫来管酒吧间的侍者，又要了几瓶酒，众人便纷纷回到先前的座位上。

“伊拉里奥派输定了！”奥利维耶尔边喊边往盒子里装棋子。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人人都兴致勃勃，开怀畅饮，这样便不知不觉地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大约在四点半钟左右，就连最有酒量的人也都感到疲惫困顿的时候，门口出现了一个上尉，他身后跟着两名军官，几名军曹和一些士兵。那位《大日报》小记者这时用模糊不清的话第一百次地表述了他心上的题目：该轮到他来正式记录这次起义了。

这时一阵欢呼声响起，表示欢迎这些士兵的到来。

“我们有卫队了！”

“为埃利松多将军干杯！”

“真够哥们儿！”

三名军官和三个军曹走近阿吉雷那张桌子；其他士兵分别站在门口、柜台、餐桌之间。

“来杯白兰地吧，上尉。”奥利维耶尔不等这位卫队长向前国防部长问好，就喊叫起来。

上尉拿起酒杯，一饮而尽。随后他马上俯身对阿吉雷说：

“将军阁下，请原谅我们在这个时刻打扰您……”

“您并没有打扰什么！”奥利维耶尔在他的座位上，摇摇晃晃地说。

阿吉雷这时尽管舌头不听使唤，可他还是尽可能地摆出严肃的态度说：

“没关系，朋友……跟这些朋友们一起高兴多时了……请坐下。”

上尉没有坐下，继续说道：

“埃利松多将军吩咐我请您和您的朋友们马上去谈谈。劳驾您跟我走一趟！”

象划过一道闪电，阿吉雷一瞬间完全清醒过来，他本想站起来；但是上尉和他的助手已经按住了他。与此同时，围在桌子周围的士兵一拥而上，逮捕并解除了所有人的武器。这次袭击来的是那么突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仅十秒钟就完成了行动。阿吉雷把酒杯从唇边移开时，他的朋友们还是自由的；等到他把酒杯放在盘子里时，他们一个个都成俘虏。实际上所有的人都没来得及反抗。唯有阿斯卡纳，卡华玛和罗萨斯三人还似乎清醒，他们起身想反抗，但是已无用，不等他们摸到手枪，几枝毛瑟枪的刺刀已经抵住他们的腹部。

上尉命令卫队立即将他们押出酒吧间。半醉中的阿吉雷恢复了他的尊严；他不让两个少尉象囚犯似地架着走，只是让他们跟在两侧。相反地，奥利维耶尔，米哈雷斯，科雷亚和小记者，几乎是被抬出去的。卡拉斯科，多明盖斯和桑多瓦尔则无力地挣扎着；塔拉瓦纳却在酣睡。阿斯卡纳，卡华玛和罗萨斯被许多只手揪扯着，脸旁还有手枪在摇晃。这是一场无声的逮捕，既无枪声也没有喊叫。

外面街上还有更多的士兵。他们从墨西哥城开来的那三辆汽车还停在人行道旁。司机们半睡半醒地坐在方向盘后面，这时惊慌失措地呆望着，不晓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上尉吩咐囚犯和押送人员上车；他本人则登上负责押送阿吉雷和奥利维耶尔的轿车。随即下令开车。

在第一辆车上，一个军曹坐在司机身旁，负责指路。

阿吉雷渐渐摆脱头脑迟钝的状态。埃利松多的形象，酒吧间的场面，士兵们走在汽车两旁的模糊人形，一一闪现在他的脑海里。终于，他对发生的一切有点明白了。

他用那已经不是很自信的声调问上尉：

“ 请问咱们这是上哪儿去？”

“ 去团部，将军阁下，我们埃利松多将军在那儿等着您呐。”

阿吉雷沉默下来，顺着半闭的车窗向外望去。东方已露出鱼肚白；渐渐发亮的天空下，一条长街伸向远方。他脑海里只有一句话，这句话一字字地作响，他的嘴唇动了起来，反复地低语着：“先下手为强；”随后他又联想到：“墨西哥的政治只不过是一句话：先下手为强。”阿吉雷心里自言自语地重复着奥利维耶尔这句非常深刻的政治格言。

四 《大 日 报》

几小时后，阿吉雷在他被囚禁的军营里醒过来，他并不受这意外惊吓的干扰，而是如同过去多次经历过的那样，逐渐意识到远方传来的嘈杂声，并且逐渐恢复了主要器官的功能。就在记忆力恢复的同时，他开始回想往事，这使得他突然明白了目前处境的危险性。但是尽管如此，想到这点时他依然在唇边浮现一丝微笑，除去理智方面的考虑，这困境并不使他惴惴不安。他知道眼下的情况是没有希望的，可是他并不感到遗憾。因为他心里突然产生一阵近于微不足道的烦乱，它比任何别的事都更搅扰他的思绪；这烦乱出自潜意识，但是很有影响，是在勉强睡上几个小时后发生的；同时他还产生了这样一种生理上的错觉：从酒吧间被捕到眼下大概过去了整整一夜。

他仰面朝上躺在行军床上，一面追忆着往事。他记得他那十二个同伴迎着曙光穿过兵营大院时的长长身影；与此同时，他沿着另一个方向——与他的同伴们成对角的方向走去。他记得有个士兵走在前面，手中提着一盏光线弱到无程度度的马灯；他记得后来是一扇打开的房门，随后便是几乎漆黑一团的房间里他同上尉那场对话：

“您为什么对我说埃利松多将军在这里等着我？”

“将军，我得到的命令就是如此。”

“好吧。”停了片刻阿吉雷又接着说：“那么你听我说。”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百比索，交给了上尉。在这之前他说：

“也许我会缺些什么东西，因此请您收下。”

“但愿这一百比索在我一生中花得最有价值。”阿吉雷这时心里反复在想。

这个房间除去一扇门外，没有任何孔洞，因此黑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只是木门下方接近地面的缝隙处，一丝阳光象精密的地平仪那样在闪闪发亮。

阿吉雷起身下地（他的衣服是穿在身上的），几乎是摸索着走到那个有光亮的地方。他把手表贴近那道光线，想看看是几点了。表针是在十点钟停止的。门那边时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再远些的地方有部队操练的声音……阿吉雷给手表上满了弦，估计着可能是中午，于是他把表针拨到十二点钟，然后又重新回到行军床上。过了不久，外面响起一阵军号声，他估计的时间只差几分钟。

这样又过了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他既没有不踏实

的感觉，也没有心神不宁，而是平静地思索着这事情的含义。埃利松多的背叛，从上尉和卫队出现在饭店时看是荒谬的，现在既然已成事实，阿吉雷便觉得这完全是合乎逻辑的了。对于埃利松多来说，支持阿吉雷等于铤而走险；背叛他则意味毫无风险地确保另一派人的胜利，当然这也是埃利松多本人的胜利。

“埃利松多将是伊拉里奥·基梅内斯内阁的国防部长。”阿吉雷自言自语地说。

他翻来复去地想过这些事件之后，又想到其它许许多多的事。他回想起罗莎丽奥那只拉开窗帘和他告别的纤手；看见她映在玻璃上的身影。转而又想到妻子，想到阿斯卡纳。想起最后一次和元首会晤后的当天晚上，阿斯卡纳讲的那些话。从阿斯卡纳又想到莫拉和奥利维耶尔。接着又回想起萨尔蒂瓦尔上校自斟自饮特基拉酒的形象。由于他并不急于理清这些思绪，便索性胡思乱想起来。他那不可变更的宿命论思想使他感到自己的运数已定，已经不必占卜了。

时间的节拍在内心与外界处于一致的状况首次被打乱了，因为门外的人声和脚步声突然停止了。接着在那道有光线的地方跳动着块块黑影。在门板和地面之间吱吱咯咯响了一阵，有什么东西在门上敲了一下，随后从门下塞了进来。阿吉雷慢慢地站起来，走过去看个究竟。

有人塞进一份报纸。

“我那一百比索的第一个结果。”总统候选人喃喃自语道。

借助门缝的一丝光线（好象魔术般地跳出每个字母），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报纸的名称和头条位置的标题。但是那魔术突然使他目瞪口呆了。这份《大日报》说，阿吉雷和他的人已经发动武装叛乱了。“武装叛乱！”他的身体这时缩成一团，面部几乎贴在地面上，反复把这几个字念了三遍。阿吉雷感到全身就要瘫软了，最后，他发疯似地狂笑了起来。

门下的光线过于微弱，使他无法看清小号铅字的要闻及正文。他回到床边坐下，划着了身上带的火柴，一面摊开了报纸。

《大日报》本身并没有肯定什么。报社只有三行按语，接着便是一个官方的声明和两份每段加上引号的长篇公报。这表明报社并没有讲出他们知道的情况，而是报道了人家强迫他们报道的事。那几行按语是简单明了的。消息本身是这样说的：

“昨天午夜过后，本报获悉在普埃布拉和托卢卡发生武装叛乱的传闻。我们当然便想到应去总统参谋部索取官方材料。共和国总统先生的侍从室主任卡尔洛斯·托雷斯将军对我们说：‘几支驻守墨西哥城的部队昨夜准备离开营房，被骗参加一些不法分子策划的叛乱。幸亏第十六、二十一和四十四营的指挥官们忠于职守，及时地把这些叛乱分子的计划报告了上级。同时由于联邦区军区司令玻罗塔西奥·莱伊瓦将军的有效干预，叛乱计划几乎完全被粉碎。关于在普埃布拉和托卢卡的事态，本办公室将在两小时后发布更详细的新闻公报。’我们问托雷斯将军：‘这些事情跟两位总统候选人有什么关系吗？’他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会很快给你们一份

正式公报。”

紧接着是那两份公报，报社方面未加任何评论。第份公报是由元首签署的，上面说：

“自从这次竞选斗争一开始，我就获悉伊格纳西奥·阿吉雷将军及其党羽在策划叛乱。我从一些军官那里获悉，他们曾接到过要他们背叛国家社稷的邀请。有些阿吉雷派的特务到全国各地活动，企图收买各大军区首脑。另一方面，则是进行舆论准备。无论是阿吉雷本人，还是他的支持者，时而登报声明，时而发表演说，连续不断地以半公开形式宣称他们诉诸武力的坚定决心。尽管如此，本政府始终采取冷静态度；从未干涉过这位激进进步党提出的候选人；本政府给予广泛的保障，保证公众投票权受到尊重，使人们看到什么是爱国主义的道路。政府的态度是这样明白无误，致使阿吉雷将军找不到任何借口指责我们偏袒一方。不幸的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阿吉雷将军终于收买了恩卡尔纳西翁·雷耶斯将军指挥的大部分军队，昨天夜里他们在普埃布拉城宣布公开叛乱，与此同时他们几乎把首都几个营的部队也争取过去。实际上这是早已策划好的，他们准备同时在普埃布拉城、托卢卡城和首都同时发动叛乱。由于莱伊瓦将军的有力干涉，哈雷基、阿科斯塔和埃南德斯三位上校的忠诚，这次计划在首都发动的叛乱阴谋已经彻底破产了。在普埃布拉城，叛匪恩卡尔纳西翁·雷耶斯解除了西盖伊洛斯上校和几乎所有第十九团军官们的武装，并残暴地处决了他们，因为他们拒绝执行叛乱计划，之后他占领了州政府。托卢卡城是阿吉雷和这次叛乱的主要领导人最后去的地方。他们刚到达时，满以

为这次军事叛乱必然在那儿爆发，然而这一冒险行径同样未能得逞。正直的胡利安·埃利松多将军很快地纠正了那些忘记自己职责的军官和部队的错误。阿吉雷只好率领一小撮军人和文职官员逃走。本政府为了打击这伙叛徒，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今天下午一点，派出阿伊斯普罗将军，带领五千人，在特拉斯卡拉州和维拉克鲁斯州军队的配合下，向普埃布拉城进军；我向全国人民保证，在四十八小时之内，阿吉雷一伙将落入忠诚的军队手中。军队正在追捕他们，并且一定会将其逮捕归案。最后我向全国人民庄严保证：如果说本政府原来心慈手软，放任了他们而犯下许多错误，那么在他们犯罪的时刻，本政府将毫不留情地给那些扰乱了公共秩序、反对我们社会、使人民无辜流血的军人和文职官员以严厉的惩罚。”

这是元首本人的讲话公报。紧接着，在同一版面上，还登载着一份正式声明，那是伊拉里奥·基梅内斯以总统候选人的名义，向全国人民宣告的：

“首先我对正在发生的这一不幸事件表示遗憾，因为在我整个竞选期间，我再三声明要履行义务，大家都要通过投票选举取胜，而不能使用暴力。不管怎样，我本人的看法是：尽管叛徒恩卡尔纳西翁·雷耶斯暂时还控制着普埃布拉州，阿吉雷和他的拥护者们所发动的这次叛乱还是要彻底失败的。元首先生拥有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使他在这次竞选中默默地忍耐着，没有去指责阿吉雷一伙发动军事叛乱的宣传，因此没人可说总统在竞选中是偏袒某一方的。军队是支持他的，它并没有被搞乱，它将团结得如同一人，去

协助元首惩罚叛徒。最后他拥有渴望和平的全国人民的支持，人民渴望政府领导人按着法律程序执政，而不是通过武装政变去获得政权。最后的结局，我看不难预料。几天之后，全国就会完全恢复安定的局面，从而表明那些没有任何资格便梦想当政的野心家是缺乏智慧和道德力量的。假如上述看法是错误的，我宁肯停止我的政治活动，因为一切都要服从祖国的利益，并且请求最高当局，让我去军队供职，以尽我的微薄之力。在这里，我还要求支持我做为总统候选人的工农群众，在彻底粉碎卖国贼的斗争中，同各位军事长官密切合作。”

阿吉雷反复阅读了这些关于他叛乱的假报告，直到划完最后一根火柴。他愤怒到了极点，以至于象是失去了知觉，完全被这样一个念头所主宰：《大日报》上所说的一切就活生生地摆在眼前。在大革命时期他见过、干过、或者帮助干过种种罪大恶极的事，但是所有那些抢劫、掠夺、偷盗、奸淫、枪杀、暗害、以及最卑鄙的背叛，加在一起也比不上眼下这一阴谋。

他就这样长时间地呆坐着（时间之长难以确定）。他感到惊讶和烦躁，一股难言的愤怒使他无法摆脱头脑迟钝的状态。突然班乔·维亚的形象闪现在他眼前。他想：“维亚的被害就是很阴险的，这一次该轮到我了，会是更阴险，更卑鄙无耻的。”

门上的铁锁突然又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一扇门开了；早晨来的那个上尉和几个士兵走进来。

“将军阁下，上面命令我来带您。”

阿吉雷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在黑暗中以极其冷漠的态度问道：

“你们在这儿处决我吗？”

“不，将军阁下。好象他们要带您去墨西哥城。”

冷漠的态度暂停了几秒钟：

“带我走！我那些同志呢？”

“我看象是都得去，将军阁下。”

阿吉雷站起身，在警卫的簇拥下走了出去。到了院子里，他看见他那辆凯迪拉克汽车停在那里，旁边不远处停着两辆军用卡车，周围围着许多士兵。一位上校（阿吉雷对他很熟悉）和几名团里的军官等在阿吉雷那辆汽车门前。上校看见前国防部长走近时，跨前一步向他敬礼，并对他说：

“将军阁下，我奉命带您去墨西哥城。您坐您自己的汽车走。”

阿吉雷默默地点点头；走近汽车，现在坐在方向盘后面的司机已不是他原来的司机。他上了汽车。这时透过前面的玻璃窗（两旁的车窗都拉上了窗帘），他看见那两辆卡车上坐着他的朋友和一大群士兵。

跟阿吉雷一起坐这辆凯迪拉克车的有上校和三名军官；司机旁边坐着两名军曹。

两辆卡车和这辆小车开动了，时间大约是下午五点钟。车窗外面，蔚蓝色的天空上没有一丝白云，（正是十二月的晴空）渐渐地抹上了淡淡的紫罗兰色。

五 曼努埃尔·塞古拉

一辆漂亮的旅行汽车被一伙骑马的人挡住了去路，使他们耽搁了几分钟才开上公路。接着这三辆囚车又奔驰起来。

阿吉雷立刻注意到汽车行驶得快而平稳，并且不按喇叭，几乎没有嘈杂声，之所以如此，下面这个现象可能说明问题：在视线所及的范围内，既没有车辆也没有行人。这样寂静的景象使他觉得可疑，因此不能不联想到刚才看到那辆旅行汽车和骑马人争执的情形。

在他前面，两名警卫默默地对视着。阿吉雷目不转睛地观望着前面卡车扬起的两条平行的灰色尘土。阵阵和风吹来，那两条飘在路上的尘土怪模怪样地向上飞去，有一半向蔚蓝色的天空上散去；而细长匀称的下半部则象两面锋利的刀刃将碧绿的群山切成两段。在此之前，阿吉雷还从未发现和谐的形状与颜色会如此有趣。一时间，他不由地为自己一只眼睛的轻微近视而感到遗憾。

穿过莱尔玛镇和座落在公路两旁的破落村庄时，车速快如闪电。不久就到了弯道和斜坡最多的地区。这三辆汽车在拐弯和爬坡时既不鸣笛，也不做任何提防。因为再往前，就进入山谷了，加之黄昏渐近，路上似乎比在平原地段更加冷清：既没有车马行人，也没有身背重负、驼背弯腰、安于天命、远离公路的印第安人。显而易见这里已下令断绝一切交通。

进入深山后，在两个连续转弯处的中间，第一辆卡车突

然停下来，紧接着它后面的另一辆也停下来。上校命令凯迪拉克轿车司机减速，同时命令军官和军曹们准备战斗。但是他很快就发现没必要惊慌（至少对囚车的司机是如此）。现在看清了，是一队士兵站在前面拦住了那两辆卡车，并且平静地向他们围拢过来。后来又出现三辆卡车（这三辆卡车好象是从对面开来的），后面还有两辆小汽车。

“好象有哪个部队在等着我们。”一位军官对上校说。

等这辆凯迪拉克轿车开到那里，从那两辆小汽车上跳下一些军人，并且朝他们走过来。上校赶忙下车迎了上去。阿吉雷立刻就认出了他们：一个是莱伊瓦将军；另一个是他的侄子曼努埃尔·塞古拉少校；其他几位都是这位墨西哥联邦区域防司令手下的军官。过了不一会儿，莱伊瓦的卫队长卡努托·阿雷纳斯带着另一些军官也来了。

在距离凯迪拉克轿车五十米远的地方，莱伊瓦和上校相遇后便开始交谈起来。一开始莱伊瓦的话可能很诙谐，因为他手下的军官们笑得前仰后合，从上校扭动的背影看，也象是在笑。随后，那些军官们离开上校和将军一段距离，这两位走到公路一侧站住，看来事关重大。莱伊瓦将军似乎在解释什么，而从上校的手势和表情上看，他不明白，或者是不同意将军的话。但是莱伊瓦好象更想说服他，他紧挨着上校，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上校这时解开军上衣口袋的钮扣，取出一封信，递给莱伊瓦看。阿吉雷断定他们是在谈论移交这些囚犯的事，毫无疑问，莱伊瓦要他马上把这些犯人交给他；而上校拒绝交出，并让他看那些命令。

这时候从托卢卡城方向远远传来一声汽车喇叭响。莱伊

瓦似乎一惊，急忙叫过塞古拉，用命令的口气对他说了些什么，随后就见塞古拉匆忙跳上一辆小车，朝山下快速开去。这辆车开过去时，阿吉雷并没看见它，因为两旁的窗帘挡住了他的视线；但是他听到半米远的地方马达发出的声响。

阿吉雷再次把目光移回莱伊瓦和上校谈话的地方，他心里思忖着：

“如果在这里交接，他们会就地杀害我。”

他这个想法正是外界事物反应的结果，因为很快就谈成了就地移交的协定：

莱伊瓦正在收起先前上校拿出的那封信，他对上校频频点头微笑，一再握手致意，然后回到他的车上。这样告别后，上校走到卡努托和军官们当中，和他们一起来到押犯人的卡车旁。

莱伊瓦手下的一名军官把分散的士兵集合到公路边；他与另外两名军官一起，把队伍组成两排，把押犯人的卡车夹在中间。上校大声发出命令；部下按着他的命令，把阿斯卡纳，桑多瓦尔，塔拉瓦纳，奥利维耶尔，《大日报》小记者，科雷亚，卡华玛，西斯内洛斯，罗萨斯，多明盖斯，卡拉斯科和米哈雷斯，一一推下卡车。

阿吉雷在车上看着他们，觉得这还是第一次观察他的朋友们的身体特征。他默念着每个人的名字；他的眼睛来回扫视着这十二个人。他们一个个面色苍白，满脸污垢，一副饥饿相，并且神色紧张，但是垂头丧气的只有一人：卡拉斯科。阿吉雷感到十分激动：想到这十二个追随他的人，莱伊瓦肯定会把他们同自己一起处决。但是，他克制住自己，不在表

情上有丝毫的流露，可他的感慨之情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他坐在车座上的躯体是平静的，但他的内心却为这些可怜的牺牲品感到痛惜。阿斯卡纳那副平静的神情和那个小记者面临危险却依然天真、好奇和不安的样子，更深深地折磨着他。

“他们实在不该牺牲。”他心里想。

这时，一位指挥士兵在卡车上押送犯人的军官来到凯迪亚克牌轿车前，传达上校的命令：要他们把阿吉雷集中到他那些朋友呆的地方。

阿吉雷连大衣也没拿就下了车。这大衣是他在托卢卡城上车时在车座上见到的。然后走到那两排士兵中间，迎接他的是无声的询问：奥利维耶尔吃惊地看了他一眼；小记者对他微笑了一下，嘴唇动了动，表示他深情的问候。

卡努托已走过去跟几个军官商量，他们站在卡车旁谈论着。一个士兵走过去给他看了点什么，好象是绳子，卡努托接过去看了看，又递给其他人。军官们看了一眼，又把这些绳子还给卡努托，然后他们（卡努托手里拿着绳子）走到看守犯人的地方。奥利维耶尔看到这位身材象运动员，一脸凶相的莱伊瓦的卫队长走过来，转过身对阿吉雷说：

“现在你该相信我说的有道理了吧？”

阿吉雷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他从记者身边扭过头，因为小记者正在对他说：

“您不要以为我后悔昨天夜里在您家没有听您的劝告。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绝不会当胆小鬼。我对天发誓！”

其他人都沉默不语。

卡努托和军官们已经来到这些犯人中间，这时在山谷的

转弯处，传来两辆小车爬坡的轰鸣声，接着出现了那两辆小车。所有的囚犯，除了阿吉雷，全都带着希望的目光贪婪地望着那里。卡努托和军官们也非常不安地朝那里望去，并都停止了准备工作。第一辆是几分钟以前塞古拉少校开走的那辆；在下面五十米远的公路上停了下来。另一辆停在它的后面，因为第一辆停车的位置使它无法再向前开。

不一会儿，塞古拉和一个高个子黄头发的外国人走过来。他们从囚犯中间穿过去，一直走到莱伊瓦的车前。他们在那里一定是跟莱伊瓦谈了些什么，然后，他们沿山谷往回走，一面激烈地争论着。那位外国人（听口音是个美国佬）说：

“不管怎么说，这违反了最起码的外交礼节。你们竟然这样对待一个大使！”

塞古拉解释说：

“您用不着跟我说这个。第一个对此表示遗憾的是将军本人。不过我已经对您说过：在托卢卡城您可以……”

阿吉雷这时认出那个外国人就是他出托卢卡城时，看见的那辆旅行车上的一位。他又回过头去看那两辆汽车：果然是那辆漂亮的旅行汽车。同他一样，其他囚犯也都认出了那位黄头发高个子的男人，这事引起一阵耳语。奥利维耶尔打算离开士兵的包围圈，显然想去同那个美国佬交谈一下；但是两个士兵把他给拦住了。卡努托在他头部狠狠击了一拳，把他打倒在地。囚犯们立刻骚动起来；士兵和军官们用枪托一阵猛击，方才恢复了秩序。阿吉雷这时呆在塔拉瓦纳，卡华玛和罗萨斯中间。塔拉瓦纳用目光指着那个外国人低声对他说：

“是温特……我认识他……使馆一秘……”

但是，卡努托注意到塔拉瓦纳在说话，就用威胁的目光打断了他的话。

那位外国人上了那辆旅行车，原地转了个圈，开走了；紧接着，那两辆从托卢卡城来的也往回城的方向开走了，上校、军官和所有卫队的士兵都坐在上面。山谷里只留下这些囚犯和莱伊瓦的人。

塞古拉把那个外国人送上车之后，回到卡努托和军官们中间，他们继续方才中断了的工作。卡努托走到此刻仍然还是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的阿吉雷背后，对他说：

“把手背过来！先生，我要把你的双手捆起来。”

阿吉雷不理睬他，也不回头看他。他朝着士兵们说道：

“我不反抗，小伙子们，你们是在执行上司的命令；如果需要，你们可以马上杀害我。但是，为什么非要如此侮辱我的人格呢？现在要捆我的手，这不仅是对我的侮辱，也是对你们的侮辱。我现在还是师长，我当过国防部长，并且还是共和国的总统候选人。现在落到这个下场，我已准备好接受死亡，你们忍心把我当成强盗对待吗？”

他这番话说得是那么朴实（其口气比语言更真挚），它象一道理性的闪电，使士兵们面面相觑。塞古拉注意到这意外的影响，急忙想消除它。他走到阿吉雷的面前，用龌龊不堪的语言和下流的表情对他说：

“你是当过将军和部长，但是现在你只不过是一个臭婊子养的杂种！”

在阿吉雷的旁边，卡华玛被他的首长方才那番话感动得

还在流着眼泪，这时他忘记了一切。塞古拉对阿吉雷的侮辱使他不由自主地举起胳膊，对准莱伊瓦将军的侄子脸上狠狠一击（几乎不知什么时候和怎样打的），把他打晕过去。等到两个士兵把塞古拉扶起来时，脸上血糊糊的。

两名军官朝卡华玛扑了过去；但是塞古拉这时已站立起来，他拔出手枪，嘴里歇斯底里地狂叫着：

“你们放开他 放开他！”

他走近卡华玛，把枪管抵在他的腹部，一边逼着他向后退，一边迈一步骂一声：

“婊子养的……婊子养的……婊子养的……”

他这样逼着卡华玛一直后退到路边的山坡上。他又连续骂了几声，同时开了两枪。

卡华玛弯身倒在路边的水沟里。

六 黄昏时升天

所有的人都在绝对沉默中目睹了这一幕。接着两名军官抓住阿吉雷的双臂，卡努托上来把他反绑起来。与此同时，别的军官和士兵也在捆绑其他囚犯。但是，捆到阿斯卡纳和《大日报》记者时，绳子用完了。

“你去汽车里找找看，”塞古拉吩咐军曹说；“让他给你找点能捆的东西。”

两分钟后，那个军曹走回来，说能捆的只有这个，说着举起手里的东西，是一截铜丝和一团电灯线，大约有一米多长。

“一样用。”卡努托喊着说。

就这样，用电线捆好了最后两名囚犯的手：记者的手是用那截粗硬的铜丝；阿斯卡纳的手是用那截电灯线捆的。小记者的手被勒得太紧了，以至于没过多一会儿，一只手腕就出血了。

做完上面这件事之后，他们让这些囚犯列队沿公路走出八十多米远。莱伊瓦从车上看着他们走过去。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回过头看他。卡拉斯科甚至想停下脚步。他不顾士兵的推搡和枪托的撞击，大声喊道：

“莱伊瓦，请你听我一句话！”

但是其他人，比如阿吉雷和阿斯卡纳，此时两人走在一起，装作不知道伊拉里奥·基梅内斯和元首的那个打手就在离他们十步远的地方。大家都已明白就要被杀害了。对他们来说，比生命更重要的是绝不能表示软弱。有些人已想好枪响之前要高呼的口号：“墨西哥万岁！”他们都知道，在大革命时期最残酷的时刻，巴乌切·阿尔卡尔德，贝尔朗加，鲍拉尼奥斯，都是这样高呼的。（另外，远方那如血的残阳也在召唤他们这样做）。

走完这段弯路，左侧展现出一道深山沟，它一端通向近处的山谷，另一端与路旁的峭壁相接。阿吉雷等人被带到山顶后，又让他们向前走了三、四百米远，直到山头完全挡住了公路的视线为止。

塞古拉下令停下来。他把士兵分成三组：一组居右，斜向峭壁一字排开；另一组居左，同样斜向峭壁排开；第三组居中，站在囚犯们的身后，隔断了通向山沟的去路。这样一

来，大山做远景，这里的山头做近景；犯人们便被关在四面无路的方阵里。山头上这一处几乎是垂直的峭壁，成了他们即将被处决的刑场。

没等士兵们按指定位置站好，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从而打乱了行刑的程序。听到塞古拉下达命令之后，阿吉雷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对塞古拉说：

“莱伊瓦和你是杀人犯，可怜的是你们这些杀人犯连自己的作用都不清楚。”

话虽短，可阿吉雷的口气却带着极度的蔑视，他的神态是那样凛然逼人。此时此刻，面对象塞古拉少校这样一个脸上还流着血的人，那当然就成为最厉害的挑战。

莱伊瓦将军的这位侄子并不开口，他掏出手枪，脸上冷冰冰的神情与阿吉雷说话时一样，他既不动情也并不示意让路，对准阿吉雷的胸膛便打了一枪。

“你也是杀人犯，混蛋！”他以可怕的沉着而又奇怪的声调说出这句话，象是用这个行动表明，杀人这门艺术是很难的，可他却易如反掌。

在这之前，阿吉雷纹丝不动地站立着；极其冷静地等待子弹射来。他的意识还是那么清楚，以至于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脑海里飞快闪过为自己的一生经历中，能够克服软弱性而感到欣慰。他倒下了，因为他想带着尊严倒下，这尊严会使别人站起来。

阿吉雷倒在地上了，其他犯人再也忍受不住了，他们冲散了士兵队伍，朝着可以摆脱士兵的地方冲去，向大山跑去。他们开始狂奔猛跑，一时竟无人想阻拦他们。这一变化来的这

样突然，是因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塞古拉残暴地杀害了阿吉雷，后者又是庄严地倒下去；另一方面是犯人们突然爆发的行动，使士兵们措手不及。塞古拉见此情景，一边挥舞着手枪威胁着，一边高喊：

“快追上他们！全都干掉，一个也不能跑掉！”

只有阿斯卡纳没有逃跑。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睛盯着阿吉雷的尸体，他站的地方有两米的距离，塞古拉杀人的暴行使他伫立不前，他面对朋友的尸体感到十分难过。

塞古拉看了一会儿卡努托带着军官和士兵们怎样开始追杀那些逃跑的人；然后，转身看着阿斯卡纳，举枪射击。阿斯卡纳感到子弹打进了身体：在左侧，胸部和肩胛骨之间，然后倒了下去。但是他不是由于难忍的疼痛，也不是由于真的体力衰竭，而突然倒下去；而是由于他急于想跟朋友死在一起，因为能够同朋友一道迎接死神使他感到宽慰。

阿吉雷倒下时，头弯了一下，帽子掉在地上，滚到他的脚下。阿斯卡纳的头部摔在树丛上，因此帽子还戴在头上。一瞬间，他本想速死的愿望遇到障碍，这使他心里不快；他本以为会完完全全象他朋友那样死去。

阿斯卡纳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睁着；可是他觉得（只有感觉而没有思维）自己的眼睛可以转动。由于帽沿的遮挡，他只能看见塞古拉走近阿吉雷尸体的双腿。从那两腿间的缝隙处，阿斯卡纳看见有一只胳膊伸下去，一只手在死者受伤胸口翻动着。那只手在那儿触到些什么；便解开外衣，翻开一边，紧接着沾满血迹的手指从那儿掏出一捆钞票。那些手指在死者的衬衫上擦了擦，然后那胳膊和手又提了上去。这时

只见另一只胳膊又伸下去，这一次是握着手枪的，枪口停在尸体耳朵上方；阿斯卡纳闭上眼睛，只听见“砰”的一声枪响……

当阿斯卡纳再次睁开眼时，塞古拉那双腿已不见了。在阿吉雷尸体的另一侧，在很远的地方，可以看见士兵们在追赶，在射击。阿斯卡纳现在不仅可以看见，而且还可以听见远处的叫喊声和子弹啾啾声。他感觉出有一股湿漉漉的热血从胸口往外流。他扫视对面的整个山坡；尽管这时几乎暮色苍茫，可他还是毫不费力地辨别出那一幕幕的情景。在四百多米处的地方，他那些政治生涯中的战友们正在一个个地倒下。他看见那个记者从一块岩石的顶端滚跌下来；正在以一股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向山上爬着的奥利维耶尔也倒下了。

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几乎使阿斯卡纳窒息过去。于是他试着动了动胳膊和腿，发现还可以活动。

他坐起身子。

站了起来。

拔腿狂奔。

他沿着山沟和公路之间、并通向峡谷的山丘跑去。胸部的痛疼使他很快就感到浑身无力了；两只胳膊被反捆在背后，成了他跑动的障碍；这种姿势更增加了他的疲劳。他跌跌撞撞，每跑几步就失去平衡，几乎倒下去。还没跑上一百米远，耳边呼啸的枪声告诉他后面有人追过来了。他回过头看了一下，只见六、七名士兵从后面追来，不过还很远。他又奔跑起来，士兵们不停地朝他射击。

这样他又向前跑了三四分钟。子弹飞蝗似地不离他的左

右。这时他跑到两座山包之间的一条小路上；为了躲避子弹，他一下子拐了过去。不久这条小路便把他带到了一个小小的悬崖边上，这座悬崖，颇出人意外，因此崖下的树冠，远远望去，好象生长在大地上的萋萋芳草和灌木丛。为了不掉下悬崖，他赶忙扑倒在地上。接着他又重新站立起来，气喘吁吁，几乎筋疲力尽，又沿着悬崖边跑起来，然后爬上山坡，再往前跑，向另一座山坡跑去。这样一来，那些士兵很快就看不见他了，因此也就无法再向他开枪。

到了另一座山坡上，阿斯卡纳又往前跑了五、六十米；这个山坡的倾斜程度几乎和前一个山坡一样，向下不远，突然出现一个大断层，山坡便骤然象干河床那样断流了。阿斯卡纳停下来，眼前只有两条路：或者从那个断层的地方下去，或者在乱石堆中躲起来。如果走第一条路，要不了十分钟，士兵们就会赶上他；如果走第二条路，在五、六分钟之内也能找到他。他环视了一下周围：左侧五十米远的地方，悬崖下的树木几乎超出了崖边。阿斯卡纳急中生智：他把头在两个膝盖之间摇动了几下，把帽子弄掉在地上；紧接着毫不犹豫地跑向悬崖，跳了下去。他跳得非常匆忙，仿佛并不想求生，而是想自杀，想一下子死掉算了。

一棵大树的枝叶张开双臂接住了他。他闭着双眼，大头朝下落了下来，无数尖尖的东西扎在脸上，好象扒去了一层皮，火辣辣地疼。然后觉得后背扎进点什么，划开了衣服，连肉皮也划破了，一直到手腕之间，发出撕裂声。他就这样：腿朝上，脊背倚在一个树杈上，倒挂在那里，多亏了那根捆手的电线，一分钟前它还使他的双手失去作用呢。他睁开眼

睛，树枝的上方，黄昏的最后一点光亮也消失了……他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他听见士兵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他猜想这会儿那些追他的士兵大概正停下来看那顶帽子。他又听见他们在奔跑，叫喊，射击，但是那枪声却是在很远的地方飞过去的。

阿斯卡纳的后背，一部分靠在树枝上，一部分悬在空中。但是，他觉得一只腿找到了安全的落点，就把另一条腿也伸了过去，借以减轻一下肩部的痛疼，这时两肩痛得他简直无法忍受。后来，他注意到由于身体的重压，捆在手上的电线在拉长，被绑的双手越来越松动了。他动一动停一停，直到手指摸到挂在树枝那段电线，才停下来。然后他做了一次最大的努力，用两只脚推动着身体（肩膀几乎痛得要撕裂开来），而同时又要注意不失去背下树枝的支撑，使身体从反绑的双臂之间褪过来，跨坐在树杈上，这样双手便转到前面来了。他这才休息了一会儿，枪伤和擦伤的疼痛几乎使他昏厥过去，神志也模糊了。

这时夜幕已经降临。一条勉强可以看见的白带，在二百米处的地方从这悬崖脚下横断了小山的去路；这是那条公路。阿斯卡纳远远望着这白带似的公路，眼前浮现出几年来发生的种种事情，他觉得一阵头晕目眩。过了不久他又听见说话声和脚步声。他急忙屏住呼吸，看来那些士兵正在撤走。

随后是一片寂静和孤独。天空上，最黑暗的部分已经闪烁着第一批星星；耳边只有晚风徐徐吹来。阿斯卡纳举起双手，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右臂上，然后用双脚一踹，便总算解开了手上的电线，挺直了身体。他借助星光调整了一下姿势，使

身体稍微舒适了一点。

至于下一步做什么，他一点想法都没有。他摸伤口，子弹是从肩关节下方射入的，还伤着了胳膊。伤口还在大量出血。这时肩膀第一次得以休息，一阵钻心的剧痛使他动也不敢动；这阵痛疼向右传到胸部，向下方则传到肘部。根据他最初和这时的观察，觉得要从这棵树上下去，对他来说并非不可能。这棵树不是很高，上面有许多突出的枝节。他等待着。

又过了一会儿，茫茫的夜色笼罩了这孤寂的山峰。远处响起汽车马达的吼叫声；毫无疑问，这是莱伊瓦那伙人的卡车和轿车开走的声音。山谷里又响了一阵马达声，那些汽车上上下下又爬了一阵山坡，渐渐走远了，最后消失了。

这会儿，阿斯卡纳的脑海里还在犹豫不决：下树吗？下去，干嘛下去？但是他的自觉意识不在指挥大脑；本能的意识，特别是伤痛，在支配着他。一只胳膊不能动，他用另一只胳膊摸索着寻找可供落脚的树杈，就这样慢慢向下爬去。爬到主干后，他抱住树身，上面用手抓，下面用脚蹬住，一点点向下滑动。全身处在难以置信的平衡状态。一手抓住某个树杈，另一只手去找新的支撑点，同时用脚试探落点，就这样渐渐降到了地面。这时又一阵剧烈的头晕，使他不得不靠在树上几分钟，免得倒下去。后来他朝着公路方向在乱石和草丛中一步步向前挪动，他已将近二十四小时没吃东西了。这段时间真是度日如年。

他走了大约一百多米后，忽然怀疑自己不是走向公路，而是与公路平行。他感到又一阵头晕，身体几乎站立不住，

便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后来，他确信没有走错方向，又站起来，挣扎着往前走。

当他终于到了公路边时，支配着他的只有一个愿望：躺下，躺下。他躺倒在地上，但是他躺在地上的时间并不长。不久，一道亮光划破了山顶上黑沉沉的夜幕；接着远处传来汽车的喇叭声，并且距这里越来越近，最后那声音转到这条公路上来，出现一辆轿车的灯光。

阿斯卡纳几乎是匍匐到公路中央的。他跪着支起上身，站了起来，又跪倒下去。车灯的光柱照在他身上，脸上，往上照在他举起的手。他这副神态与其说是求救，还不如说是绝望：请这辆汽车要么救起他，要么就压死他，这对他来说，反正都一样。

那车灯在离他五、六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一扇车门打开又关上，灯光前闪出司机的身影；接着在他身后又出现另一个身影。阿斯卡纳躺在地上，看见两张脸在俯视着他。他听见另一个人从车里用英语在问些什么，这两个人中的一个用英语回答他。在这个人的脸上，他模模糊糊认出是温特，就是莱伊瓦的士兵在公路上拦住的那辆旅行车上的外国人。

车灯后面那个人又说了点什么，于是温特和司机抱起阿斯卡纳，把他抬上了汽车。

七 一副耳环

伊格纳西奥·阿吉雷被害的第二天，墨西哥城的各家报

纸没有用更多的篇幅谈及托卢卡城的叛乱。一股压在报界头上的力量再次迫使他们保持沉默。《大日报》只是刊载了一份官方的公报,冠以含糊不清的标题“墨西哥州军事法庭”。公报说道:

“今天清晨总统参谋部给我们提供的公报如下:前天夜里开始的这次叛乱的主犯——伊格纳西奥·阿吉雷将军,和他的一伙同党一起,被驻守在墨西哥州受光荣的埃利松多将军指挥的爱国武装部队所捕获。为审讯这些俘虏,组成了特别军事法庭,并且均已判处死刑。尸体停放在托卢卡城的军医院里。死者名单如下 师长伊格纳西奥·阿吉雷;哈利斯科州州长奥古斯丁·多明盖斯旅长;墨西哥城市长埃杜阿尔多·科雷亚先生;国会众议员埃米利奥·奥利维耶尔·费尔南德斯先生和胡安·曼努埃尔·米哈雷斯先生;前将军阿尔丰索·桑多瓦尔和曼努埃尔·卡拉斯科;上尉费利佩·卡华玛和塞瓦斯蒂安·罗萨斯;还有雷米里奥·塔拉瓦纳先生,阿尔贝托·西斯内洛斯先生和基耶尔莫·鲁伊斯·德贝拉斯科先生。”

在第二版上,《大日报》还以不同的篇幅,依次刊登了十二份讣告。阿吉雷的讣告占了八分之一的版面,文字很简短:

“本月五日,师级将军伊格纳西奥·阿吉雷先生逝世。你忧伤的妻子和亲属对你表示深切的哀悼。——墨西哥,十二月六日。”

其他人的讣告也大体相同。

报纸的简单报道,实际上只不过是公众的惊恐情绪用

沉默的方式加以反映罢了。整个城市还象以往一样生活，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人们内心里却充满了耻辱和痛苦。

近中午时分，那辆曾属于阿吉雷将军的凯迪拉克轿车来到马德罗大街，停在“拉埃斯梅拉尔达”珠宝店的门前。满身污垢，穿着破旧的司机歪坐在驾驶盘后面，纹丝不动。一个男人打开车门，跳下车，他就是曼努埃尔·塞古拉少校。轿车开走了。塞古拉扶正了腰间的手枪，走进珠宝店。

一名店员走到柜台前，上下打量了一会儿塞古拉；口里重复了两遍这位顾客的要求；他走进内室，不一会儿，拿出一副用黑色天鹅绒衬托、带有钻石的耳环。

塞古拉拿起那副最大的宝石耳环，看了看，然后问价值多少。

“六千五百比索。”

塞古拉又看了看，立刻又说：

“我不喜欢这个。我要更大的。”

店员又拿出一副价值一万一千五百比索的；后来又拿出一副价值一万七千比索的；最后才拿出塞古拉想要的：

“这副要两万比索。在这么大的耳环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钻石了。”

塞古拉接过盒子，付了钱。他付得是一捆四十张，每张面值五百比索的钞票；这四十张钞票带有同样的破口（几乎是一个穿孔）；同样漆黑的污迹，从破口到钞票中央，几乎长达一厘米。

店员在数钞票时，发现了上述那些问题。他犹豫了片刻，

抬起头看看，塞古拉的目光迫使他赶紧又低了下去。店员装作重数一遍，什么也没说，收下了这些钞票。

塞古拉走了出去。在修道院的路旁，伊格纳西奥·阿吉雷那辆凯迪拉克轿车正在等着他。